方舟计划

本源币

重写经济的地基

高海璐 著

本源币：重写经济的地基

目录

作者序

第一章　病根：我们治了几百年，为什么越治越糟

1.0 懂得越来越多，问题却纹丝不动

1.1 那种随时可能被抛下的恐惧

1.2 所有人都在拼命，可没有人因此变好

1.3 连"要不要孩子"，都成了算不过来的账

1.4 你攒下的一切，可能被一场你管不了的风暴清空

1.5 这些痛，其实是同一个病

1.6 病根：一个从来没有人质疑过的假设

第二章　思想史：那么多聪明人，为什么没人动过那条底线

2.0 站在巨人肩膀上，往他们没看的方向看

2.1 凯恩斯：他让政府下了场，却没碰那条线

2.2 弗里德曼：他盯紧了货币的量，却没问货币的根

2.3 哈耶克：他看穿了计划经济，却困在"所有权"里

2.4 马克思：他诊断对了病，却开错了药

2.5 漏斗的尽头：那条没人动过的线

第三章　地基：本源币与一生归零守恒律

3.0 从一个荒谬的念头开始

3.1 第一性原理：货币可以是什么

3.2 本源币：一种允许为负的记账

3.3 非人格化债务：你欠的，不是任何人

3.4 天赋透支权：凭生命本身，而非凭资格

3.5 一生归零守恒律

3.6 时间能量密度：价值靠市场发现，而非靠计算

3.7 道德观：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3.8 三维坐标系：把整套逻辑看成一个形状

3.9 地基已成，接下来是土壤上的生长

第四章　机制：守门人之后的世界

4.0 守门人放行之后

4.1 没有老板，活儿怎么分？

4.2 没有资本的市场：为什么垄断在这里不可怕

4.3 价格里藏着一个时间问题

4.4 那些“烧钱”的大生产，怎么办？
4.5 一笔钱的旅程，和一个人的一生
4.6 那如果有人成心钻空子呢？
4.7 这台机器，转起来了
第五章　不需要环保局：当环境的账自动被算清
5.0 一个我们都默认的怪事
5.1 污染怎么定价？让修复它的人来报价
5.2 没有污染者，只有综合总成本
5.3 这不是"环保变贵了"，是过去一直在赖账
5.4 时间帮了大忙：环境的账，可以慢慢算
5.5 顺手做成的事
第六章　劳动：当"失业"这个词失去意义
6.0 一个让所有人都怕的词
6.1 你不是医生，你只是在看病
6.2 没有"业"，何来"失业"
6.3 AI替代之后，失业为什么不再是灾难
6.4 工龄制：拴住你的那根胡萝卜
6.5 第一次，人可以真正地流动
6.6 我们只是搬走了那块挡路的石头
第七章　公共服务：连最不该交给市场的，也能交给市场
7.0 一条几乎没人敢碰的铁律
7.1 一个困了人类几百年的死结
7.2 我们怕的，从来不是市场
7.3 看病，回到它本来的价钱
7.4 上学，不再看你爹妈是谁
7.5 财政赤字：一个找不到地方存在的难题
7.6 第三条路
第八章　人口：调节总量，不规定任何人
8.0 一个两头烧的难题
8.1 生孩子，和养孩子，是两笔账
8.2 生育，是一项全社会的任务
8.3 一个会自己校准的价：瞄准 2.1
8.4 一个你一定会问的问题：这公平吗？
8.5 管的是总量，放开的是每一个人
8.6 为什么这是对女性最深的尊重
8.7 又一次，我们没有去管那个问题
第九章　架构：它是账本，不是监控
9.0 先把那个最可怕的念头摆上桌
9.1 "记账"和"监控"，是两回事
9.2 是的，它是"中心化记账"——但别急着害怕
9.3 真正的权力，在"发行"，而本源币没有发行
9.4 给记账员上三道锁
9.5 谁来撮合海量的任务？让 AI 做匹配，而不是做决定

9.6 实名，但不是任人查看：钥匙锁在程序后面
9.7 一个没有权力的"全知"
第十章　创新：试错不必赌上身家，回报只看真实使用
10.0 我们对创新有个误会
10.1 钱怎么分，要先看一件事：用的人多不多
10.2 还有一种回报：从节约出来的成本里分成
10.3 用的人少，但同样重要：让全人类一起分摊
10.4 那么，失败的风险，到底谁来扛？
10.5 当创新者输得起，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10.6 不必再重复造轮子
10.7 也不必再为论文而论文
10.8 没有边界的协作
第十一章　信用社会：当钱变了，人与人之间也变了
11.0 钱从来不只是钱
11.1 信任：从"我信你这个人"到"我信这套系统"
11.2 价值观：从"占有多少"到"经历过什么"
11.3 身份：你不再是你的工作，也不再是你的财产
11.4 一个必须诚实面对的隐忧
11.5 我们没有教人变好，只是搬走了压着人的东西
第十二章　治理：当权力失去了它的地基
12.0 最后一座堡垒
12.1 一把借来的钥匙：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12.2 大部分的"恶"，本来就是旧地基长出来的
12.3 那剩下的极少数
12.4 政党，会自然地失去意义
12.5 不必再让别人替你发声
12.6 政府：从骑在头上的，到垫在脚下的
12.7 革命，是让权力失去必要
第十三章　文明定位：我们站在哪里，又将去向何方
13.0 站到高处看一眼
13.1 历史并没有终结
13.2 旧制度，都在慢慢"冷死"
13.3 人类制度的三级台阶
13.4 一面照出旧世界的镜子
13.5 通往那里的路，是下一本书的事
13.6 一艘船，和一些光
后记：关于数学，以及这套理论的来路与去向
写在最后：关于这本书的免费，与你的支持
⚠ 关于支持的安全提示
USDT（加密货币）

Title Page
Cover

Table of Contents

方舟计划

本源币

重写经济的地基

高海璐 著

方舟计划

本源币

重写经济的地基
高海璐 著

本源币：重写经济的地基

著者　高海璐

出版　【待定】

版次　2025 年第一版

© 2025 高海璐　保留署名权

关于本书的使用授权

本书保留作者的署名权。

欢迎以非商业目的转载、引用、节录与传播本书内容，但须完整注明作者（高海璐）与书名《本源币：重写经济的地基》，并保持内容不被删改、歪曲。

未经作者书面许可，不得删改本书内容，亦不得将本书的任何部分用于任何商业用途。商业使用，须事先取得作者的书面授权。

联系作者　gaohailu0930@gmail.com

目录

正文各小节已保留 PDF 书签导航；目录仅列出主章节，方便快速浏览。

作者序

我想先告诉你，这本书是怎么来的。

它的起点，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种不满。

我对我所看到的这个世界的秩序，感到深深的不满。先是不满于它如何分配权力——谁有资格决定众人的事，凭什么；然后，我开始不满于它如何分配财富——为什么有人靠双手劳作一生仍然窘迫，有人却躺着就让财富自我繁殖。这种不满，不是一时的情绪，它在我心里盘踞了很久，逼着我去寻找它的根源。

为了寻找答案，我去读马克思。

我必须承认，吸引我去读他的，正是他对不公的那种愤怒——它和我心里的东西共鸣。但我不是带着信仰去读的，我是带着审视去读的。我读他的原典，也读大量反对他的人。读完之后，我的结论很清楚：马克思看见了真实的病，但他的体系里，有一堆漏洞。他诊断对了，药却开错了。

而正是在这个过程里，我一头撞进了那个困住经济学两百年的死结。

你或许也隐约感觉到过它。它表现为一场永不停歇的左右之争：要公平，还是要自由？要平等，还是要民主？左边的人说，看看那些被剥削的人，我们需要公平；右边的人说，看看那些被计划经济毁掉的国家，我们需要自由。两边各执一词，吵了两百年，谁也说服不了谁。

而我发现，我两边都没法完全站。

我是一个认可普世价值的人——我珍视自由，珍视民主，这是我不肯放弃的东西。可与此同时，我也无法昧着良心说，马克思指出的那个公平问题不存在。它确实存在，它是真实的，它就压在千千万万普通人的身上。我没法为了站队而假装看不见它。

于是我就卡在了那里。卡在"我想要自由民主"和"可公平的问题确实是个问题"这两件事之间，动弹不得。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这个两难里打转。

直到有一天，一个念头，像闪电一样劈了下来。

我突然问自己：凭什么，只能二选一？

凭什么，自由和公平，就一定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取舍？凭什么，左右两派吵了两百年，所有人都默认了一个前提——你只能要一个，得到这个就必须失去那个？如果……这个前提本身，就是错的呢？如果，自由民主和公平平等，根本可以同时成立呢？

这个"拒绝二选一"的瞬间，就是这整本书的受孕时刻。

我开始往这个方向推演。而几乎在第一时间，那个最关键的、后来支撑起整座大厦的想法，就出现了——让货币，可以为负。

这个想法，从最开始就在那里。这套理论早期甚至不叫现在的名字，连最初的命名都几经辗转。但那个"货币可以为负"的内核，从第一天起，就是它的心脏。它没有变过。后来漫长的工作，无非是顺着这一个念头，一步步往下推，看它究竟能长出一个怎样的世界。

现在，我把那个世界，交到你手里。

我想对你坦诚我写这本书的姿态。

对这套旧秩序，我是有侵略性的。我不打算温吞地、和和气气地"建议改良"。我认为它病在根上，我认为它的崩塌是迟早的事，我来，就是为了把它拆开给你看，并给出另一种可能。在这件事上，我寸步不让。

但请你不要把这种侵略性，误会成傲慢。

我要拆的，是那个旧的系统，不是任何一个人。这本书里，我会请出马克思、凯恩斯、哈耶克这些远比我伟大的头脑，而你会看到，我对他们每一个人，都怀着真正的敬意。我的结论或许毫不退让——我会说他们都停在了同一条线前、没有迈过去——但那不是轻蔑，那是一个后来者，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望向他们没有望见的方向。我是来超越，不是来贬低。我对问题猛，对人，我始终尊重。

至于我自己——我不是经济学科班出身，没有任何学位为我这套理论背书。我曾经为此犹豫过，但现在我想通了：一个想法对不对，从来不取决于提出它的人有没有文凭，只取决于它的逻辑本身，站不站得住。所以我不打算用任何头衔来说服你。我只打算把整个推演，从头到尾、清清楚楚地摆在你面前，让你自己判断。

这是我对你唯一的请求：别因为我是谁、或不是谁，就信我或不信我。请你跟着我，把这个推演亲自走一遍。如果走到某一步你发现它推不通了，那是你的胜利，也是对我最好的帮助。如果你走到了最后，发现它竟然真的成立——那么，欢迎你，来到这条所有人都说不可能、却一直在那里的新路上。

最后，关于这本书所属的这个计划的名字——方舟。

我用这个名字，是因为我真的相信，旧世界的这艘船，正在缓慢地下沉。我不想再去修补它了。我想造的，是另一艘船——一艘在旧船沉没的那天，能载着我们渡向新岸的方舟。

这本书，是这艘船的第一张图纸。

它或许还很粗糙。但它是真的。现在，请你翻开它。

第一章　病根：我们治了几百年，为什么越治越糟

1.0 懂得越来越多，问题却纹丝不动

人类大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懂经济。

我们有汗牛充栋的经济学著作，有一代又一代的诺贝尔奖得主，有能模拟整个国家运转的复杂模型，有掌握着海量数据、动用着顶尖人才的中央银行、财政部门和智库。论对经济的认识之深、工具之精、数据之多，今天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

可是，请你看看我们身处的现实。

金融危机，并没有因为我们更懂它而停止。它换着面孔，一次又一次地回来——这一次是房地产，下一次是科技泡沫，再下一次是某个谁也没料到的地方。贫富差距，并没有因为我们发明了那么多再分配的工具而收窄，它在大多数地方，反而越拉越大。生态的恶化，也没有因为我们对它了解得越来越透彻而放缓。

这就构成了一个非常奇怪、也非常值得深思的对比：

一边，是我们对经济的认识和调控能力，达到了人类有史以来的顶峰；另一边，是那些最古老的问题——危机、不公、透支——却几乎纹丝不动，甚至愈演愈烈。

我们懂得越来越多，问题却依然故我。这是为什么？

面对这个落差，我们最习惯的反应，是把它归咎于某次具体的失手——是某个央行加息加错了时机，是某项政策没设计好，是某个监管留了漏洞。我们总觉得，问题出在执行的细节上，只要把手段再调得精细一点、再聪明一点，就总能把它们摁住。

但我想请你，跟我一起，考虑另一种可能。

爱因斯坦说过一句话：我们没办法用制造出问题的那套思维方式，去解决那个

问题。

也许，我们一次次地投入更多智慧、更强工具，却始终困在原地，根本不是因为手艺不够精细。也许，真正的原因是：我们对脚下这套经济系统最底层的运行逻辑，从一开始，就抱着一个谁也没有察觉的、根本性的误解。如果误解在地基，那么无论你在地基之上把房子修得多精巧，裂缝都会照旧出现。

但在我们一起去挖那个地基里的误解之前，我想先做一件事：把这套系统正在制造的痛，摆到你面前。

不是那些遥远的、抽象的、只有经济学家才谈论的"宏观指标"。我想说的，是那些每一个普通人都真切地、日复一日地承受着的痛——是你身边的人、甚至你自己，正在经历的事。我希望你读下去的时候，不只是"知道"它们，而是真的感到一点疼。因为只有疼，才会让人真正想去追问：这一切，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1.1 那种随时可能被抛下的恐惧

我们先从一种几乎每个人都体会过的感觉说起。

那是一种说不清、却挥之不去的不安：你害怕失去你的工作。

你或许工作得好好的，但你心里清楚，这份饭碗并不真正属于你。公司效益不好，可能裁员；行业被一项新技术颠覆，可能整个消失；一场你完全无法预料的经济波动袭来，可能让你一夜之间失去收入。而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往往并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你可能一直很努力、很尽责，但你依然可能被抛下。

更可怕的，不是失业本身，而是失业背后那个东西：在今天这套系统里，一个人一旦失去了收入，就几乎等于失去了生存的依靠。房贷要还，孩子要养，父母要看病，而这一切，都系在那一份随时可能断掉的收入上。

所以，绝大多数人，其实是带着一种隐隐的恐惧在生活的。我们把这种恐惧美化成"奋斗""上进""有危机感"，但剥开来看，它的内核是赤裸裸的：你不敢停，因为停下来，你就可能坠落，而下面没有任何东西接住你。

这些年，这种恐惧又换了一张更锋利的脸，叫人工智能。

人们不是第一次害怕机器替代人。工业革命时，机器替代过手工；流水线出现时，工厂重组过劳动；互联网兴起时，很多旧行业也被冲散过。但这一次的不同在于，人工智能不再只逼近体力劳动，也开始逼近写作、设计、客服、翻译、编程、分析、策划这些过去被认为更安全、更“脑力”的工作。许多人忽然发现，自己辛苦训练出来的能力，可能也会被一套模型快速复制、压价、甚至替代。

可是，请你看清真正的问题。人工智能本身并不是灾难。让机器替人做更多事，按理说应该意味着人类更轻松、社会成本更低、每个人拥有更多自由时间。真正让人害怕的，是在今天这套制度里，技术进步首先会变成少数人的利润和多数人的不安：企业用它降成本，资本用它扩大收益，而普通人最先感受到的，却是岗位减少、收入不稳、自己随时可能被抛下。

所以，人工智能带来的失业恐惧，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病。它只是把那个老问题推到了更极端的位置：当生产力越来越高，为什么普通人反而越来越没有安全感？当机器替我们完成更多劳动，为什么我们想到的不是解放，而是失去饭碗？

请你记住这种"随时可能被抛下、而下面没有网"的感觉。它是这一章后面所有痛的源头之一。

1.2 所有人都在拼命，可没有人因此变好

接着是第二种痛，这些年，有一个词，精准地说出了它——内卷。

我先说说它的意思，因为这个词背后的现象，比这个词本身更重要。

想象一个电影院。前排有人为了看得更清楚，站了起来。于是他后面的人，为了看见，也不得不站起来。一排一排地，最后整个电影院的人都被迫站着看完了电影。

现在请你看清楚这里发生了什么：所有人都付出了更多（从坐着变成了累人地站着），但所有人的处境，和最开始大家都坐着的时候相比，没有任何改善——你还是只能看见原来那块屏幕，甚至更累了。大家拼尽全力，只是为了维持原地。

这就是内卷。你拼命加班，因为别人在加班；你的孩子拼命刷题，因为别的孩子在刷题；你掏空六个钱包去买更贵的学区房，因为别人也在抢。每个人都被迫越来越用力，可当所有人都用力之后，大家的相对位置并没有变，只是把彼此，连同自己，一起拖进了一场没有尽头、也没有赢家的消耗。

这是一种很深的荒诞：我们投入了越来越多的努力、时间、青春，整个社会却像那个站起来的电影院，没有人因此真正过得更好。力气，被一种看不见的结构，凭空吃掉了。

1.3 连"要不要孩子"，都成了算不过来的账

第三种痛，藏在一个最私密、也最沉重的决定里。

今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敢生孩子了。

请注意，"不敢"和"不想"是两回事。当然有人是真心选择不要孩子，那是他们的自由，无可厚非。但更多的人，是"不敢"——他们心里其实是想要的，却被一笔怎么算都算不过来的账，硬生生地劝退了。

养一个孩子要花多少钱？从奶粉、尿布，到学区房、补习班，再到将来的大学、婚房……这笔账算下来，是一个能压垮一个普通家庭的数字。于是年轻人陷入一种两难：要么放弃孩子，要么让孩子拖着自己、和自己一起，滑向更紧绷、更不安的生活。

一个社会，当它的年轻人开始普遍地、不是因为不想、而是因为"养不起"和"不敢"，而放弃生育的时候，这绝不是一件小事。它是一个最灵敏的信号，说明这套系统已经把压力，传导到了人类最本能、最不该被经济压垮的那个愿望上——繁衍后代。当生命的延续都变成了一道算不过来的经济题，这个系统，一定是在某个根本的地方，出了问题。

1.4 你攒下的一切，可能被一场你管不了的风暴清空

前面三种痛，是日常的、持续的。而第四种痛，是周期性的、毁灭性的——它平时藏起来，每隔一些年，就回来一次，把许多人辛苦积攒的东西，一次性清空。

它就是经济危机。

你有没有注意过，繁荣和萧条，像潮水一样，一轮一轮地反复？经济好几年，所有人都乐观，房价涨、股市涨、工作好找；然后，几乎是毫无征兆地，泡沫破了，危机来了，企业倒闭、裁员潮起、资产暴跌。挺过几年，又一轮繁荣开始，然后，又一次崩溃……

这种周期性的繁荣与崩溃，几乎是这套经济体系与生俱来的节奏。它不是偶然的意外，而是反复发作的顽疾。

而最不公平的地方在于：每一次退潮，被留在沙滩上、损失最惨重的，往往是那些最普通、最没有抵御能力的人。一个工薪家庭，可能用半辈子的积蓄付了首付，却在一场他完全无法预料、更无力抵抗的危机里，失去工作、还不上贷款，最终失去那个家。而这一切，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他只是恰好，站在了退潮的沙滩上。

辛苦攒下的一切，可能被一场你既看不懂、也管不了的风暴，一夜清空。这种"努力随时可能归零"的不确定性，是悬在每个普通人头顶的第四把刀。

1.5 这些痛，其实是同一个病

失去饭碗的恐惧，无止境的内卷，不敢要孩子，被危机清空——我一口气说了四种痛。

你或许会觉得，这是四件不同的事，分属不同的领域：失业是就业问题，内卷是教育和职场问题，生育是人口问题，危机是金融问题。我们的专家，也确实是这样把它们分开、各自去研究、各自去开药的。

但我想请你后退一步，眯起眼睛，看看它们的底色。

失业的恐惧，根源是什么？是你必须不停地赚取收入，否则就无法生存——是钱的匮乏，时刻威胁着你。内卷，又是为了什么？是大家在争夺有限的、攸关生存和体面的资源——还是钱，逼着所有人厮杀。不敢生孩子，卡在哪里？卡在养育的巨大经济负担上——又是钱。被危机清空，毁掉的是什么？是你用钱的形式积攒起来的全部安全感。

你看，这四种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痛，背后站着的，是同一个东西。

它们全都，源于我们和"钱"之间那种紧张的、永不松懈的关系：你必须不停地追逐它、积攒它、守护它，因为它一旦短缺，生存就亮起红灯；而无论你多么努力，它似乎总是不够，总是有人比你多得多，总有一场风暴能把它夺走。

我们就像一群被同一根绳子拴住的人，那根绳子，就是钱。我们以为我们在和各自不同的困境搏斗，其实我们是被同一根绳子，勒在了不同的位置。

那么问题来了：这根绳子，是从哪里来的？它为什么这么紧？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再往下挖一层——挖到"钱"本身的设计里，去找那个真正的病根。

1.6 病根：一个从来没有人质疑过的假设

现在，我要请你和我一起，挖到最深的地方。

我想给你看一样东西。一样你每天都在用、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以至于从来没有正眼审视过的东西。

那就是：钱，只能是正数。

你的银行账户里，可以有一百块，可以有零块。但它不可能是负五十块。一个人的财富，可以多，可以少，可以归零，但它不能是一个负数。这件事，对我们来说，天经地义，就像太阳从东边升起一样自然。

也正因为它如此自然，几千年来，几乎没有一个人，停下来，认真地问过一句：

为什么？

为什么钱只能是正的？为什么衡量一个人经济状况的那个数字，只允许停在零这条线的上方，而绝不能沉到下面去？

我想告诉你的是：正是这个"钱只能为正"的、被我们所有人继承下来、却从未被任何人检视过的假设，就是那根勒住我们所有人的绳子的源头。

你想想看。正因为账户的数字不能为负、不能透支未来，所以每个人才必须在每一个当下，都先攒够正的钱，才能生存——于是有了对失业的恐惧。正因为可供争抢的、正的钱总是有限，所以大家才被迫卷入零和的厮杀——于是有了内卷。正因为养孩子需要先垫付出大量正的钱，而这笔钱没有别的来路，所以年轻人才不敢生。正因为整个系统建立在"正的钱必须不断周转、不断增值"之上，它才必然地走向周期性的膨胀与崩溃。

这四种痛的根，顺着往下追，最后都缠绕在同一颗种子上——缠绕在"账户的值必须为正、货币必须由一个外部权威先发给你"这个我们从未怀疑过的前提上。

这本书，接下来要做的全部事情，其实只有一件：

把这颗深埋的种子，挖出来，摆到阳光下，看个清清楚楚。然后，问一个几千年来没人敢认真问的问题——

如果，我们松开这个假设呢？如果，我们让钱，可以为负呢？

会发生什么？

那将是一场我们即将一起经历的、最不可思议的推演。而它的起点，就在第三章。不过在出发之前，我们还得先弄清一件事：经济学几百年，群星璀璨，那么多绝顶聪明的头脑，难道真的没有一个人，碰过这条最底层的线吗？

第二章　思想史：那么多聪明人，为什么没人动过那条底线

2.0 站在巨人肩膀上，往他们没看的方向看

上一章的结尾，我抛出了一个大胆的判断：我们这个世界所有的经济病症，根子都在一个从未被质疑的假设上——钱，只能为正。

你读到这里，心里大概憋着一个非常合理的反驳：

这怎么可能？经济学发展了几百年，从亚当·斯密到今天，多少绝顶聪明的大师，多少诺贝尔奖得主，多少改变了世界的理论。难道这么多最聪明的头脑，几百年来，竟然没有一个人，想到过去碰一碰这条最底层的线？凭什么是你？

这是一个好问题，一个我必须正面回答的问题。

我的回答是：这件事，恐怕还真不是"谁更聪明"的问题。论才智，我远不敢和这几位巨人相提并论。

但有时候，看见一样东西，靠的不是更聪明，而是站的位置不同。一个在庙里待久了的人，反而可能对墙上那幅最显眼的画熟视无睹，因为它太理所当然了。而一个从外面进来的人，第一眼看到的，可能恰恰就是那幅画。这几位巨人，是在经济学这座庙宇里被训练出来的、最顶尖的大脑；而"钱只能为正"这条线，对他们来说，就是那幅挂了几百年、理所当然到没人再去看的画。也许，正是因为我不在那座庙里长大，才会一进门就盯着它发愣，忍不住问一句：这幅画，为什么一定要挂在这儿？

所以这一章，我们就来做一件事：把经济思想史上四位最重要的巨人，请到台前来——凯恩斯、弗里德曼、哈耶克、马克思。他们分别代表了对"市场与政府""货币与通胀""自由与计划""资本与劳动"这些核心问题的四种最深刻的回答，几乎构成了现代经济思想的整张光谱。

但我不会去复述他们汗牛充栋的理论——那需要一整套书，而且会让你昏昏欲睡。我只带着上一章那一个问题，去逐一拜访他们。对每一位，我都只问同一句话：

你，有没有动过"钱只能为正、必须由一个中心来发行"这条最底层的线？

你会看到一个惊人的景象。

2.1 凯恩斯：他让政府下了场，却没碰那条线

先看凯恩斯。

凯恩斯的伟大，在于他第一个有力地指出：市场并不能总是自我修复。当经济陷入萧条、所有人都不敢花钱时，市场可能就那样长久地烂在谷底，靠它自己爬不出来。于是他开出了一剂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的药：让政府下场，由政府花钱、投资，把那个失去的需求重新托起来。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洞见。在他之前，主流的信条是"市场会自己搞定一切"，是凯恩斯让我们看到了市场失灵的那一面。

但现在，让我们带着我们的问题去看他：凯恩斯动了那条底线吗？

没有。

你仔细看他的药方——让政府下场。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当市场自己出了问题、陷在谷底爬不出来时，凯恩斯的解法，是从市场外部，伸进来一只更大的手，去托住它、推动它。这只手，就是政府。

凯恩斯改变的，是"谁来当这只干预的手"——他让政府这只手，变得空前地重要。但他从来没有问过一个更深的问题：为什么这套系统，非要依赖一只从外部伸进来的手，才能不崩溃？能不能有一种系统，它根本不需要谁从外面来托底，它自己就能平衡？

这个问题，凯恩斯没有问，也不可能问。因为在他的世界里，"钱只能为正、由中心发行"这个底层结构是天经地义的，而这个结构本身，恰恰是那个让系统无法自我平衡、所以才总需要外部之手反复抢救的根源。他没有去碰这个根源，他只是请来了一位更有力的急救医生。

这就是凯恩斯最根本的局限：他把希望寄托在一只更强大的外部干预之手上，却没有想过，去治好那个让系统离不开急救的病。他强化了那只手，却没有动那条线。

2.2 弗里德曼：他盯紧了货币的量，却没问货币的根

再看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的旗手。

如果说凯恩斯主张政府积极花钱，那弗里德曼几乎是他的反面。弗里德曼有一句名言："通货膨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一种货币现象。"他的意思是：物价飞涨，归根到底，是因为货币发多了。所以他主张，管好货币的"量"，让它平稳地、有规律地增长，别让政府和央行随便乱印——经济自然会稳。

弗里德曼对"央行随意印钱"这件事的警惕，是非常深刻的。他看到了货币超发这只猛兽的危险。而且，他还是一位坚定的自由市场信徒，他不信任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张把更多的事情交给市场。在这一点上，他和凯恩斯几乎针锋相对。

但即便是这样一位警惕中央权力、推崇市场自由的人，带着我们的问题去看他，你依然会发现：弗里德曼，动了那条底线吗？

也没有。

请注意他争论的焦点是什么——是货币的"量"。发多少、增长多快、由谁来盯着这个量。但在他所有的论述里，有一个东西始终是默认的、不被讨论的前提：货币，就是由一个中央机构（央行）创造出来、再投放下去的东西。

他从头到尾，争的都是"这个中心应该发多少"，却从来没有问过：为什么，货币必须由一个中心来发行？为什么，它只能是正的、只能从那个中心流出来？

这就是弗里德曼最根本的局限：他把货币死死地看成一个由中央发行、再分配下去的工具，于是货币的"量"和真实的"价值创造"之间，永远隔着一层——钱是钱，价值是价值，两者被那个中央发行的环节，结构性地脱开了。他盯紧了量，却没有去问货币的根。他也没有动那条线。

2.3 哈耶克：他看穿了计划经济，却困在"所有权"里

第三位，哈耶克。

哈耶克的洞见，是这四个人里我个人最为敬佩的之一。他提出了一个极其深刻的观点：这个世界上的知识，是极度分散的。每一个人，只掌握着关于他自己那一小块生活的、零碎的、具体的信息。没有任何一个中央机构、任何一台超级计算机，能够把这些分散在亿万人脑中的知识全部收集起来。所以，试图用一个中央计划去指挥整个经济，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那个中央，根本不可能知道得足够多。那么，靠什么来协调整个社会呢？靠价格。价格这个信号，能够自动地、奇迹般地，把分散的信息汇集起来。

这个洞见如此深刻，以至于这本书后面所有关于市场、关于任务匹配的设计，都建立在对哈耶克的尊重之上——我们从不打算用一个中央计划去取代市场。

可是，带着我们的问题：哈耶克，动了那条底线吗？

没有。而且，他离那条线最近，却也擦肩而过。

哈耶克和他毕生反对的计划经济者们，激烈地争论了一辈子。但有一个东西，是他和他的对手们共同站立的地基，谁都没有去质疑——那就是"所有权"。资源，是可以被一个人或一个机构，永久地、无限期地占有、并传给后代的。无论是私人所有还是国家所有，他们争的只是"归谁所有"，而从没有人问过：为什么资源必须被"永久占有"？能不能有另一种安排——资源只是被"使用"，而且每个人一生终了，账要清零、不能把无限的占有传给下一代？

这就是哈耶克最根本的局限：他困在了"永久所有权"这个思维框架里。他解放了价格，却没有解放所有权。他看穿了那么多东西，却没看穿脚下这块所有人都站着的地基。他离那条底线只有一步之遥，但他没有迈过去。

2.4 马克思：他诊断对了病，却开错了药

最后，是马克思。这一位，我要多说几句，因为他和这本书的关系，最深，也最微妙。

马克思的诊断，极其深刻。他把目光投向了那个最核心的地方——雇佣关系。他看穿了：在雇佣制度里，劳动者其实是被结构性地占了便宜的。劳动者为了一份薪水而工作，他被迫关心的是"如何满足老板、拿到工钱"，而不是"如何把事情本身做到最好"；他对自己的劳动过程失去了控制，沦为生产线上一个被动的执行者；而他创造出的价值里，有相当一部分，被资本无偿地拿走了。

马克思对"雇佣关系"的这一层解剖，是他对整个经济思想史最本质、最锋利的贡献。坦白地说，这本书继承了他这把手术刀——后面我们谈劳动、谈"任务市场如何取代雇佣"，用的正是马克思磨出来的这副眼光。

但是——接下来是关键——马克思开出的药，错了。

他诊断对了病：资本对劳动的占有。可他开的药是：消灭私有制，由一个中心去统一计划整个社会的生产。而这剂药，撞上了一个它无法解决的根本难题——还记得上一节哈耶克的洞见吗？知识是极度分散的，没有任何一个中心，能够掌握那些散落在亿万人脑中的信息。一个试图从中央计算和指挥一切的经济，恰恰败在这里：它根本不可能"算得过来"。二十世纪那些大规模计划经济的实践，都没能绕过这道坎。

所以马克思的处境，是一种深刻的悲剧：他诊断对了病，却开错了药。 他精准地指出了资本对劳动的那道伤口，然后递上了一剂这个病人服不下去的药。

而且，回到我们的那个问题：马克思，动了"货币只能为正"这条线吗？

也没有。这一点最让人唏嘘。马克思是四个人里最激进的，他想推翻的东西最多——他想推翻整个私有制，推翻整个货币和市场。可他万万没有想到，真正

的破局点，也许根本不需要那样翻天覆地的暴力革命，而只需要松开那一个最微小、最不起眼的假设。他想砸碎整座大厦，却没看见，地基上那一颗只要轻轻一拧就能松动的螺丝。

2.5 漏斗的尽头：那条没人动过的线

好，四位巨人，我们都拜访过了。

凯恩斯、弗里德曼、哈耶克、马克思——四种深刻的洞见，四副不同的眼光，四剂迥异的药方。他们彼此之间，吵得不可开交：凯恩斯要政府干预，弗里德曼要管住货币，哈耶克要自由市场，马克思要推翻一切。在我们的印象里，他们站在光谱的四个极端。

可是，当我们带着上一章那一个问题，把他们四个人并排放在一起时，一个惊人的景象浮现了出来：

他们吵得天翻地覆，却都默默地站在同一条线的同一侧。

他们四个人，没有任何一个，质疑过"钱只能为正、必须由一个中心来发行"这个最底层的假设。凯恩斯想用一只更大的外部之手去托住它，弗里德曼想精确地调控它的量，哈耶克想用自由的价格去绕开中央对它的操纵，马克思想用一场革命去整个地砸碎它——他们改良它、调控它、绕开它、甚至想砸碎它，却从来没有一个人，安静地问一句：

如果，就让货币，可以为负呢？

这就是那条没人动过的线。这就是这个漏斗的尽头。几百年的思想史，群星璀璨，所有人的目光，都越过了这条线，望向了别处。而这本书要做的，就是把目光，收回到这一条所有人都视而不见的线上。

所以，在我们正式出发之前，请允许我，把这本书的立场，向你交代清楚：

这本书，会借用马克思的眼睛。我们会用他磨出来的那把手术刀，去解剖雇佣关系、去看清资本对劳动的占有——在"诊断"这件事上，他是这四个人里最深刻的。

但是，这本书，会拒绝马克思的船。我们绝不会登上那条通往中央计划经济的、已经被历史证明会沉没的旧船。在那件事上，哈耶克才是对的。

我们要找的，是一条这四位巨人，谁都没有走过的、第三条路：

它不靠政府没完没了地借债和干预（凯恩斯没做到的）；它不靠一个中央去拿捏货币的量（弗里德曼困住的地方）；它尊重分散的知识和价格的力量（哈耶克对的地方）；它继承对资本占有的批判，却拒绝用暴力和计划去回应（马克

思对的一半，和错的一半）。

它只做一件四个人都没敢做的事——松开那一个最微小的假设，让货币可以为负。然后，让市场自己，从这颗松动的螺丝里，长出公平来。

这条路怎么走？我们下一章，就正式上路。

第三章　地基：本源币与一生归零守恒律

3.0 从一个荒谬的念头开始

我们先回到最简单的场景：两个人做一笔交换。

在今天的世界里，这笔交换有一个铁律：付钱的人，账户里必须先有钱。你想买一件一百块的东西，你的账户里就得有一百块。没有，怎么办？要么先去挣，要么向人借。借了就欠债，欠债就有利息。

这条铁律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从不觉得它是一条"规则"——我们觉得它是天经地义。钱当然不能是负数，你的口袋里不可能装着负三块钱。

但请你暂时把"天经地义"四个字放下，跟我做一个思想实验。

假设有一套货币，它允许你的账户变成负数。你想买那件一百块的东西，你账户里是零，交易照样完成——你拿到东西，账户变成负一百，卖家账户加一百。你没有向任何人借钱，没有银行介入，没有利息。你的账户只是直接变成了负数。

这个念头，第一反应一定是荒谬的："那谁还干活？反正花多少都行。"

请记住你这个反应。本章的全部工作，就是从这个荒谬的念头出发，一步一步证明：它不仅不荒谬，而且比我们现在这套"货币必须为正"的体系，更公平、更高效、更稳定。我不会要求你相信任何一句断言——每一步，我都会让你自己点头。

我们从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开始：货币，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存在？

3.1 第一性原理：货币可以是什么

要回答"货币能不能为负"，得先回答"货币是什么"。但我要换一种问法。

我们不该问"货币是什么"，而该问"货币可以是什么"。

这两个问题的区别，是整本书的起点。"货币是什么"，是在解释一个既成事实，是用过去定义现在；它的答案永远是"货币现在是这样运作的"。而"货币可以是什么"，是在追问一种可能性，是用目的反推设计；它的答案是"只要满足某些功能，货币可以是任何形态"。前者属于解释世界，后者属于改造世界。这本书，从头到尾，做的是后一件事。

那么，回到目的。货币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只有一个：让交换得以发生。

两个人要交换价值，需要一套记账系统，记录谁给了谁多少。货币就是这套记账系统的单位。它本质上不是一种"东西"，而是一套"账"。

既然是一套账，我们就可以问：一套合格的记账系统，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第一，它能衡量价值的大小。你做一件事值多少，我做一件事值多少，要有一把共同的尺子。

第二，它能记录价值的流动。谁付出了，谁收到了，账目要清楚。

第三，它能储存价值。你今天创造的价值，明天还能用，不会凭空消失，也不会被悄悄稀释。

第四，它被所有参与者接受。大家认可这套账的记录。

请你盯着这四个条件看。然后回答我一个问题：

这四条里，哪一条要求"货币必须为正"？

一条也没有。

衡量价值，不需要它为正——温度可以零下，海拔可以负值，尺子两端都能延伸。记录流动，不需要它为正——一笔账有借有贷，本就该有正有负。储存价值，不需要它为正——一个负的余额，恰恰储存了"你已经从社会取走了多少、还没还回去"这个信息。被所有人接受，更与正负无关——大家接受的是这套账的规则，不是某个符号。

那么，"货币必须为正"这条铁律，到底是从哪来的？

它来自实物。

人类最早的货币是实物——贝壳、石头、黄金白银。实物有一个无法回避的物理属性：它只能以正数存在。你可以有三块黄金，可以有零块黄金，但你不可能有"负三块黄金"——那在物理上没有意义。所以在实物货币的时代，"货币为

正"根本不是一个设计选择，而是一个物理约束。没有人需要质疑它，因为没人能想象"负的黄金"是什么。

然后，货币的形态变了一遍又一遍。从贝壳到金属，从金属到纸币，从纸币到银行账户里的数字，再到比特币这种纯算法生成的代码。形态变了无数次，有一样东西却从来没变过——货币必须为正。

比特币号称是对货币体系最彻底的革命，它推翻了央行，推翻了实物锚定。但它依然继承了这条底线：你必须用算力去"挖"，挖出来才有，余额不可能为负。它换掉了发行方式，却没有碰这条最底层的假设。

为什么没人碰它？

因为每一代人都在上一代人打好的地基上盖楼。你看见的是地上的建筑，你不会去想地基能不能换一种打法。"货币为正"，就这样从一个实物时代的物理约束，悄悄变成了一个被所有人继承、却从未被追问的默认假设。

而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货币早就彻底数字化了。数字没有"只能为正"的物理属性。约束消失了，假设却留了下来。

这就是本章要做的事——把这个早该消失的假设，正式拿掉。

3.2 本源币：一种允许为负的记账

现在，我们正式定义这套新货币。我把它叫做本源币。

本源币的全部革命，浓缩在一句话里：账户余额可以为负。

我们回到 3.0 那个场景。A 想买一件一百本源币的东西，账户余额是零。交易照常完成：A 拿到东西，账户变成负一百；卖家账户加一百。

就这么简单。但请注意这一步里没有发生什么——

没有银行。没有借贷合同。没有利息。没有人在交易发生前，先把自己的一百块"借"给 A。

A 的账户变成负一百，不是因为有谁的账户少了一百转给了他。是这套系统，直接把这个负数记了下来。

那 A 之后怎么办？他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价值，别人为他的劳动成果付费，他的账户就慢慢从负一百回升——回到零，甚至变成正数。

说到这儿，得先把本源币和今天满世界的"数字货币"分清楚，因为它们看着都活在网上，骨子里完全是两回事。

比特币、USDT 这些，名头再新，都死守着"必须为正"这条老规矩。比特币要靠算力去"挖"才能有，USDT 干脆就是一块钱换一个、绑死美元的数字版人民币美元。更重要的是，它们几乎都能在交易所里换成真钱。说到底，它们还是现行货币体系伸出来的一条胳膊。

本源币不是它们这一类。它是另起炉灶的一套经济，有自己的一套规矩：余额能为负，跟人交换不需要你账户里先有钱，它也不跟任何法定货币兑换——关于这种"不兑换、自成一体"的深意，后面会专门谈。

这里你只要记住一句话：传统货币，不管是金条还是网上的数字，转账永远是正数转正数；而本源币，允许直接从负数转向正数。这是一道别的货币从来没敢跨过去的界线。

那个负一百，到底是什么？A 欠谁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整个理论的命脉。我们用一整节来回答它。

3.3 非人格化债务：你欠的，不是任何人

直觉会立刻说：账户为负，当然是欠债。

但请停下来，仔细看这笔"债"和你熟悉的任何一笔债有什么不同。

你刷信用卡透支一千，你欠的是银行——银行先用它的资金为你垫付了，所以你要还银行，还要付银行利息。你向朋友借一千，你欠的是朋友——朋友把他的一千给了你，所以你要还朋友。在这两种情况里，都有一个具体的、有名有姓的债权人，他先付出了，所以你欠他。

现在看本源币。A 账户变成负一百时，有谁的账户因此少了一百吗？

没有。卖家的账户是加了一百，但卖家加的一百，不是从他自己原有的钱里"借"给 A 的——卖家是因为卖出了东西而获得收入，这是他应得的报酬，不是他借出的本金。系统里，没有任何一个人因为 A 的透支而失去了什么。

所以 A 这笔负一百，没有债权人。

没有债权人的"债"，还是债吗？

这就是本源币最核心的概念：非人格化债务。

A 的负一百，不是欠某个人或某个机构的债，而是 A 和整个系统之间的一条记录——它记录的是：A 已经从这个世界取走了一百个单位的价值，还没有通过劳动还回去。

系统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记录者，不是债权人。它像一个账本，忠实地记

下"A 取走了一百"，但它自己并没有"借"给 A 任何东西——它只是记账。债权人会催债、会要利息、会因为你还不上而受损；而一个账本不会，账本只是记录。

理解了"系统是记录者而非债权人"，一个惊人的推论就出来了：

利息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利息是什么？利息是占用他人资金的代价。你借了别人的钱，在你用着的这段时间里，别人不能用，别人损失了流动性，所以要你补偿——这个补偿就是利息。利息的全部合法性，建立在"你占用了某个具体的人的资金"之上。

但 A 没有占用任何人的资金。他的负一百，不对应任何人少掉的一百。既然没有任何人因为他而损失了流动性，那么——补偿谁？利息要支付给谁？

没有对象。利息的存在前提，被釜底抽薪了。

这里你可能会立刻反驳：就算没有具体的某个人，那"系统"本身不就成了债权人吗？A 不就是欠"系统"的吗？

这个反驳很自然，但它把两件事弄混了。

一个人凭什么成为债权人？因为他先掏出了自己的东西。你借给朋友一千，是你口袋里真的少了一千；银行给你垫付，是银行真的拿出了一笔钱。正因为他们付出了、承担了损失，他们才有资格要你还、要你付利息。

那"系统"掏出了什么？

什么也没掏。系统没有自己的钱袋子，没有一笔属于它的本金借给了 A。它干的事，说穿了就是记账——A 取走一百，它在账本上写下"A：−100"。就这一行字。

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超市的记账员。顾客拿走一袋米，记账员在本子上记一笔"欠一袋米"。这个记账员会因为记了这笔账而损失一袋米吗？不会。米是货架上的，不是他的。他只是个记录的人。他记下你欠账，不代表你欠的是"他"。

系统就是这个记账员。它要求 A 最终归零，不是因为它是被欠钱的一方、要把钱讨回来，而是因为它的职责就是让这本账最后能合得上。这是记账规则的自我要求，不是谁向谁讨债。

这个区别听着微妙，却是"非人格化"四个字的全部分量所在：债是真的（A 确实拿走了价值，确实得还），但这笔债不欠任何一个具体的人。

这一步的分量，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我们顺着它往下推：

在传统体系里，你想进入生产，必须先有钱。有钱要么靠挣，要么靠借。靠借，就要付利息。而利息，就是资本要求回报的最原始形态——我把钱给你用，你得给我回报。一层一层往上盖，就盖出了整座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有钱的人（资本）提供启动条件，没钱的人（劳动）出卖劳动力，资本要求利润作为回报。这座大厦的地基，就是那一句"你必须先有钱"。

而"你必须先有钱"，又来自"货币必须为正"——因为余额不能为负，你的账户最低就是零，零以下不存在，所以你必须先从外部获得货币，才能行动。

现在，本源币让余额可以为负。"你必须先有钱"这个前提，在货币层面消失了。每一个人都可以凭自己的账户直接行动，不需要先找银行，不需要先找资本家，不需要向任何人低头。资本作为"生产的前提条件"这个角色，从根上被取消了。

走到这里，一个比"松绑"更彻底的结论已经摆在面前。我们习惯说"资本"，仿佛它是生产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总得有人先攒下资本，才能启动生产。但当"你必须先有钱"这个前提在货币层面消失，这个角色本身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在本源币体系里，没有资本，也没有资本家。

但这立刻引出一个问题：没有了资本家，生产由谁来发起？

答案不是"由系统来发起"——那会把系统错当成一个有意志的决策者，不过是换了个名字的中央计划者，而那恰恰是我们要避开的东西。真正发起生产的，始终是需求：是足够多的人真实存在的、愿意为之付费的需要。系统不产生任何生产意图，它不"想要"生产任何东西。

系统做的，是另一件冷静得多的事。当一项需求出现，系统去计算——为这项生产预支的本源币，最终能否通过它创造的价值等量收回，也就是这笔账最终能否平。能平账，系统就放行启动；不能，就不放行。它不挑选该生产什么，它只验证一笔启动在守恒律下是否成立。

所以，启动生产所需的本源币由系统提供——它不依赖国家的税收，不依赖社会的融资，也不依赖任何个人的积蓄；这三个"不依赖"，正是"没有资本家"四个字的具体含义：没有谁需要凭借既有的财富，去换取启动生产的资格。但生产该不该发生、该生产什么，从来不由系统决定，而由需求决定。

在这个意义上，系统更像一个守门人，而不是一个发起者。守门人不决定谁该进来，他只核验一个标准——这笔账能否平——然后放行，或者拦下。他没有偏好，没有意志，不替众人挑选该追求什么。本源币系统对生产扮演的，正是这样一个非人格化的守门人角色：它守住"必须能平账"这一条底线，仅此而已。

至于需求如何被识别、启动如何被计算、生产如何被组织——这套完整的逻辑，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专门展开。在本章，你只需记住这个地基性的结论：资本作为生产的前提，不是被削弱，而是被取消；发起生产的是需求，守门放

行的是系统，而系统放行的唯一标准，是这笔账能否归零。

3.4 天赋透支权：凭生命本身，而非凭资格

如果余额可以为负，那么每个人能负到多少？谁来决定这个额度？

在传统金融里，你能透支多少，取决于你的资格——你的收入、你的征信、你的抵押物。银行评估你的还款能力，决定给你多少额度，随时可以拒绝你。透支额度是一种特权，是少数人凭借既有资源换来的。

本源币把这件事彻底反过来。

每一个人，在出生时，就拥有一个标准化的、人人相同的初始透支额度。它不需要任何抵押，不需要任何资格审查，不看你的出身，不看你的家庭。它是你凭"作为一个人活着"这件事本身就拥有的权利。

我把它叫做天赋透支权。

"天赋"二字是关键。它不是赠与——赠与可以被收回，赠与制造亏欠。它也不是债务——债务有债权人，债务需要偿还给某个人。它是权利——是你作为这个文明的参与者，凭生命本身就该拥有的、向社会预支资源以开始生活的权利。

为什么必须有这个权利？因为一个刚出生的人、一个还在求学的年轻人，他们还没有能力创造价值，但他们需要消费——需要医疗、营养、教育。在现行体系里，这部分需求要靠父母的财富来满足，于是一个人的起跑线，从出生那一刻就被家庭的贫富决定了。天赋透支权切断了这条决定链：每个同龄人，拥有完全相同的初始透支额度。你的起点，不再由你父母有多少钱决定，而是对所有人绝对相同。

请注意天赋透支权和信用卡额度的镜像关系。信用卡额度是：你越有资源，给你越多；你越缺资源，给你越少——它放大既有的不平等。天赋透支权是：无论你有无资源，完全相同——它从起点上抹平不平等。一个是嫌贫爱富的特权，一个是与生俱来的权利。

这个权利替代了什么？它替代了"资本作为生产前提"。在旧体系里，你要开始任何生产，先要有启动资本；没有资本的人，只能出卖劳动力给有资本的人。而天赋透支权意味着，每个人天然就握有启动的能力——你不需要先积累资本，才有资格行动。这正是上一节"资本作为生产的前提被取消、由系统守门放行"在个体层面的落地：系统为生产提供启动，而个体凭天赋透支权进入经济，两端都不再需要谁先扮演资本的角色。

但天赋透支权立刻带来一个尖锐的问题，也就是你在 3.0 时的第一反应：既然人人都能透支，既然账户可以为负，那谁还干活？凭什么不一直透支下去？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本章最重要的一块拼图。

3.5 一生归零守恒律

本源币系统只有一个稳定条件。只有一个。

你进入这个系统时，账户为零。你离开这个系统时，账户也必须回到零。

一个人一生的总收入，必须等于一生的总支出。你消耗了多少社会资源，你就要创造等量的价值还回去。

我把它叫做一生归零守恒律。

让我们先回答"谁还干活"的问题。你负一百万，可以吗？可以。但你这辈子，得把这一百万挣回来。你可以选择前半生大量消费、后半生大量劳动；可以选择均匀分配；可以选择年轻时透支去读书、去尝试、去创业，中年时偿还。怎么安排是你的自由。但有一条不可违反：你一生结束时，账户要回到零。

所以"谁还干活"的答案是：每个人都会，因为不干活，你就无法归零，而归零是这个系统对每个人唯一的、不可豁免的约束。透支不是免费的午餐，是一笔必须用你自己一生的劳动来偿还的预支。

现在，请注意我接下来要强调的一点，因为它决定了这条守恒律的性质——

一生归零，不是一条道德要求，而是一条数学约束。

这个区别极其重要。道德要求是"你应该归零"，它依赖你的良心、你的觉悟，可以被违背，需要外部监督和惩罚来维持。而数学约束是"系统的记账规则使得归零成为唯一自洽的结果"，它不依赖任何人的道德水平，它就像"三角形内角和等于一百八十度"一样，是结构本身决定的。

我们来证明它为什么是数学必然，而不是道德劝诫。

先看个体层面，这个简单。

你这一辈子，每花一笔，账户往下走一点；每挣一笔，账户往上走一点。走到生命尽头，你账户上那个数字，无非就是一辈子挣的全部，减去一辈子花的全部。

系统要求这个数字最后是零。这等于在说一句大白话：你一生挣的，要等于你一生花的。你从这个世界拿走了多少，就得还回去多少。

请注意，这不是在劝你做个好人。它只是在定义"账户"这个东西在你生命终点该是什么值。一个到死都没归零的人生，在这套账里，就是一笔还没结清的账

——而这套系统打从设计上，就不允许有永远结不清的账。

再看系统层面。这里藏着整条守恒律最漂亮的地方。

你回想一下每一笔交易长什么样：A 减一百，卖家加一百。一边降多少，另一边就升多少，分毫不差。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做一笔交易，如果你把所有人的账户加在一起算总和，这个总和一点没变——因为减掉的一百和加上的一百，正好抵消了。

这就像一个跷跷板。这头压下去多少，那头就翘起来多少，但整副跷跷板的重量，始终没变。又像把水从一个杯子倒进另一个杯子：这杯少了，那杯多了，可两杯水加起来，还是那么多，一滴没多，一滴没少。

那么，所有账户的总和，到底是多少？

我们从头看。系统刚启动时，每个人账户都是零，加起来当然是零。而我们刚说了，之后无论做多少笔交易，这个总和都不会变。零，加上一连串"不改变它"的动作，结果还是零。

所以，无论何时，把全世界所有人的本源币账户加在一起——永远是零。

请你体会这个结论的力量。它不是一个需要谁去维持的目标，而是记账规则的必然推论——就像物理学里，一个孤立系统的总动量守恒，不是因为有谁在努力维持，而是因为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等。本源币系统的"总额守恒为零"，正是同一种性质的守恒：它内建于"一方减、另一方等量增"这个最基本的交易规则里，无人能够违反，因为违反它就等于违反了"交易必须记账平衡"本身。

现在，两个困扰了人类货币史几百年的幽灵，被这条守恒律一次性驱散：

没有通货膨胀。 通胀是什么？说白了，就是你手里的钱越来越不值钱——去年一百块能买的东西，今年要一百二。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有人凭空印出了更多的钱，钱多了，每一块就稀了。但在本源币系统里，根本没有"凭空印钱"这个动作的容身之地：每多出一块本源币，必然对应着另一处少了一块，加起来永远是零。没有印钞机，没有央行，谁也变不出凭空的购买力。通胀想发生，都找不到门路。

没有财富的永久积累。在旧体系里，财富可以无限积累、可以代际传递，于是几代人之后，社会就分裂成极少数占有一切的人和大多数一无所有的人。但在本源币系统里，每个人最终归零，账户不可继承，不可跨代转移。财富的永久积累，在结构上不可能发生。阶层固化失去了它的载体。

讲到这里，你或许会问：那如果一个人临终时没能归零怎么办？如果他离开时账户仍为负数，或者离开得突然、账户仍有正数，甚至因为寿命远超预期，晚年重新沉入负数，又怎么办？再进一步，如果一个人因为重病、残障、长期失

能，终其一生都客观上无法靠自己的能力配平这笔账，又怎么办？这些问题是真实的，而且重要——它们关乎这套守恒律在真实人生面前能否站住。但它们属于“机制如何执行守恒律”的范畴，需要任务市场、动态预期寿命、身份系统、能力兜底和终局清算机制共同回答。我们留到下一章专门处理——第四章会用一节的篇幅，连同那条决定透支上限的公式，正面回答“成心钻空子怎么办”，也会说明那些来不及自己归零、或者客观上无法自行归零的正数和负数，如何最后回到社会总账。在本章，我们要确立的是更根本的一点：守恒律本身，作为一条数学规则，是自洽的、成立的。地基要先证明它承得住重量，再讨论怎么在上面施工。

还有一个更深的疑问值得在此预先回应：如果一个人要做一件需要巨大前期投入的事——比如建一座工厂、研发一项技术——他会透支一个庞大的负数，这个负数他这一生还得清吗？这个疑问触及了本源币系统与资本主义一个根本的分野。在旧体系里，大投入靠资本，而资本要求的是盈利——投进去一百，要拿回一百二，那多出来的二十就是资本对自己的回报。但在本源币系统里，由于全系统总额恒为零，没有任何"多出来的部分"可供分配——系统对任何投入的唯一要求，不是盈利，而是回本。透支出去的那部分本源币，只要最终通过这项投入所创造的价值等量地收回来，账就结平了。投资的成功标准，从"赚到多少"变成了"是否收回"。这看似削弱了激励，实则是把激励从"资本的增殖"转向了"价值的创造"——这一转向的全部含义，要到讨论生产组织的章节才能展开，但它的种子，就埋在守恒律"总额恒为零"这一条里。

3.6 时间能量密度：价值靠市场发现，而非靠计算

守恒律告诉我们"一生贡献必须等于一生消耗"。但这里藏着一个没回答的问题：贡献和消耗，是怎么计量的？你做一件事，到底值多少本源币？

这个问题，是所有经济学绕不过去的难关。马克思给过一个著名的答案：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它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这个答案有一个致命的硬伤。它把劳动时间当成了同质的——一小时就是一小时。可现实里，同样的一小时，差别有多大？同样在一家工厂、同样是普工，有人在炎炎烈日下搬运重物，有人在空调房里做轻松的看管。他们花的时间一样，但强度天差地别。如果按时间计价，他们拿一样的钱——这公平吗？

更糟的是，这种"按时间同酬"会直接制造腐败。既然重活轻活拿一样的钱，那谁能分到轻松的岗位，就成了一种特权。于是分配岗位的权力，就有了寻租的空间——你一定听说过工厂里有人用各种手段去换取更轻松的岗位。这不是私有制特有的问题，公有制的工厂同样会发生。根源不在所有制，而在"按时间计价"这个计量方式本身。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计量基础。我把它叫做时间能量密度。

它的意思是：一个人创造的价值，不只取决于他花了多少时间，更取决于他在单位时间里投入的强度——劳动的强度、稀缺性、不可替代性的合成。同样一小时，密度越高，创造的价值越高。烈日下的重活和空调房里的轻活，时间相同，但时间能量密度不同，因此价值不同。

但时间能量密度真正的革命性，不在于它"考虑了强度"——而在于它如何被确定。

这里是它和马克思最根本的分野。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需要有人去测算——要算出整个社会生产某种商品的平均时间。可这个"社会平均"，谁算得出来？这正是哈耶克对计划经济最致命的批判：价值所需的信息，分散在千千万万个体手里，没有任何一个中央计算者能够汇总它、算出它。计划经济的失败，根子就在这个算不出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上。

时间能量密度不需要任何人去测算。它靠市场去发现。

怎么发现？通过按结果竞价的任务市场。一份又脏又累的活，因为没什么人愿意干，报价自然就高；一份轻松的活，因为人人都能干、人人都愿意干，报价自然就低。当市场出清的那一刻——有人接了这份活、双方成交——这份劳动的时间能量密度，就被这个成交价格"发现"了。没有人计算它，是无数个体的竞价行为，让它自己浮现出来。

举个具体的例子。同样是清理一个空间一小时：清理一间普通办公室，和清理一个高温、有毒、危险的化工车间。在按时间计价的旧体系里，如果两者都被归为"保洁岗"，很可能拿相近的工资——这既荒谬又不公。而在任务市场里，化工车间那份活会因为愿意承接的人极少而报价飙升，普通办公室那份活会因为人人能干而报价低廉。没有任何专家坐下来评估"危险作业应该加多少钱"，是市场上人们用"愿不愿意接"这个行为，自动把两份一小时劳动的时间能量密度之差，精确地标了出来。报价之间的巨大鸿沟，就是市场对"这一小时的强度差异"给出的答案。

请你体会这一刀的妙处：它同时解决了两个看似对立的难题。马克思的难题是"价值无法计算"——时间能量密度的回答是"那就不计算，让市场发现"。哈耶克的难题是"信息无法集中"——时间能量密度的回答是"那就不集中，让分散的竞价自己涌现价值"。一个概念，一刀解开两个困扰了经济学一个世纪的死结。

用一句话概括：马克思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去测量价值，我用"时间能量密度"让市场去发现价值。前者需要一个计算者，后者只需要一个市场。

至于这个市场具体怎么运作——任务怎么发布、怎么竞价、怎么结算——那是第四章的机制内容。在本章，你只需要记住：本源币系统里，价值不是被计算出来的，是被市场发现出来的。这是它能够同时避开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两个陷阱的根本原因。

3.7 道德观：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我们已经搭好了大半个地基：货币可以为负，负债是非人格化的，透支是与生俱来的权利，一生必须归零，价值由市场发现。现在还差最后一块——这套系统，对人提出了什么样的道德要求？

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历史上每一个宏大的社会理想，几乎都栽在它对人性的要求上。

共产主义的道德观，是要求所有人大公无私——没有私心，一心一意为集体、为他人贡献。这个要求美则美矣，但它有一个致命前提：它需要改造人性。它假设人可以变得无私。而一旦现实中的人依然自利，整个体系就会崩塌——这正是历史上许多尝试失败的深层原因。它建立在一个违背人性的假设上。

本源币系统的道德观，恰恰相反。它不要求你大公无私。它只要求一件事：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为你自己选的工作负责。为你自己报的价负责——价格是你自己报的，成交之后就别因为觉得报低了而降低工作质量。如果你真觉得这次吃亏了，那也只是暂时的，因为这份工作只是一个循环，下一个循环你不报这个价就是了。为自己的消费负责——你透支了，就用你的劳动把它还上。为自己的人生节奏负责——你选择辛苦一点、省下生命时间去享受生活，还是轻松一点、花掉更多时间在工作上，那是你的选择，后果也由你承担。

请你比较这两种道德观的难度。教导所有人"大公无私"，是逆着人性走，难如登天，且一旦有人不从，体系就被搭便车者拖垮。教导人"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是顺着人性走——人本来就最关心自己，让他为自己负责，恰恰是他最有动力做到的事。

这就是本源币系统人性假设的基石：它不改造人性，它利用人性。它承认人是自利的，然后设计一套规则，让自利的个体在为自己负责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让整个系统运转良好。一个透支了就必须归还的人，一个报了价就要为质量负责的人，一个消耗了资源就要创造等量价值的人——他只是在为自己负责，但所有人都这样做时，整个社会就实现了公平与高效。

不靠圣人，靠规则。不靠觉悟，靠自利。这是本源币系统区别于一切乌托邦的地方，也是它之所以可能落地的根本原因。

3.8 三维坐标系：把整套逻辑看成一个形状

到此为止，本章引入了一组环环相扣的概念。为了让你能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握在手里，我设计了一个三维模型，它能装下整个经济体系里的每一笔交易，也能把前面所有概念可视化。

想象一个三维坐标系。

X 轴，代表人。每一个个体，都是 X 轴上的一个点。整条 X 轴，就是所有经济参与者的集合。

Y 轴，代表时间。从左到右，是一个人从加入系统到离开系统的完整生命跨度。

Z 轴，代表本源币的余额。可以向上为正，也可以向下为负。

现在，在 X 轴上选定一个人，沿他切出一个 Y-Z 平面，你看到的就是这个人一生的经济轨迹——一条曲线。

这条曲线从哪里开始？从 Z 轴的零点开始——他出生时，账户为零。然后，年轻时他求学、生活、尝试，不断消费而尚未创造价值，曲线向下沉入负值区——这是他在行使天赋透支权。中年时他进入创造的高峰，劳动换来收入，曲线掉头向上，穿过零点，可能升入正值。晚年他逐渐减少劳动、消费此前的积累，曲线缓缓回落。而在生命的终点，这条曲线，必须回到 Z 轴的零点——这是一生归零守恒律。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一条从零出发、最终回归零的曲线。无数条这样的曲线，沿着 X 轴排列在一起，就构成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全景。

而那条最深刻的规律——全系统总额恒为零——在这个模型里有一个优美的形态：在任意一个时间切片（任意一个 Y 值）上，把所有人那一刻的 Z 值加起来，无论何时，总和都是零。有人此刻为正，必有等量的人此刻为负；正负相抵，永远归零。

这个三维坐标系不只是一张图。它是本源币系统的完整数学骨架：X 是非人格化的个体集合，Y 是约束着归零的生命时间，Z 是可正可负的本源币。本书后面的每一个机制——生产、价格、分配、治理——都可以放回这个坐标系里被精确地定位。它是我们理解整套理论的共同语言，后续章节会反复回到它。

3.9 地基已成，接下来是土壤上的生长

让我们回头看看，从 3.0 那个"荒谬的念头"出发，我们走到了哪里。

我们先证明了，货币的本质功能里没有一条要求它为正——"货币为正"只是实物时代的残留。于是我们定义了允许为负的本源币。我们追问那个负数是什么，得到了非人格化债务——没有债权人，因而也没有利息，因而资本作为生产的前提被整个取消，发起生产的回归需求，系统退为只守"能否平账"这条底线的守门人。我们追问透支的额度从哪来，得到了天赋透支权——凭生命本身的权利，抹平了起跑线。我们追问"那谁还干活、系统会不会崩"，得到了一生归零守恒律——一条数学约束，而非道德要求，它同时保证了个体的收支平衡

和全系统的总额守恒，一举驱散了通胀和永久积累这两个幽灵。我们追问价值如何计量，得到了时间能量密度——靠市场发现而非计算，一刀解开马克思与哈耶克的双重难题。我们追问这套系统对人性提出什么要求，得到了"为自己的选择负责"——顺人性而非逆人性。最后，我们用三维坐标系，把这一切收成了一个可以握在手里的形状。

这就是地基。它现在是完整的、自洽的、承得住重量的。

但地基不是房子。我们已经证明了"货币可以这样重新定义"，可还没有回答：在这片新土壤上，生产到底怎么组织？没有了资本、由系统守门放行启动，那前期的大投入具体怎么发生、需求怎么被识别、平账怎么计算？生产资料归谁？价格怎么在每一笔具体交易里形成？时间能量密度所依赖的那个"任务市场"，究竟如何运转？

这些问题的答案，全都生长在本章打下的桩上——但它们属于新的生产关系，属于新土壤上长出的果实。那是下一章的事。

如果说本章证明了"换土壤是可能的"，那么从下一章开始，我们要看的是——这片新土壤上，会长出怎样一个全新的经济世界。

第四章　机制：守门人之后的世界

4.0 守门人放行之后

我们在上一章结尾，留下了一个守门人。

它不发起生产，不挑选该做什么，没有偏好也没有意志。它只做一件冷冰冰的事：当一个需求出现，它算一算——这笔账，最后能不能平？能平，就放行；不能，就拦下。

这听起来很简单。简单到你可能会问：就这样？放行之后呢？东西不会自己被生产出来啊。守门人说了句“可以”，然后呢？谁去把它造出来？造的人凭什么去造？造出来卖多少钱？这些钱又怎么转，最后怎么回到零？

“然后呢”——这三个字，就是这一章的全部内容。

守门人只是那道门。门后面，是一整座运转中的经济：有人发布需求，有人接下任务，有人定价，有人结算，价值在人与人之间流动，最后每个人的账户都缓缓走向归零。这座经济没有老板，没有资本家，没有央行，没有税务局。它靠什么转？

我们把这台机器拆开，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看。先看最核心的那个问题：没有了老板，活儿是怎么被组织起来的？

4.1 没有老板，活儿怎么分？

先想想今天，一件事是怎么被干成的。

你要开一家公司。你得先有钱——这是第三章说过的，资本是门票。有了钱，你雇人。你和被雇的人之间，是一种很特别的关系：他把自己的时间和劳动力卖给你，你按月给他发工资。他听你指挥，你承担盈亏。这就是“雇佣”，是过去两百年里组织生产的标准方式。老板和员工，资本和劳动，这套关系我们太熟悉了，熟悉到觉得它天经地义。

但请你注意一件事：整个“雇佣”关系，是建立在“资本是门票”之上的。是因为

我有钱、你没有，所以我能雇你、你只能被雇。一旦第三章把“资本是门票”这件事取消了——每个人都凭天赋透支权握有启动的能力，谁也不必为了启动而向谁低头——那么，“我有钱所以我当老板，你没钱所以你打工”这个地基，就塌了。

地基塌了，雇佣关系也就立不住了。

那活儿怎么办？总得有人干。生产总得有人组织。

答案是一个全新的东西，我把它叫做任务市场。

它的想法其实特别朴素。既然没有人能因为有钱就当老板去“雇”另一个人，那我们干脆不雇人——我们只发布任务。

我举个最日常的例子你就懂了。今天你想找人帮你搬家，你会怎么做？多半是打开一个平台，找一家搬家公司，把钱付给公司。然后公司派几个工人来，活儿干完，你付的钱里，有一部分进了公司的口袋——那是它作为中间人的抽成——剩下的才发给真正出力的工人。

任务市场，把中间这一层去掉了。你发布“需要搬家”，愿意干的人直接来接、报个价，你挑一个，搬完，你付的本源币直接到他账上。没有中间那家公司，也就没有那一道抽成。

讲到这里，你心里大概会冒出一个很合理的疑问：这不就是现在的那些平台吗？美团、滴滴、各种零工平台，不也是“发布需求、有人接单、按结果付钱”？任务市场到底新在哪？

这个问题问得好，而且答案恰恰是理解任务市场的关键。它和现在的互联网平台，看着像，骨子里是两种东西，差在两个要害上。

第一个要害是抽成。现在的平台，是资本建起来的，它存在的目的就是盈利。所以它必须在你和接单的人之间抽一道——抽成两成、三成是常事。这笔钱，是资本凭着“我掌握了撮合的入口”而收的过路费。而任务市场不是哪家公司，它就是系统本身、是守门人那套非人格化记账的一部分。它不需要盈利，因为它不是一个资本主体。所以它不抽成。你付出去的每一分，都落在干活的人账上。

第二个要害是从属。现在平台上的骑手、司机，名义上是“自由接单”，实际上呢？平台能给你派单，也能给你封号；能定规则，也能悄悄压低你的单价。接单的人，其实是平台的“算法雇工”——雇佣关系没消失，只是换了层皮。而任务市场里没有这个高高在上的平台。发布方和接单方，是两个平等的账户，系统只负责记账，不指挥任何人、不能封任何人、也定不了价。价，是你们自己谈出来的。

所以，任务市场不是“升级版的美团”。它是把“美团”这个抽成的、能管着你的

资本中间人，整个拿掉之后，剩下的那个干干净净的撮合本身。

在这套系统里，没有“员工”这个身份，也没有“老板”这个身份。只有两种角色：发布任务的人，和接下任务的人。而且——这点很关键——这两种角色是平等的，而且随时互换。你上午可能发布了一个任务（你需要别人帮你做件事），下午就接下了别人的一个任务（你帮别人做件事）。今天的“甲方”，明天就是“乙方”。没有谁高谁低，因为没有谁掌握着“给不给你饭碗”的权力。

我们把这套流程拆开看，它走五步：

第一步，发布。 有人有一个需求——可能是要生产一批东西，可能是要完成一项服务。他把这个需求拆成一个清楚的任务，公开发布出来：要做什么、什么时候要、质量什么标准、最多愿意付多少本源币。

第二步，出价。 任何有能力、有意愿的人，都可以来接这个任务，并报出自己愿意接受的价码。注意，是接的人报价，不是发的人定价。整个过程匿名，没人看得见你是谁，所以不存在走后门、看关系、靠身份。你能不能拿到这个活儿，只看两件事：你报的价，和你过去干活的信誉。

第三步，定标。 系统在所有报价里，挑出最合适的那个——通常是报价最低的，因为这意味着资源消耗最小。如果有人报价一样，那就看谁过去的履约记录更好。谁守信、谁按时交付，系统记得清清楚楚。

第四步，执行。 接下任务的人去把活儿干完，按发布时说好的标准和时限。

第五步，结算。 活儿验收通过，系统按之前说好的价码结算：干活的人，账户上升；发布需求的人，账户下降。一笔交易，到此完成。

你发现没有，这五步里，从头到尾没有出现一个“老板”。没有人被长期占有，没有人把自己的人生绑给一家公司。每一次合作，都是一次平等的、临时的、说好了价的交易。干完就两清，下一次重新开始。

那有人会问：复杂的大生产呢？造一辆车要几千个零件、几万道工序，难道也靠一条条发任务？这里需要一个组织者的角色——我把它叫做组织执行者。他不是老板，他自己也是从任务市场上接下了“组织造一辆车”这个大任务的人。他再把大任务拆成小任务，发布出去，让别人来接。他赚的不是“剥削工人的利润”，而是“把一件复杂的事组织好”这件事本身的报酬。组织能力，在这里是一种可以定价的劳动，而不是一种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这两者的区别，是整座新经济和旧世界最深的分野之一。我们会在后面讲生产组织的章节里，把它展开。

现在，请你把目光移回第三章的一个概念上。还记得“时间能量密度”吗？我们当时说，一份劳动到底值多少，不靠任何人计算，靠市场去发现。

任务市场，就是那个“发现”发生的现场。

你看第二步——接的人报价。一份又脏又累又危险的活儿，没几个人愿意接，那剩下愿意接的人，报价自然就高。一份谁都能干的轻松活儿，一堆人抢着接，报价就被压得很低。市场出清的那一刻，成交价就出来了——而这个价，就是这份劳动的“时间能量密度”被市场发现出来的样子。没有人坐在办公室里计算“危险作业该加多少钱”，是千千万万个“我愿不愿意接”的决定，自动把它算了出来。

第三章我们立下了“时间能量密度”这个概念，但它当时还是抽象的。现在，在任务市场里，它落地了，变成了一个个具体的成交价。概念长出了机制。

4.2 没有资本的市场：为什么垄断在这里不可怕

讲到这里，我们其实已经悄悄走到了一个很大的结论面前。不妨停下来，把它说透——因为它会颠覆你对“市场”这个词的全部印象。

先问你一个问题。一提到“市场竞争”，你脑子里浮现的是什么画面？

多半是这样：好几家公司，做着差不多的东西，互相抢客户、打价格战、抢市场份额。可口可乐和百事，肯德基和麦当劳，安卓和苹果。我们默认，竞争就意味着“有好几家在抢”。而且我们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恐惧：要是哪天只剩一家了，那就是垄断，垄断者就会肆无忌惮地抬价、宰客、欺负员工。所以现代社会才有反垄断法，才把“防止一家独大”当成天大的事。

为什么垄断这么可怕？你往深里想一层，会发现根子只有一个：因为垄断者能攫取利润。 它一家独大，就能把价格抬到远高于成本，多出来的全是它的利润；它垄断了岗位，就能压低工资，省下的也是它的利润。垄断之所以是个问题，是因为有“利润”这个东西可以被它攫取。垄断只是手段，攫取利润才是目的。

现在，请你把这个想明白的结论，放到本源币系统里。

在本源币系统里，“利润”这个东西，还存在吗？

我们在前面一步步拆过了：没有资本，没有资本家，系统只是个守门人，它放行生产的标准是“账能不能平”，而账要平就意味着“回本”——收回成本即可，不存在多出来的部分。第三章那条守恒律更是从根上锁死了：全系统总额恒为零，凭空多出来的利润，在数学上就没有容身之地。

利润，这个东西，在本源币系统里根本不存在。

那你再回头看垄断。如果一个需求，碰巧只有一家生产组织在满足它——这在新世界其实很常见，因为生产是需求驱动的，系统按需组织生产，不需要像旧世界那样重复建好几家厂、再让它们厮杀。那么问题来了：这家“独此一家”的生产组织，能干那些旧世界垄断者干的坏事吗？

它能抬价牟利吗？不能。价格由全生命周期后计费决定，只能反映真实成本，它想多收一分都没有依据——多收的那一分账平不了，守门人那关就过不去。

它能压榨干活的人吗？不能。劳动报酬由任务市场竞价发现，它定不了价，它只是发布任务的一方，干活的人报多少是市场说了算。

它能偷工减料、把成本甩给社会吗？不能。后计费会把真实成本一笔笔算清回填，甩不掉。

你发现了吗？这家生产组织，哪怕是百分之百的垄断，它的行为，却和一个处在完全竞争里的厂商一模一样——价格等于成本，没有一分超额利润。

这就是本源币系统里一个听起来自相矛盾、却真实成立的现象：完全垄断下的完全竞争。

旧世界要靠“有好几家在抢”来逼出“价格等于成本”这个结果——竞争是手段，是用来摁住厂商、不让它攫取利润的外力。而本源币系统，根本不需要“好几家在抢”。它直接从源头上取消了利润这个东西，于是不管是一家还是十家，结果都一样：谁也没法攫取本不存在的利润。竞争想达到的目的，这套系统不靠竞争就达到了。

往更深一层说，这是因为整个市场被“去资本化”了。

请你品一下这个词。本源币没有消灭市场——任务还在发布，价格还在被竞价发现，资源还在被高效配置，市场的所有功能都健在。它消灭的，是市场背后那个驱动一切的引擎：资本对利润的追逐。旧世界的市场，是一台以“赚钱”为燃料的机器，所有的扭曲——抬价、压榨、污染、垄断作恶——都源于这台机器对利润的饥渴。本源币把“利润”这桶燃料抽走了，换上了另一桶：满足需求、平掉账目。

市场这台机器还在转，但它转动的目的，从“让资本增殖”变成了“让需求被满足、让账平掉”。一个不再为利润而转的市场，那些以攫取利润为生的病——垄断作恶、价格欺诈、对劳动者的压榨——自然就失去了滋生的土壤。

记住“去资本化的市场”和“完全垄断下的完全竞争”这两个说法。它们不只在这一章有用。等我们后面讲到劳动、讲到公共服务、讲到那些今天被认为“必须靠政府管、不能交给市场”的领域时，你会一次次发现：之所以那些领域今天不能市场化，是因为旧世界的市场一交给资本就会作恶；而一旦市场被去资本化，“交给市场”和“保证公平”这两件看似对立的事，就能同时成立了。

带着这个结论，我们回到价格。

4.3 价格里藏着一个时间问题

活儿怎么分，讲清楚了。接下来是更难、也更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东西该卖多少钱？

你可能觉得这还不简单——成本加合理利润，不就是价格吗？

但请你跟我看一个真实的难题，看完你会发现，“东西到底值多少钱”这件事，远比我们以为的麻烦。而麻烦的根源，是一个我们几乎从不留意的东西：时间。

我举个例子。一家工厂买了一台机器，花了一千万，用来生产某种零件。现在问你：这台机器，分摊到每个零件上的成本，是多少？

你会说：那要看这台机器一共能造多少个零件。如果它一辈子能造一百万个，那每个零件分摊十块；如果能造两百万个，那每个分摊五块。

说得对。但问题来了——这台机器还在用着呢。它这辈子到底能造多少个，现在根本不知道。可能用三年就坏了，可能用十年还好好的；可能市场需求旺，它满负荷转，可能需求淡，它一半时间在闲置。换句话说，每个零件到底该分摊多少机器成本，在零件被造出来、被卖掉的那个时刻，是算不出来的。

这不是个小麻烦。它是所有定价的一个根本困境：一件产品的真实成本，依赖于未来才会发生的事情。而未来还没来。

那现在的经济是怎么处理这个困境的？靠猜。

工厂会估一个数——假设这台机器能用八年、造一百五十万个，于是每个零件先摊七块成本进去，定个价卖。猜对了皆大欢喜，猜错了呢？机器要是提前坏了、实际只造了八十万个，那每个零件其实该摊十二块五，工厂亏了，亏的部分要么自己扛，要么早就通过提高定价让你这个消费者提前替它扛了。反过来，机器要是出乎意料地耐用、造了三百万个，那每个零件其实只该摊三块多，工厂多赚了，但你买的时候已经按七块付过了，多付的那部分，成了它的额外利润。

你看，因为没人能预知未来，现在这套定价，本质上是一场猜谜。猜不准的代价，不是消费者多付，就是生产者多亏。而且这个“猜”，还给了精明的资本一个绝佳的牟利空间——往高里猜，把风险全转嫁给消费者，把运气全留给自己。

本源币系统的办法，简单得近乎笨拙：那就别猜了，等真相出来了再算。

我把它叫做全生命周期后计费。

在讲它怎么运作之前，请允许我先带你绕进物理学里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它会让你瞬间抓住这套定价的灵魂。

物理学家薛定谔，曾设想过一只猫。把一只猫关进一个封闭的盒子，盒子里有

一套装置，它有一半的概率会触发、放出毒气杀死猫，也有一半的概率不触发、猫安然无恙。现在问你：在你打开盒子之前，这只猫，是死的，还是活的？

我们的直觉会说：它当然要么死了、要么活着，只是我们还不知道而已。但量子力学给出了一个颠覆直觉的回答：在你打开盒子去“观测”它之前，这只猫处于一种死与活“叠加”的、不确定的状态——它既不是确定地死，也不是确定地活。直到你打开盒子的那一刻，这个不确定的状态才骤然“坍缩”，塌缩成一个确定的结果：要么死，要么活。是“观测”这个动作本身，逼着那个悬而未决的状态，落定成了一个事实。

现在，请你把那只猫，换成“一件产品的真实成本”。

回到上一节那台机器。当一个零件被造出来、被卖掉的那一刻，它分摊了多少机器成本——这个数字，此刻是“确定”的吗？

不是。它正处在薛定谔那只猫的状态里。这台机器将来到底能造多少个零件，现在悬而未决，所以每个零件的真实成本，此刻也悬而未决，它是一片可能性的叠加——机器若长寿，成本就薄；机器若短命，成本就厚。在机器走完一生、“真相被观测到”之前，那个真实成本，就像盒子里的猫，没有一个确定的值。

那么，旧世界的定价是怎么做的？它相当于：在盒子还没打开、猫还死活未定的时候，就硬逼着你赌一个结果、并照这个结果付钱。猜错了，就有人吃亏。

而本源币的办法，是另一种姿态：它不急着在盒子打开前下注。它先按一个预估值让交易发生，然后，安静地等。等那台机器走完一生、盒子被打开、那个真实成本从叠加态“坍缩”成一个确定的数字——到那时，才回过头来，把账结对。

这，就是“后计费”三个字最深的含义：成本的确定，是“后”于观测的。我们不和未来的不确定性赌博，我们耐心地等它，被时间观测、被时间坍缩，成为一个确定的事实，然后才结清。

它是怎么运作的？分两步。

第一步，先按预估价交易。 零件造出来要卖，总不能等机器报废了再卖。所以先按一个预估成本定价，正常交易，东西照常流通。这一步和现在没太大区别。

真正的不同在第二步。

第二步，等真相出来，回填，找差价。 那台机器，终有一天会走完它的一生——要么报废，要么退役。到那一刻，它这辈子到底造了多少个零件，是一个确定的、不再有任何悬念的数字了。于是系统拿这个真实的数字，重新算一遍

每个零件该摊多少机器成本。

算出来，跟当初预估的一比，总会有差。

如果当初估高了——比如每个多收了你两块——那这两块，系统用本源币退还回来。退给谁？退给买过这个零件、以及买过用这个零件做成的产品的那一长串人。如果当初估低了，那就反过来，把少算的补上。

你可能会皱眉：这得追溯多少笔交易啊，乱不乱？

不乱。因为别忘了第三章那个三维坐标系——每一个人、每一笔账，系统都记得清清楚楚。一件产品从原料到成品，经过了哪些人的手、每个人付了多少，是一条完整可追溯的链。回填差价，对系统来说不过是沿着这条链，把每个人的账户做一次微调。人脑算不过来，但这恰恰是系统最擅长的事。

讲到这里，你大概已经感觉到，这个“后计费”能成立，靠的是什么了——靠的是第三章那条守恒律。

正因为账最终一定要平、每个人一生最终要归零，系统才敢“先放行、后结清”。它不怕你现在少付了，因为整个系统是一本永远平衡的总账，今天的差额，记在账上，将来一定会被找平。时间在这里不再是定价的敌人，反而成了朋友：我们不再跟未来的不确定性赌博，而是耐心地等它变成确定，再把账结对。

这里我要埋一句话，先不展开。当我们这样去算一件东西的“全部真实成本”时，有一项成本，是现在的经济总是假装看不见的——它对环境造成的损耗。在本源币系统里，生态成本，是价格里天然的一个组成部分，跑不掉、藏不住。它为什么跑不掉、怎么被算进去，是一个足够重要、值得单独讲的话题，我们留到专门的一章。这里你只需记住：在这套定价里，环境的账，从一开始就在账本上。

4.4 那些“烧钱”的大生产，怎么办？

后计费解决了“机器成本怎么摊”的问题。但还有一类生产，问题更尖锐。

有些东西，前期投入大得吓人。造一座芯片厂要几百亿，修一条高铁要几千亿，研发一种新药要烧十几年的钱。这些钱，在任何产出之前，就得先砸下去。

在旧世界，这种事只有大资本干得了——只有手握巨资的人或机构，才掏得出这笔启动钱，然后他们理所当然地要求高额回报作为补偿。第三章我们已经说了，本源币系统里没有资本、没有资本家。那么问题就很自然：没有大资本，这种“烧钱”的大生产，还干得成吗？

干得成。靠的是后计费的一个延伸，我把它叫做加权后计费。

道理和上一节是通的，只是规模放大了。修一条高铁要花三千亿，这三千亿不会要求哪个人来承担，也不会变成谁的“投资”去索取利润。它是系统预支出去的一大笔本源币——记住，是守门人算过“这笔账将来能平”才放行的。那它怎么平？靠这条高铁未来几十年里，每一个买票坐它的人。

把三千亿的成本，按预计的客流量，加权摊到未来每一张票里。坐的人越多，摊到每张票上的就越薄。几十年下来，当累计的票款追平了当初那三千亿，这笔账就归零了——这条高铁，在经济意义上，“回本”了。

请你特别注意“回本”这两个字，它是本源币和资本最深的分别。

在旧世界，投资是为了盈利——砸三千亿下去，是指望它变成五千亿、八千亿，那多出来的部分，就是资本的回报。但在本源币系统里，因为全系统的账永远守恒为零，根本不存在“凭空多出来”的部分可供瓜分。所以系统对一笔大生产的要求，从来不是“赚到多少”，而仅仅是“能不能收回”。

盈利和回本，一字之差，却是两个世界。盈利的世界里，资本要让钱生钱，于是它会拼命压低成本（包括压榨工人、污染环境）、抬高价格，因为多出来的都归它。回本的世界里，没有“多出来”这回事，系统只关心这笔投入有没有对应真实的需求、能不能在它的生命周期里被真实的使用所偿还。一个追逐剩余，一个只求平衡。本源币让大生产这件事，第一次摆脱了“必须有人靠它发财”这个前提。

那么，没有资本，谁来发起这件大事？

这里还有一个比“钱从哪来”更要命的问题。建一座桥、造一艘船、铺一张覆盖全国的电网——这种动辄需要成千上万人协作、跨越许多年才能完成的大工程，在旧世界里，似乎总要有一个中心把它从念头变成现实。这个中心通常就是资本：它出钱、立项、招人、调度，把分散的人和物组织起来。

所以，当我们说“没有资本”时，读者真正担心的也许不是那笔钱本身，而是另一件事：没有了资本，谁来发起？谁来组织？谁来把一件大事拆成一万件小事，再把一万个人的努力重新拼回一件大事？

这个问题之所以难，是因为旧世界把两件事绑在了一起：出钱，和发起组织。因为资本同时做了这两件事，我们就误以为，没有出钱的人，就不会有发起的人。但在本源币系统里，这两件事第一次被拆开了。

先说“钱”。这一半已经由加权后计费回答了：只要一项工程对应真实需求，且守门人判断它在生命周期内能够回本，启动所需的本源币就由系统预支。发起大事，不再需要先等一个有钱人点头。守门人要验证的，不是“谁有本钱”，而是“这笔账能不能平”。

真正要回答的是“组织”。答案是：发起来自需求，组织来自任务市场中的统筹者。一个真实需求足够强、足够多人愿意为它付费，它就可以被发布成一个总任务；能接下这个总任务的人，不是因为他有资本，而是因为他有组织能力、工程能力、信誉记录和统筹经验。

这个人或团队可以叫发起人，也可以叫统筹者。但他不是资本家。资本家凭出资占有项目，并要求剩余利润；统筹者凭组织劳动接下任务，只得到自己这份统筹劳动的报价和结算。他不能因为“我发起了”就永久占有这座桥，也不能从未来每一张票里抽走利润。项目回本之后，账就平了，不再有一个可以被私人占有的剩余。

接下来的组织方式，就是任务市场的层层拆解。总任务被拆成设计、测绘、材料、施工、运输、维护等子任务；子任务再继续拆成更具体的任务。每一层都是发布与接下，不是雇佣与支配。人们参与，是因为这件事值得做、报价说得过去、信誉规则清楚，而不是因为某个资本中心攥着他们的饭碗。

当然，统筹者也要承担失败后果。项目组织失败，记录会进入他的信誉；造成的可计算损失，会进入清算；后续再承接大型任务时，他的信用、额度和可接任务规模都会受到限制。组织权不是凭空给他的特权，而是一种要不断用履约记录证明的能力。

所以，资本退场，并不意味着大事无人发起。它只是把“发起大事”的资格，从“谁有钱”手里，交还给“谁能组织、谁能负责、谁能把真实需求变成可完成任务”的人手里。

4.5 一笔钱的旅程，和一个人的一生

我们已经看了三个零件：活儿怎么分（任务市场）、价格怎么定（后计费）、大生产怎么办（加权后计费）。现在，把它们拼起来，看一笔本源币完整的旅程——它会带我们回到第三章那条最根本的规律。

跟着一笔本源币走一遍。

一个需求出现，守门人算过账、放行。任务在市场上被发布、被接下、被干完。结算发生：干活的人账户上升，提需求的人账户下降。东西生产出来，按后计费定价流通，被消费。被预支的成本，随着上游生产工具走完一生，被回填、被找平。一笔又一笔交易首尾相接，价值在人和人之间流过，没有一分钱凭空出现，也没有一分钱凭空消失——因为你还记得第三章证明过的：每一笔交易，一方减多少，另一方就加多少，全系统的总和，永远是零。

这是一笔钱的旅程。现在我们把镜头拉远，看一个人的一生——你会看到同一条规律，以另一种样子显现。

还记得第三章那个三维坐标系吗？X 是人，Y 是时间，Z 是余额。沿着一个人切下去，你看到他一生的账户曲线。现在，我们让这条曲线真正动起来，看任务市场和后计费如何把它驱动完整：

他年轻的时候，求学、生活，还没什么能力创造价值，主要靠天赋透支权过日子。他的曲线沉在零线以下，是负的。

他成年了，开始在任务市场上接活儿。一开始接些简单的、报价低的，慢慢地，能力强了、信誉好了，能接下更难、报价更高的任务。他的账户开始回升，穿过零线，进入正值。他一边挣，一边把年轻时透支的那部分还上。

到中年，他可能是接活儿的主力，也可能成了一个组织执行者，把大任务拆开分给别人。他的账户在正值区积累。

这里值得停一下，因为本源币给了他一种旧世界里普通人几乎不敢想的自由。假如某一年，他想离开任务市场一段时间——可能是好几年——去做一件完全没有报酬的事：照料生病的家人，写一部不知道有没有人看的书，或者只是想停下来歇口气。在今天，这种“长期不挣钱”的念头对大多数人是奢侈品，因为不挣钱就意味着坐吃山空、最后活不下去。但在本源币的世界里，他不必先攒够一大笔钱才敢这么做。哪怕他的账户重新沉回负数，他也活得下去——因为他始终握着第三章那个天赋透支权，那是他向自己未来预支的权利。他有一整个余生去把这段透支慢慢挣回来、归零。

你品一下这个差别。旧世界给人的安全感，来自“我攒够了钱”；本源币给人的自由，来自“我不会因为暂时不挣钱就被饿死”。前者是少数人才有的特权，后者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底气。这是这套系统真正解放人的地方——它把那把“不工作就会饿死”、悬在每个普通人头顶的剑，取了下来。

到老年，他渐渐少接活儿，主要花用此前的积累。曲线缓缓从高处回落。

然后，是这条曲线最关键的一笔：在他生命的终点，账户必须回到零。

第三章我们说过，这是一生归零守恒律。当时它还是一条“规定”。现在你看到了它在真实人生里是怎么一步步走完的——它不是某天突然被强制清零，而是一个人在任务市场里挣、在生活里花，自然而然走出来的一条从零出发、又回到零的弧线。

但这里有一个第三章没回答的问题，现在必须面对：万一这条弧线没能自己合上呢？

万一一个人走得太突然——一场意外，一个年轻人还没来得及偿还年轻时的透支，就离开了。他的账户停在一个负数上，再也没机会自己挣回来了。这笔账，怎么办？

也想想另一头：万一一个人特别能干、特别节俭，走的时候账户上还剩着一大

笔正数。这笔多出来的，又归谁？

本源币系统的答案，藏着一种很温柔的设计。

那个带着负数离开的人，他没还完的部分，不会去追讨他的家人——记住，债务是非人格化的，没有具体债权人，自然也没有谁有立场向他的亲人索债。这笔负余额进入社会总账，由全社会按照透明规则分摊。它不是家属继承的债，而是系统完成终局清算的一部分。

那个带着正数离开的人，他多出来的部分，也不能留给某一个人继承——因为第三章说过，财富的代际传递正是旧世界制造世袭不公的根源。这笔正余额同样进入社会总账，由全社会共享，或者用于抵消其他终局清算中的负余额。

你品一品这个设计。一个人的不幸（早逝、欠债），由所有人共同接住；一个人的余荫（勤俭、结余），也不再变成某个家庭的世袭财富，而是回到所有人之间。无论余额停在正数还是负数，只要一个人离开系统，它都归入社会总账，完成最后一次清算。

而当我们把所有人的曲线，叠在一起看——这是全书最该让你停下来体会的一个画面。

无数条曲线，每一条都从零出发、最终回到零。在任何一个时刻横切一刀，把那一瞬间所有人的余额加起来：有年轻人正深深透支（负的），有中年人正积累盈余（正的），正负相抵，那个总和——永远是零。

第三章我们用纯逻辑证明过“全系统总额恒为零”。现在你看到了它活生生的样子：它就是一代又一代人，有人正在借支未来、有人正在偿还过去，彼此的账在每一个当下精确地咬合、抵消。系统的平衡，不是靠谁在中央调控，而是靠这亿万条生命曲线的自然交叠。没有央行，没有货币政策，没有谁在踩刹车踩油门。平衡，是它自己长出来的。

4.6 那如果有人成心钻空子呢？

到这里，一个最尖锐的质疑，已经在你心里憋了很久了。我不回避它，因为它正是“货币可以为负”这件事，所有人脱口而出的第一反应——

既然账户能为负，既然透支不用先有钱、不用看资格，那如果有人成心钻空子呢？有人打定主意，就是要疯狂透支、把能花的全花光，然后赖着不干活、不偿还，怎么办？

上一节我们处理过“意外”——一个人走得太突然，账户来不及归零，无论它停在负数还是正数上，都交给社会总账做终局清算。那是无辜的。而现在这个问题，针对的是“恶意”——一个人精打细算地，想白拿这个系统的便宜。这两者必须分开回答。意外，靠的是全社会温柔地接住；而恶意，靠的是一个更冷静

的东西——它在数学上，根本就行不通。

我们来算一笔账。

你还记得天赋透支权吗？第三章说过，每个人凭生命本身，就拥有一个向社会预支的额度。但第三章我没有告诉你，这个额度到底有多大、由什么决定。现在到了该说清楚的时候了——而答案，恰恰就是“恶意透支”这个问题的解药。

一个人能透支的上限，不是一个拍脑袋定下的固定数字。它是被这个人自己未来的偿还能力，精确地锁死的。它的完整计算方式，可以写成下面这个式子。你不必懂每一个符号，我会逐一翻译；我希望你看到的，是它背后那个朴素到不能再朴素的逻辑。

我们把它拆开。这一长串，其实只在说一件事：一个人这辈子能透支多少，等于他这辈子“预计能挣的”，减去他这辈子“预计要花的”，再减去他已经透支掉的。

- ，就是这个人天赋透支权的额度上限——他最多能负到多少。

- ，是他在未来每一个时刻，预计能创造多少价值（他的生产能力）。

- ，是他在未来每一个时刻，预计要消费多少。

- 那个 （积分号），不必被它吓到，它的意思就是“把从现在到生命终点的每一刻，全部加起来”。

所以这个式子最核心的一句话是：把一个人未来一生“能挣的”全部加起来，减去他未来一生“要花的”全部加起来——这个差额，就是他能透支的上限。

你立刻就明白了：一个人的透支额度，从设计的第一行起，就被他自己未来的偿还能力封顶了。系统预支给你的，绝不会超过它估算你这辈子还得起的。这意味着——“疯狂透支出一笔自己永远还不清的钱”，在数学上就不被允许发生。不是有人在旁边盯着拦你，是这个额度本身的算法，根本就不会给你那么多。想白拿，从源头上就没有那个口子。

但这里还有一层，我必须讲清楚，否则你会误解这个额度——它不是一个一次算定、终身不变的死数字。

你回头看那个式子，里面的 、 ，还有市场的平均水平，全都带着一个 ——它们都是时间的函数。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一个人的预期生产能力会变，他的预期消费会变，整个市场的平均收入和消费也在变。这些一变，那个积分算出来的额度上限，也跟着变。你二十岁时系统给你算出的透支上限，和你四十岁、技能更纯熟、或者市场整个不同了的时候，算出来的，是两个数。

所以这个额度，是活的。它像一条始终贴着你人生轨迹和市场实况、被不断重新计算、动态更新的线。系统不是在你出生那天甩给你一个固定数字就不管

了；它在你的一生里，持续地、实时地，根据“你现在大概还得起多少”来调整你能预支多少。这恰恰是它既不高估你、也不僵硬地低估你的原因——它不会让你透支出还不起的，也不会用一个过时的旧数字把你卡死。

讲到这儿，你也许会想起上一节那只薛定谔的猫。是的，是同一个道理，只不过那里说的是价格，这里说的是额度。一个人“到底能透支多少”，从来不是一个早就确定、摆在那儿等你去取的数。它和那件产品的真实成本一样，是随着时间这个变量在流动的、要等被一次次“观测”才落定一个当下值的东西。在本源币的世界里，无论是价格还是额度，确定性都不是事前就有的，而是被时间一点一点观测出来、坍缩出来的。

预期寿命，不是死亡期限

这里还必须补上一句，否则这条公式很容易被误解。刚才我说“把从现在到生命终点的每一刻，全部加起来”，这里的“生命终点”，不是系统给某个人规定的死亡日期，更不是一个人活到某个年龄以后就“不该再活”。

公式里真正使用的，是动态预期剩余寿命。它是一个社会平均意义上的估算值，会随着年龄、医疗水平、人口结构、平均寿命、平均消费和平均生产能力不断更新。换句话说，系统不是在预言“你哪一天死”，而是在每一个当下，根据整个社会已经发生的事实，估算一个人从现在起还可能经历的经济周期。

这就解释了两个看似棘手的情况。一个人可能早死，账户还没来得及回到零；一个人也可能长寿，活得远远超过过去的平均预期，晚年继续消费，账户重新沉入负数。系统当然不可能、也绝不应该因为一个人“超过预期”就不让他继续活。人活着，就是系统必须接住的事实，而不是公式可以否认的变量。

所以，一生归零不是要求每个人在真实死亡那一刻机械、精确地等于零。它有两个层次：对个体来说，归零是默认目标和持续约束；对社会来说，归零是在全系统、长期、统计意义上的守恒。个体真实人生里出现的偏差——早死留下的负数、突然离开时留下的正数、长寿后重新产生的负数——都通过终局清算回到社会总账。负余额由社会共同分摊，正余额也归社会共同享有或抵消负余额。

如果某一代人因为医疗进步普遍更长寿，导致晚年消费整体增加，那也不是某个个体的“过错”，而是社会参数发生了变化。系统要调整的，是平均寿命、预期消费、预期生产和任务需求这些参数，让新的现实重新进入计算，而不是把压力粗暴地压在某一个长寿者身上。

这样看，公式的作用不是替每个人安排死亡，而是在变化的社会现实里，给透支额度画出一条始终更新的边界。它追求的不是每一条生命曲线在终点的机械完美，而是让亿万条生命曲线的误差，在社会总账里被持续吸收、抵消和清算。

那配不平的人怎么办？

还有一种情况，比早死和长寿更刺眼，也更不能回避。

如果一个人不是“来不及归零”，而是从一开始就很难归零呢？比如先天重度残障，长期疾病，严重失能，或者某种客观能力上的限制，使他即使愿意，也很难靠自己的劳动覆盖一生的基本消耗。这样的人怎么办？

这个问题不能用“恶意透支”的逻辑来回答。因为这里没有恶意，只有事实。一个人不愿意创造价值，和一个人客观上创造不了足够的价值，是两回事。前者是钻空子，后者是人的脆弱本身。把这两者混在一起，是最粗暴、也最不正义的做法。

所以，本源币系统必须有一条底线：一个人的基本存在，不能以他能否完成经济配平为前提。人不是因为“算得平”才有资格活着。恰恰相反，是因为每个人都先被承认为人，经济系统才有资格围绕人去设计。

那账怎么办？答案仍然不是把账藏起来，也不是假装它不存在。账必须诚实地记着。一个人如果因为疾病、残障或长期失能，终其一生都无法自行配平，他的未归零余额，最后同样进入社会总账。也就是说，守恒没有被取消，只是归零的层级从这个个体身上，转移到了全社会身上。

这和终局清算是一条逻辑。一个人离开系统时，如果账户为负，负余额不追给家人，由社会共同承担；如果账户为正，正余额也不留给家人，由社会共同享有。现在再加上一种情况：一个人即使活完整个生命，也因为客观限制无法自行归零，那么那部分差额，同样由社会总账接住。正数归社会，负数也归社会；贡献归社会，缺口也归社会。

这不是对守恒律的破坏，而是守恒律在真实人类社会里的完整形态。因为社会从来不只是由一群能力完全相同、寿命完全相同、运气完全相同的人组成的。有人强壮，有人脆弱；有人早死，有人长寿；有人一生创造远多于自己消耗，有人一生需要别人托住。旧世界常常把这些差异压给家庭、慈善、福利财政，或者干脆让弱者自己承受。本源币系统做的，是把这笔账公开地、诚实地放回社会总账。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把“不想做”伪装成“不能做”。不能归零和不愿归零，必须被严格区分。前者由社会兜底，后者由额度、信誉和任务机制约束。至于这种区分如何避免被权力滥用、如何留下可复核的记录、如何不变成另一种羞辱和审判，第九章讲身份与账本时，还要继续往下拆。

在这里，我们先把原则说清楚：本源币不是一套只为“有能力的人”设计的货币。它的守恒，不是冷冰冰地要求每个个体都独自把账算平；它要求的是，所有生命账户最终都回到社会总账，并在全社会、长期、统计意义上完成守恒。一个文明系统的底线，不是让最弱的人证明自己值得活着，而是它有能力把最弱的人也纳入同一套账里，诚实地接住。

式子里还藏着两个很温柔的设计，顺带说一句，它们让这套“封顶”既严格、又不冷酷：

，是一个心理健康系数。它只在一种情况下生效：当一个人处于透支状态、系统需要他工作来偿还时。它的作用，是限制这种“被要求的”工作时长，不超过市场平均的百分之二十——也就是说，哪怕你欠着账，系统也不会把你当成还债机器往死里用，它给你的偿还压力是有上限的、温和的。但请注意：这只约束“被要求”的部分；如果你是自愿多干，完全不受这个系数限制。

而那个 ，管的是另一头。它规定一个人的“预计消费”在计算时不能压得太低——不低于市场平均消费的百分之八十。这是在防止一种反向的扭曲：有人为了把透支额度算得很大，假装自己未来能极度节俭、几乎不消费。系统不允许这种自欺，它按一个体面的最低消费水平来算账，既堵了空子，也顺带守护了人不必为了额度去过苦行僧的日子。

现在，把终局清算、能力兜底和额度公式合起来，“恶意透支”这个质疑就被彻底拆解了：

第一，你想透支出一笔永远还不清的巨款——不可能，额度算法从源头就封死了它。

第二，你想透支到上限、然后赖着不还——你赖不掉，因为账户是实名的、可追溯的（这套身份与清算的机制，第九章会专门讲），而“偿还”本身，又被 系数限制得并不痛苦。

第三，万一真有人钻到了某个极端缝隙、留下了一点没还上的残余——那就退回到终局清算机制：这笔余额进入社会总账，由全社会按照规则吸收。它不会变成某个债权人的损失，也不会变成他家人的枷锁。

你发现没有，这三层防线里，没有一层是靠“严刑峻法”“道德谴责”“派人监视”。第一层是数学，第二层是记账，第三层是分摊。这套系统对付“恶意”的方式，和它对付其他所有问题的方式一模一样——它从不和坏的动机正面搏斗，它只是把那个动机能钻的空子，从结构上抹掉。当白拿在数学上无利可图、在机制上无处遁形、在后果上无伤大雅，“恶意透支”就不再是一种威胁，而退化成一个不值得任何人去做的、徒劳的动作。

这，就是第三章那张欠条的兑现：守恒律不只是一条漂亮的规则，它有能力，在真实的人性面前，站得住。

4.7 这台机器，转起来了

我们把整台机器拆完了，现在让它合上、转一圈给你看。

一个需求出现，守门人验过“账能平”，放行。任务市场把它变成一个个具体的

活儿，谁愿意干、报个价，市场在竞价中发现了每一份劳动真实的时间能量密度。东西被生产出来，按全生命周期后计费定价——先估着卖，等真相出来再把差价找平；遇到烧钱的大生产，就用加权后计费，把巨大的前期投入薄薄地摊进未来每一次使用，只求回本、不为盈利。钱在人和人之间流过，每个人的账户在一生里画出一条从零到零的弧线，亿万条弧线彼此咬合，让整个系统的总账永远停在零。

没有老板，没有资本家，没有央行，没有税务局。但生产被组织了，价格被发现了，大工程被建成了，风险被共担了，平衡被维持了。

这台机器，靠的不是任何一个高高在上的指挥者，而是一套设计好的规则，让千千万万个为自己打算的普通人，在各自的盘算里，自然而然地拼出了一个公平又高效的整体。这正是第三章那句话的兑现——它不改造人性，它利用人性。

但是，当这台机器真的转起来，它会甩出一个谁也没料到的副产品。

它会自动地、不需要任何人下令地，把一件东西算进每一笔账里——这件东西，是现在这个世界拼了命想算却总也算不清的：我们对这颗星球，到底欠了多少。

为什么这台一心只想着“把账平掉”的机器，会顺手解决困扰了人类几十年的环境难题？这要从它定价的方式说起。那是下一章的事。

第五章　不需要环保局：当环境的账自动被算清

5.0 一个我们都默认的怪事

先说一件我们早已习以为常、但其实很荒唐的事。

一家工厂，把废水排进了旁边的河里。这条河，下游有人靠它饮水、灌溉、打鱼。工厂省下了处理废水的钱，赚得盆满钵满。而被污染的河、生病的村民、死掉的鱼——这笔账，工厂一分钱没付。

它付给谁了？谁也没付。这笔账，悄悄地摊给了整条河边的所有人，摊给了几十年后还要喝这条河水的下一代。

经济学给这件事起了个很客气的名字，叫"外部性"——意思是，一笔生产活动造成的成本，没有由生产它的人承担，而是"外溢"给了不相干的旁人。

但你把这层学术包装撕掉，它的本质特别简单：有人占了便宜，让别人买单。

工厂享受了排污带来的低成本，却让全社会替它扛下了污染的后果。这就是今天几乎所有环境问题的总根源——不是人类天生爱破坏自然，而是破坏自然，是免费的。免费的东西，人就会过度使用。河不要钱，那就尽情排；空气不要钱，那就尽情污。

我们是怎么应对这件事的？

靠"管"。设环保局，定排放标准，装监测设备，开罚单，收碳税，打官司。全世界的政府，养着庞大的环保机构，立着浩如烟海的环保法规，年年开着争吵不休的气候大会。可结果呢？河照样在被污染，气温照样在升高。我们花了天大的力气去"管"，却始终管不利索。

为什么管不好？因为"管"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在跟市场对着干。

市场天然奖励低成本。一家排污的工厂，成本就是比治污的工厂低，于是它在竞争里反而占上风——这是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环保局做的事，本质上是用行政力量，硬把这个被市场奖励的"坏行为"摁住。这是一场逆水行舟的仗：

市场的水流一直在往"多污染"的方向冲，环保局拿着行政的桨拼命往回划。划得动一时，划不动一世。

那有没有可能，根本不用对着干？有没有可能，让市场的水流，自己就朝着"少污染"的方向流？

这正是本源币系统做到的事。而且它做到这一点，几乎没费什么额外的力气——它只是诚实地算账而已。

5.1 污染怎么定价？让修复它的人来报价

回到第四章那个守门人。它放行一笔生产的标准，是什么来着？是这笔账最终能不能平——预支出去的本源币，能不能被等量地收回来。

要算这笔账能不能平，就得算清楚这笔生产的全部真实成本。

请你在"全部真实成本"这几个字上停一停。

什么叫一件产品的"全部真实成本"？今天的会计是这么算的：原料多少钱、人工多少钱、机器折旧多少钱，加起来，就是成本。那条被污染的河呢？不在账上。那些生病的村民呢？不在账上。几十年后修复这片土地要花的钱呢？不在账上。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算的"成本"，从来就不是全部的真实成本。它漏掉了环境那一笔。 那一笔被悄悄地从账本上抹掉了，扔给了社会和未来。

那本源币系统要把环境这笔账算进来——可问题立刻就来了：环境损害，到底值多少钱？一条被污染的河，"值"多少？一片被破坏的湿地，该标价几何？

这恰恰是传统环境经济学吵了几十年、始终没吵出结果的死结。给大自然的损害"估价"，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做对的事——估高了估低了，谁说了算？任何一个数字背后，都是无穷无尽的争论。

本源币系统绕开了这整个死结。它的办法，简单得让人意外：它根本不去给"损害"估价。它问的是另一个问题——把它修复回去，要花多少？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换，请你务必抓住它。

任何污染，都不是一笔抽象的、需要被"估值"的损失。它是一件具体的、需要被"修复"的事。河被污染了，就得有人去治理它、让它重新变干净。土地被破坏了，就得有人去复垦它、让它重新能用。这个"修复"，不是一句空话，它是实实在在要由人去完成的工作。

而你已经知道，在本源币系统里，任何要由人去完成的工作，叫什么——叫任

务。

修复，就是一个任务。它和第四章讲过的任何任务一样，进入任务市场，被发布出来：把这条河治理到某个洁净标准。然后，有能力做这件事的人来接、来报价。谁报的价合适、谁就接下这个修复任务。那个被市场竞价出来的报价，就是这笔污染的环境成本——不是谁拍脑袋估出来的"损耗值"，而是市场实实在在发现出来的"修复价"。

你看，这又回到了第三章那条贯穿全书的原则：价值不靠计算，靠市场发现。环境成本也一样。我们从不试图去计算"破坏大自然损失了多少价值"——那是算不清的；我们只问"把它修好，市场愿意出多少工"——这个，市场天天都在回答。

所以，当一笔生产会造成污染，系统在守门、在算这笔账能不能平的时候，它把"未来修复这片污染所需的任务报价"，作为一项实实在在的成本，预先算了进去。这笔修复成本，从生产的第一天起，就挂在它的账上，等着被这件产品的售价覆盖掉。

环境的账，就这样从一个"算不清的估值难题"，变成了一个"市场天天在做的报价"。它跑不掉，也藏不住——因为漏算了它，这笔账根本就平不了，守门人那关就过不去。

5.2 没有污染者，只有综合总成本

我们来看，把"修复"算进成本，会带来什么。

但在往下走之前，我必须先纠正一个你脑子里很可能正端着的旧念头——也是我差点写错的地方。

你大概会顺着想：那污染的企业产品就贵了，消费者就不买它，于是"污染者"就被淘汰了。

请把"污染者"这三个字，从你的脑子里删掉。在本源币系统里，根本没有这么一个东西。

旧世界里有"污染者"，是因为那里有一个主观的主体——一个工厂主，他为了多赚钱，主动决定把废水偷偷排进河里。他是个有意为之的坏人，所以我们要谴责他、惩罚他、让他付出代价。"污染者"这个词，天然带着一股道德审判的味道。

但你回想第四章：生产是怎么发生的？是组织执行者，在任务市场上把一个需求拆解成任务、安排出来的。而生产一样东西，往往有好几种不同的工艺路线可以走——这条路线快一些但耗能高，那条路线慢一些但干净，另一条原料便宜但会产生污染。选哪条路线，是组织者要做的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决定。

这里没有"要不要使坏"的道德选择，只有"哪条路线划算"的成本计算。

而每一条工艺路线，现在都有一个明明白白的综合总成本。这个综合总成本里，装着这条路线的方方面面：原料多少、人工多少、设备多少、能耗多少——以及，按上一节说的，这条路线会产生的污染，未来修复它需要的任务报价是多少。修复成本，就这样成了综合总成本里一个普普通通的项，和电费、运费排在一起，没有任何特殊地位。

于是组织者要做的事，简单到乏味：把几条工艺路线的综合总成本一比，选那个最低的。

你看这里发生了什么。

假设有两条路线。一条工艺脏，本身便宜，但它造成的污染，未来要花一大笔钱去修复——把修复成本加进去，它的综合总成本其实很高。另一条工艺干净，本身贵一点，但它几乎不产生需要修复的污染——综合总成本算下来反而更低。

组织者会选哪条？当然是综合总成本更低的那条——也就是那条干净的。

他选它，不是因为他环保，不是因为他高尚，也不是因为他怕被罚。纯粹是因为：算总账，它更便宜。 那条脏的路线之所以落选，也不是因为它"邪恶"被惩罚了，而是因为它把修复费加进去之后，就是不划算——就这么简单。

这就是整件事最关键、也最反直觉的地方：这里没有污染者，只有综合总成本。

没有一个坏人在主动选择污染，也没有一个裁判在惩罚污染。只有一个组织者，在几条路线里挑那条算总账最便宜的。而由于修复成本被诚实地算进了每条路线的总账，"脏"这件事，自动变成了一种成本劣势。干净的工艺胜出，不是因为正义战胜了邪恶，而是因为它就是更划算。

环保，在这里根本不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存在。没有人在"搞环保"，没有机构在"管环保"，甚至没有人在"选择环保"。有的只是一群组织者，在各自的生产里，选择综合总成本最低的工艺——而这个选择，自然而然地，就把脏工艺淘汰了。环境被保护了，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为了保护环境而行动的。

这正是这套系统一以贯之的精神：它从不预设坏人，也不靠惩罚坏人来运作。它只是把所有的成本——包括过去被偷偷赖掉的环境那一笔——诚实地算进总账，然后让每个人"挑最便宜的"这个最普通、最自利的选择，自己导向了好的结果。

那句"有人占便宜、让别人买单"的旧世界怪事，就这样被釜底抽薪了：不是因为我们抓住并惩罚了占便宜的人，而是因为我们让"占便宜"这件事，在账本上根本无利可图了。

5.3 这不是"环保变贵了"，是过去一直在赖账

讲到这儿，你可能会冒出一个反驳：那这不就是让东西都变贵了吗？把环境成本算进价格，消费者不就要多掏钱了？这不是降低了大家的生活水平吗？

这个反驳，藏着一个我们都被骗了很久的错觉。我要把它戳破，因为它很重要。

我们总觉得，环保是一种"额外的成本"——本来东西没那么贵，是为了环保，才让它变贵了。好像环境保护是强加在经济头上的一笔负担。

但真相恰恰相反。

不是环保让东西变贵了。是过去的东西，一直卖得太便宜了——因为它们一直在赖账。

你今天买的很多东西之所以便宜，不是因为它真的成本低，而是因为它把一部分成本（环境的那部分）偷偷赖掉了，没算进价格，甩给了全社会和子孙后代。你以为你占了便宜买到了便宜货，其实那笔被赖掉的账，最终还是要还的——以雾霾、以癌症村、以气候灾难、以你的孩子要花十倍的钱去修复这颗星球的形式，连本带利地还。

所以本源币把环境成本算进价格，不是"让东西变贵"，而是让东西第一次显示出它真实的价格。一件污染严重的产品标价很高，那不是它被惩罚了，那是它本来就该这么贵——只是过去它一直在骗你说自己很便宜。

这个视角一旦转过来，一切就清楚了。本源币系统没有给经济增加任何负担，它只是停止了一桩持续了几百年的赖账。它逼着每一笔生产，诚实地报出自己的全部代价——包括把它造成的污染修复干净那一笔。而当成本变得诚实，奇妙的事情自动发生了：对每一个生产者来说，少制造污染，就意味着少背一笔修复债、账更好平、产品更划算。于是低污染、可持续的生产方式，不再是"道德高尚但昂贵"的负担，反而成了对生产者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人们会主动选择环保，不是因为良心，而是因为这样对自己最划算。这正是这套系统一以贯之的逻辑——它从不指望人变高尚，它只是设计好规则，让自利的选择，自然地导向好的结果。

5.4 时间帮了大忙：环境的账，可以慢慢算

环境问题有一个特别麻烦的地方：它的代价，往往要很久以后才显现。

今天排下去的污染，可能二十年后才让一个地方的人开始大面积生病。今天砍掉的森林，可能几十年后才让一个流域开始反复闹水灾。损害是真实的，但它

来得很慢，慢到当初造成它的人，早就赚完钱走人了。这就是为什么环境责任在今天这么难追究——等账单到的时候，欠账的人已经找不到了。

但你回想一下第四章那个全生命周期后计费——它最擅长的，恰恰是处理"现在算不准、要等未来才揭晓"的账。

环境的账，正是这样一笔账。

一笔生产造成的污染，未来把它修复干净究竟要花多少，在当下可能确实估不准——损害还在慢慢显现，修复的难度也要到那时才看得清。没关系。系统先按当下最好的估计，把一个修复成本计入价格。然后，随着时间推移，这片环境的实际损害、以及把它修复回去的真实报价逐渐清晰——也许比预想的轻，也许比预想的重——系统就像处理机器折旧那样，把这笔修复账回填、找平。当初估轻了，就追加；估重了，就退还。

更关键的是，因为有第三章那条守恒律托底——所有的账最终都要平、都要归零——这笔修复成本跑不掉。它从一开始就记在了那件产品的账上。哪怕污染的真实程度很多年后才显现、修复的报价那时才算得清，这笔账也不会凭空消失：它会被追加回填到那条生产链的账里，等着被结清。时间不再是把成本悄悄抹掉的橡皮擦，反而成了让那笔账迟早水落石出的显影液。

旧世界里，"先污染、后治理"是一句无奈的现实——因为治理的成本总是滞后、总是落空，最后总是没人付。本源币系统里，"后治理"依然存在，但它不再意味着"没人付"，而是意味着"等账算清了，由当初那个人来付"。延迟的，只是结算的时间，不是责任本身。

5.5 顺手做成的事

我们回头看这一整章做了什么。

其实，什么都没"额外"做。

我们没有设立一个环保机构，没有制定一条环保法规，没有发起一场环保运动，没有要求任何人提高环保意识。我们只是沿用了第三章的守恒律和第四章的后计费——那套本来是用来组织生产、形成价格的机制——然后诚实地把环境损耗当作一种真实的"取走"算进了账。

仅此而已。然后，那个困扰了人类几十年、耗费了无数行政资源、开了无数次大会都收效甚微的难题，就被顺手解决了：每一种工艺的修复成本都被诚实地算进了总账，于是脏工艺在比价中自动落败，环境成本再也无法被偷偷赖掉——而这一切，没有惊动任何一个环保机构，也没有谴责任何一个人。

这正是本源币系统一个反复出现的特征，你在后面还会一次次看到它：它很少为某个具体问题专门设计一个专门的解法。它只是把那条最根本的地基——账

必须平、损耗必须归零——铺得足够扎实、足够诚实，然后一大串看似不相干的问题，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自己倒下了。环境问题，只是第一张。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类社会的很多顽疾，追到根子上，是同一个病：有人能把成本甩给别人，自己只拿好处。污染如此，金融投机如此，贫富分化也如此。而本源币那条"账必须平、取走必须归还"的守恒律，恰恰是从根上堵死了"把成本甩给别人"这条路。堵死了它，一连串以它为生的顽疾，自然就活不下去了。

下一章，我们就去看，当这套逻辑作用到"人的劳动"上，又会长出怎样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在那里，"失业"这个折磨了现代人一百年的词，会失去它存在的意义。

第六章　劳动：当"失业"这个词失去意义

6.0 一个让所有人都怕的词

先说一个几乎每个成年人都怕的词：失业。

这个词为什么这么吓人？停下来想一秒。失业，可怕的真的是"没事干"吗？不是。很多人做梦都想有几个月什么都不干。失业真正吓人的地方，是没事干就没收入，没收入就活不下去——房贷断供，孩子学费没着落，下个月的饭钱都成问题。

所以"失业"这个词的全部恐怖，建立在一个我们从没质疑过的等式上：

没有工作 = 没有收入 = 活不下去。

这个等式如此牢固，以至于整个现代社会都围着它转。我们拼命读书，是为了有个好工作；我们忍受不喜欢的老板，是因为不敢丢了工作；政府把"失业率"当成头等大事，是因为大规模失业会动摇整个社会。一百年来，"必须有工作"这件事，像一道无形的命令，悬在每一个人头上。

这一章，我要做一件听起来很狂的事：我要证明，在本源币系统里，"失业"这个词，会失去它的意义。

注意，我不是说"人人都有工作所以没人失业"。那是旧世界的思路——靠拼命创造就业岗位去消灭失业。我要说的是更根本的：那个让失业之所以可怕的等式，会从根上断裂。当"没有工作"不再等于"活不下去"，"失业"这个词，就成了一个描述着一种不再存在的恐惧的、过时的词。

要看清这一点，我们得先拆掉一个你我都习以为常、却从没细想过的东西——"职业"。

6.1 你不是医生，你只是在看病

我先问你一个奇怪的问题：你是谁？

如果你是个医生，你大概会说"我是医生"。是个程序员，会说"我是程序员"。是个老师、司机、会计——我们每个人，都习惯用一个"职业"来定义自己。"我是一个___"，这是现代人最常见的自我介绍。

这件事我们做得太自然了，自然到从没想过：为什么一个人，会"是"一个职业？

你仔细想想就会觉得不对劲。一个医生，下了班在家做饭的时候，他"是"厨师吗？他周末修水管的时候，他"是"水管工吗？同样是出力做事，凭什么"看病"成了定义他这个人的身份，而"做饭""修水管"就不算？

答案藏在"雇佣"这两个字里。

他"是"医生，是因为有一家医院长期雇着他，专门让他看病。这份长期的、排他的雇佣关系，把"看病"这件事，从他做的诸多事情里挑出来，焊死成了他的身份。是雇佣，制造了"职业"。你被一家公司长期买断了你的某一种能力，于是那种能力，就成了你这个人的标签。

但你还记得第四章吗？在本源币系统里，没有雇佣。没有谁能长期买断你。有的只是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任务，谁来接、谁来做。

雇佣没了，那个被雇佣焊死的"职业身份"，自然也就松开了。

在新世界里，一个会看病的人，今天接了几个看病的任务，他在看病；明天他想学木工，接了个打家具的任务，他在做木工；后天他去帮人组织一场活动。他不再"是"一个固定的什么，他只是在不同的时候，做着不同的事。

这个转变，听起来只是说法变了，其实是一次很深的解放。

从"我是一个医生"，到"我现在在做看病这件事"——前者是一个把你焊死的身份，一个你一旦拥有就很难挣脱的标签；后者是一个你随时可以放下、随时可以拿起的动作。前者意味着"我这辈子就是干这个的"，后者意味着"这只是我此刻在做的事之一"。

你不再被你的职业定义。你做什么，和你是谁，第一次分开了。

记住这个松动。因为正是它，让"失业"这个词，开始站不住脚了。

6.2 没有"业"，何来"失业"

现在我们回到那个可怕的词。

"失业"这个词，拆开看，是"失去职业"。它预设了两件事：第一，你本来有一个叫"职业"的东西；第二，你失去了它。这两件事一旦成立，那个可怕的等式就启动了——失去职业，就失去收入，就活不下去。

但我们刚刚看到，在本源币系统里，第一件事就不成立了。

你本来就没有一个固定的"职业"可以"失去"。你不是被某家公司长期雇着的"医生"，你只是一个不断在接各种任务的人。两个任务之间有一段空档？那太正常了——你做完一件事，还没开始下一件，仅此而已。这不叫"失业"，因为你压根就没有一个"业"在身上，谈何"失"去？

这就好比，一个自由自在到处旅行的人，你没法说他"无家可归"——因为他本来就没打算有一个固定的家，四海都是他的落脚处。"无家可归"是对那些渴望有家却失去家的人才成立的词。同样，"失业"是对那些必须依附一个固定职业、却失去了它的人才成立的词。当一个人本来就不依附任何固定职业，"失业"对他就失去了意义。

可你也许会追问：就算没有"职业身份"这层，那现实的问题还在啊——他两个任务之间的那段空档，没有收入，怎么办？那个"活不下去"的恐惧，不还在吗？

这就要请出第三章那位老朋友了：天赋透支权。

还记得吗？在本源币系统里，一个人哪怕账户为零、为负，也活得下去，因为他始终握着向自己未来预支的权利。所以，那段任务之间的空档，他不会饿死。他可以从容地用这段时间去学一门新本事、去休息、去陪家人、去寻找下一件真正想做的事。等他准备好了，再接下一个任务，账户重新回升。他有一整个余生去归零，不必为几个月的空档惊慌。

你看，那个让失业无比恐怖的等式——"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活不下去"——在这里，两段都断了。"没有工作"这个状态，因为职业身份的消解，已经不成其为一个明确的灾难；而"没有收入"，也因为天赋透支权的托底，不再通向"活不下去"。

等式两段都断了，"失业"这个词所描述的那场灾难，也就不存在了。

剩下的，只是一个中性的、甚至有点惬意的状态：你做完了一件事，还没开始下一件，正在中间歇一歇、看一看。这不是危机，这只是一段间隔。给它起个不带恐惧的名字，可以叫它"市场匹配调整期"——你在等待、寻找、或准备下一个更合适的匹配。

一个词的死亡，往往意味着一种恐惧的终结。当我们的后代不再需要"失业"这个词的时候，他们其实是不再需要它背后那种悬了一辈子的、关于生存的恐惧了。

6.3 AI替代之后，失业为什么不再是灾难

现在，把这个逻辑放到今天最尖锐的问题上：人工智能。

如果说过去的技术革命，主要是在替代人的体力、速度和重复动作，那么人工智能带来的冲击，是它开始替代人的判断、表达、计算、组合和创造的一部分。一个模型可以写文案、改代码、画图、做客服、整理资料、生成方案。于是很多人心里冒出同一个问题：如果连这些活儿都能被机器做掉，那人还靠什么活下去？

这个问题非常现实。但我要说的是，真正可怕的不是人工智能本身。

人工智能替人做事，按理说应该是一件好事。机器能做更多，意味着同样的产品和服务，需要的人类劳动更少；同样的社会需求，可以用更低的真实成本满足。一个社会如果因此少一点被迫劳动、多一点自由时间，这本该是文明的进步。

可在旧世界里，事情反过来了。因为旧世界把人的收入和岗位绑在一起，把人的生存资格和“是否被雇佣”绑在一起。所以，当人工智能提高效率时，普通人第一反应不是“我终于可以少做一点了”，而是“我的岗位会不会没了”。技术越进步，人越恐惧；生产力越强，人越没有安全感。这不是技术的错，是制度把技术进步翻译成了失业威胁。

你看，人工智能真正提出的问题，不是“人还要不要工作”，而是：当工作不再稀缺，收入和尊严为什么还要被岗位捆住？

在本源币系统里，这个捆绑被拆开了。一个人不需要先被某家公司雇佣，才有资格生活；也不需要在一个固定岗位上证明自己，才有资格继续存在。他有天赋透支权托底，有任务市场可以随时进入，有一生慢慢归零的时间。人工智能替掉某一类任务，并不等于这个人被社会宣判出局，只意味着那类任务的真实成本下降了，人可以流向新的任务、新的学习、新的创造、新的照护和新的生活。

更关键的是，人工智能带来的效率提升，不再天然归资本所有。在旧世界里，企业用AI降低成本，节省下来的工资常常变成利润，利润再流向资本所有者；被替代的人，则承担失业和降薪的后果。在本源币系统里，平台去资本化，价格按真实成本和任务市场发现，AI降低的成本会被反映到整个社会的价格和消耗中。它不再首先是资本的裁员工具，而是全社会共同享有的一种生产能力。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什么也不做。人依然要在自己能够承担的范围内，逐渐把账户带回平衡。只是“做事”的含义会变宽：它不再只等于被雇佣、上班、占据一个岗位；它可以是照护、教育、修复、陪伴、创作、组织、学习后的再投入，也可以是许多今天被市场低估、却对人的生活真实有用的劳动。

所以，人工智能并不是本源币系统的敌人。恰恰相反，它是这套系统最好的压力测试。如果一项技术能让社会用更少的人类劳动满足更多需求，那么一个合理的经济制度，应该把它翻译成更多人的自由时间，而不是更多人的生存恐惧。

在旧世界里，AI越能干，人越害怕自己没用。在新世界里，AI越能干，人越有机会从被迫谋生的劳动里松开一点，去寻找那些机器替不了、也不该替掉的东西：关系、照护、判断、创造、责任，以及一个人按自己的方式生活的余地。

6.4 工龄制：拴住你的那根胡萝卜

讲到自由地在不同的事之间流动，我必须停下来，专门拆穿一个东西。因为它最能暴露旧世界是怎么悄悄把人锁住的。

这个东西，叫工龄制。

工龄制是什么？简单说，就是你在一个地方干得越久，待遇越好——工资随年头涨，假期随年头加，各种福利都跟你待了多少年挂钩。听起来很合理，很温情，是不是？对老员工的回报嘛。

但你往深里想一层。一个人干一份活，他干得好不好、产出多不多，跟他在这儿待了几年，有半点必然关系吗？

没有。一个干了二十年的人，未必比一个干了两年的人做得更好。工龄长，不代表产出高。可工龄制偏偏要把待遇和年头绑在一起——这就奇怪了。它奖励的，不是你干得好，而是你待得久。

为什么资本主义要设计这么个东西？

因为它要把你拴住。

培养一个熟练的人，是有成本的。一个员工刚来什么都不会，公司花时间花钱把他教会，正想用他，他要是拍拍屁股走了，公司的投入就打了水漂。所以公司需要一根绳子，把好不容易养熟的人拴在原地，别让他乱跑。

工龄制，就是这根绳子。它的精妙之处在于，它不是锁链，而是胡萝卜。它不强迫你留下——它不能强迫，因为资本主义嘴上是讲"自由"的，它不能明着不让你辞职。于是它换了个办法：它在你面前吊一根胡萝卜，告诉你"再干几年，工资就涨了，福利就满了"，让你舍不得走。你一旦想走，就得算一笔账：我这些年攒下的工龄、眼看到手的福利，一走就全清零了，到了新地方又得从头开始熬。这笔"沉没成本"一算，很多人就把辞职的念头咽回去了。

你看出这其中的虚伪了吗？资本主义一边高声宣称自己尊重每个人择业的自由，一边又用工龄制这根胡萝卜，悄悄地、不动声色地，把人按在原地。它不

锁你的身，它锁你的心——让你"自愿"地不敢走。说是自由流动，实则处处是无形的栅栏。

而在本源币系统里，这根胡萝卜，连同它背后整套逻辑，从根上就不存在。

因为报酬只看一件事：你这次的任务，干得怎么样、产出了多少。它和你"在哪儿待了多久"毫无关系——本来就没有"一个地方"让你长久地待，你只是不断地接不同的任务。你今天在这个领域接活，明天想去另一个完全不相干的领域，没有任何"工龄"会因此清零，因为压根就没有工龄这回事。你不会因为"舍不得攒下的年头"而被困在一份早已厌倦的活计里。

转身的成本，被降到了零。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流动——不是嘴上说你有辞职的权利，而是让你转身的时候，背后没有任何一根无形的绳子拽着你。

6.5 第一次，人可以真正地流动

现在，把前面三节放到一起看，一幅新的图景就完整了。

职业身份消解了——你不再被焊死成"一个医生""一个程序员"，你只是在不同时候做不同的事。失业失去了意义——任务之间的空档不再是灾难，只是一段从容的间隔。工龄的绳子也断了——你转身去做别的，背后再没有沉没成本拽着你。

这三件事加起来，是一个现代人几乎从未真正拥有过的东西：流动的自由。

我说的不是今天那种"你有权利辞职"的名义自由——那种自由是带着镣铐的，你辞职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要赌上下一份工作的不确定，要清零你熬出来的一切。我说的是真正的自由：今天你在做一件事，你忽然对另一件事产生了热情，你可以就去做，几乎没有成本。年轻时你想多尝试几个方向，可以；中年了你想彻底换一条路，可以；你想停下来用一年时间学一门全新的手艺，也可以。

在这样的世界里，"终身学习"这个词，也会变味——变好的那种味。

今天我们讲终身学习，背后总带着一丝焦虑：你得不停地学，不然就会被淘汰、就会失业、就会被时代抛下。学习成了一种生存焦虑驱动的、不得不做的事。但在本源币系统里，学习不再是为了"不被淘汰"——因为根本没有那个悬在头顶的"失业"在逼你。学习回归了它最本真的样子：你想做一件新的事，所以你去学会它。是热情，不是恐惧，在驱动你。

一个人的一生，因此可以不再是"选定一条轨道、然后在上面跑到退休"，而是可以像水一样，自由地流向他真正想去的地方。哪里有他真正想做的事，他就流向哪里。人，第一次可以不被自己谋生的方式所定义、所囚禁。

说到这里，我想请出一个人。不是来给我们站台的，而是因为，这幅图景，他在一百八十年前就望见过。

那个人是马克思。早在一八四五年，他就描绘过这样一种生活：在那样的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一个人可以"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你看，这几乎就是我们这一章一直在说的事——人不被某一种活计焊死成身份，可以自由地在不同的事情之间流动。一个人最深的自由，长什么样，马克思看得清清楚楚。

但马克思只望见了彼岸，没找到渡过去的船。他开出的药方——废除私有制、由社会统一计划整个生产——后来被历史一次次证明，非但渡不过去，反而把人带向了更深的不自由。他看对了人该去的地方，却指错了去那里的路。

这恰恰是本源币和他分道扬镳、却又遥遥呼应的地方。我们想去的，是同一个彼岸——那个人不被职业囚禁、可以随兴趣自由流动的世界。但我们渡过去的方式，和他截然相反：不是取消市场、由谁来统一计划，而是把市场里那个叫"资本"的东西抽掉，让千千万万个为自己打算的人，在自由的任务流动中，自然而然地抵达。他想用计划通向自由，结果通向了束缚；我们用一套不再为利润而转的市场，让自由自己长出来。

同一片彼岸，两条截然不同的船。这本书后面还会反复回到这个分别——我们借马克思那双看穿旧世界的眼睛，却坚决不上他那条沉没了的船。

6.6 我们只是搬走了那块挡路的石头

回头看这一整章，我们其实没有发明任何新东西。

我们没有设计一套新的就业制度，没有创造什么新的劳动机制。我们只是把第四章那个任务市场、第三章那个天赋透支权，老老实实地作用到"人的劳动"上，然后静静地看着会发生什么。

而发生的事情是：那个压了现代人一百年的"失业"幽灵，自己消散了。职业对人的囚禁松开了，工龄的绳索断了，流动的自由回来了。我们没有去和"失业"这个问题正面搏斗——我们只是搬走了它脚下那块石头（"必须依附一个固定职业才能活"的假设），于是它自己就失去了立足之地。

这又是本源币系统那个反复出现的特征：它很少正面去"解决"一个问题。它只是把地基换掉，然后那个长在旧地基上的问题，自己就没了根。失业如此，上一章的环境如此，你在后面还会一次次看到这件事。

但劳动，毕竟还是离每个人最近、最"私人"的领域。接下来，我们要把这套逻辑，推向一个硬得多的地方——那些自古以来就被认为"绝对不能交给市场"的领域：教育、医疗、那些关乎所有人、却又最怕被金钱玷污的公共服务。如果连它们，这套机制都能稳稳接住，那这套理论的分量，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是下一章的事。

第七章　公共服务：连最不该交给市场的，也能交给市场

7.0 一条几乎没人敢碰的铁律

现代社会有一条铁律，几乎没人敢碰。

这条铁律是：有些东西，绝对不能交给市场。

哪些东西？医疗，教育，自来水，基础道路——这些关乎所有人基本生存和尊严的东西。我们对它们有一种近乎本能的警惕：千万不能让它们变成生意。

为什么警惕？因为我们见过太多反面教材。医疗一旦彻底市场化，会发生什么？看病变成天价，一场大病拖垮一个家庭，没钱的人只能在急诊室门口等死。教育一旦彻底市场化呢？最好的学校挤满了富人的孩子，穷人家的孩子从起跑线就被甩下，阶层从此世袭。

正因为见过这些，我们形成了一条根深蒂固的共识：在这些领域，市场是危险的、冷酷的、嫌贫爱富的。所以哪怕政府办得再低效、再僵化、再浪费，我们也宁可把这些东西交给政府，也不敢交给市场。低效，我们忍了；不公，我们不敢冒险。

这一章，我要挑战的就是这条铁律。

我要说的是：医疗、教育这些东西"不能交给市场"，这个判断，从一开始就搞错了对象。我们以为我们怕的是"市场"，其实我们真正怕的，是另一个藏在市场背后的东西。一旦看清那个东西是什么，你会发现——在本源币系统里，这些最不该交给市场的领域，恰恰可以放心地交给市场，而且会比交给政府做得更好、更公平。

但在那之前，我们得先老老实实承认：这个死结，是真的难。

7.1 一个困了人类几百年的死结

公共服务的难，难在它把你逼进一个看似无解的两难。

你只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交给政府。好处很明显——政府不以赚钱为目的，所以它至少愿意覆盖到穷人，愿意把医院修到偏远的乡村，愿意让每个孩子都有学上。这叫"可及性"，是公立模式的命根子。

但代价也很沉重。政府办事，没有竞争的压力，没有盈亏的紧迫，于是低效、僵化、浪费几乎是必然的。更要命的是钱从哪来——政府办公共服务的钱，来自税收。可税收永远追不上需求的增长，于是几乎所有国家的公共财政，都陷在常年的赤字里，靠借债维持，债越滚越大。低效加上财政黑洞，是公立模式甩不掉的两块石头。

那换第二个选择：交给市场。市场有竞争、有盈亏压力，所以高效、灵活、不浪费，这是它的长处。

可你立刻撞上那个我们最怕的东西：市场要赚钱。要赚钱，它就只服务付得起钱的人。于是医疗变贵，教育变贵，穷人被一道无形的价格之墙挡在门外。市场越是高效地追逐利润，就越是高效地把穷人甩开。

你看这个两难有多死。交给政府，公平但低效、还烧钱；交给市场，高效但不公、还排斥穷人。一边是"穷人有份但大家都将就"，一边是"东西很好但穷人没份"。

几百年了，人类就在这两条路之间来回横跳。今天嫌政府低效，喊"市场化改革"；明天受不了市场的冷酷，又喊"重归公益"。改来改去，始终跳不出这两个选项。无数顶尖的经济学家为它绞尽脑汁，给公共服务起了各种名字——准公共品、俱乐部品、公共池资源——本质上都是在这两难的夹缝里，找一个不那么糟的折中。

折中，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两边的好处你都只能要一半，两边的坏处你也都得担一半。从来没有人能真正同时拥有"市场的高效"和"公平的普惠"。所有人都默认，这两样东西，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这个"不可兼得"，就是那个困了人类几百年的死结。

现在，我们来解开它。而解开它的第一步，是问一个几百年来几乎没人认真问过的问题。

7.2 我们怕的，从来不是市场

这个问题是：

市场化，为什么一定会导致不公？

我们都把它当成天经地义——市场化嘛，当然会嫌贫爱富，当然会把穷人甩开。可你有没有停下来想过：这中间的因果，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市场这个东西本身，凭什么必然导致穷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学？

我们把它往根上刨一层。

一家私立医院，为什么把价格定得那么高，高到普通人不敢生病？是因为治病这件事本身，成本真的那么高吗？

不全是。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这家医院背后站着资本，而资本投钱进来，是要赚回利润的。它要赚回比投入更多的钱。于是药价里、手术费里、床位费里，都被层层加上了一道又一道利润。你为一场病付的钱，远远超过了治这场病的真实成本——多出来的部分，是资本的利润。资本甚至最喜欢你得急病、重病，因为那时候你最没有议价能力，最愿意倾家荡产，它最能从你的恐惧里榨出利润。

教育也一样。一所私立名校学费高昂，把穷人挡在门外，根子也不在"教育用了市场"，而在于办学的资本要盈利——它当然优先招收付得起高学费的富人，因为穷人不是它的好客户。

你发现了吗？让公共服务变得冷酷、变得嫌贫爱富的，从来不是"市场"这个东西本身。是市场里那个追逐利润的资本。

是资本，要从你的病痛里抽利润，才让医疗变得天价。是资本，要挑付得起钱的客户，才让教育排斥穷人。市场只是资本作恶的舞台，资本才是那个真正冷酷的演员。我们这几百年，一直在骂这个舞台，却放过了台上的演员。

一旦看清这一点，那个困了几百年的死结，突然就有了一个谁也没想到的解法。

因为你还记得第四章那个最关键的结论吗——本源币的市场，是一个去资本化的市场。

它保留了市场所有的好处：竞价、按结果计费、高效、灵活、资源精准配置。但它从市场里，把"资本逐利"那个引擎，整个抽掉了。在这个市场里，没有资本要从你身上赚取利润，价格只能反映真实成本，谁也没法靠垄断你的需求来牟利——这就是第四章说的"完全垄断下的完全竞争"。

那么现在，重新问一遍那个问题：在这样一个去掉了资本的市场里，市场化还会导致不公吗？

不会了。因为造成不公的那个东西——资本逐利——已经不在了。

魔咒的前提消失了，魔咒自然就破了。我们一直以为"市场"和"公平"势不两立，

其实势不两立的，是"资本"和"公平"。把资本拿掉，市场和公平，第一次可以握手言和。

接下来，我们就具体看看，这意味着什么。

7.3 看病，回到它本来的价钱

我们先看医疗。

在本源币系统里，看病是怎么回事？它和别的任何事一样，是一个任务。你需要治疗，这是一个真实的需求；治疗你，是一项需要由医生、护士、设备来完成的任务。

这个任务的价格，由任务市场按它的真实成本来定——医生的劳动、药品的成本、设备的损耗，加起来是多少，价格就是多少。回本，而不是盈利。这是第四章那条铁律在医疗上的体现。

这中间，少了什么？少了那一层又一层的资本利润。没有医药资本要靠抬高药价赚钱，没有医院集团要靠你的病情榨利，没有谁能因为你急着活命就趁火打劫——因为在这个系统里，根本不存在"趁火打劫能赚到的利润"这回事。趁火打劫的全部意义，就是多赚钱；当多赚的钱无处可去（账要平、要归零），打劫就失去了动机。

于是医疗的价格，回到了它本来该有的样子：治这场病的真实成本，不多一分。一场在旧世界可能让你倾家荡产的大病，在这里，就是一个明码标价的、反映真实成本的任务而已。

可你也许会问：就算价格回到真实成本，那对一个穷人、一个还没开始工作的年轻人，真实成本他也付不起啊？

这就要请出第三章的天赋透支权了。一个人哪怕账户为零、为负，也有权获得治疗——他用天赋透支权支付，向自己的未来预支这笔医疗费，等他康复、工作、创造价值之后再归还。没有人会因为"现在没钱"而被挡在治疗之外。生病的时候，你需要的是医生，不是先掏钱包——这件听起来理所当然、却在今天无数地方做不到的事，在这里是默认的。

医疗第一次同时做到了两件过去以为不可兼得的事：它是市场化的，所以高效、不浪费、资源精准；它又是人人可及的，因为去掉了资本的盘剥、有天赋透支权的兜底。高效和公平，在医疗上，第一次同时成立。

7.4 上学，不再看你爹妈是谁

教育是同样的故事，但它有一个更动人的地方。

在本源币系统里，教育也是一个个任务——老师授课是任务，办一所学校是组织起来的一系列任务。它的价格，同样反映真实成本，而不是资本溢价。没有教育资本要靠学费赚钱，所以不会有"天价学区房""天价名校"这种纯粹由资本炒作堆起来的东西。

但教育真正的革命，不在价格，在于一个孩子能不能受到好的教育，从此和他爹妈有多少钱，彻底脱钩了。

今天的世界，一个孩子的教育，是他父母的财力买的。父母有钱，他上最好的学校、请最好的家教；父母没钱，他从一开始就输在了一条自己无法选择的起跑线上。教育，本该是打破阶层的阶梯，却因为要靠家庭财力来买，反而成了固化阶层的工具——龙生龙，凤生凤，因为龙有钱给小龙买教育。

本源币系统从根上切断了这条链。

一个孩子受教育的花费，不需要他父母来出。他用自己的天赋透支权来支付——这是第三章给每一个人的、与生俱来的权利。他向自己的未来预支求学的成本，等他长大成才、开始创造价值，再慢慢归还。也就是说，每一个孩子，无论生在什么家庭，都自带一笔受教育的权利。 他的起跑线，不再由他父母的银行账户决定，而是对所有孩子绝对相同。

你品一品这件事的分量。穷人家的孩子，不必再因为家里没钱而辍学、而被迫早早去打工、而眼睁睁看着天赋被埋没。他和富人家的孩子，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凭自己的努力和热爱去学习。教育终于回到了它最该有的样子：不是富人传承财富的私器，而是每一个人凭生命本身就该享有的、向上生长的权利。

阶层世袭那道最坚固的闸门——教育的不平等——就这样，被一个简单的设计，悄悄打开了。

7.5 财政赤字：一个找不到地方存在的难题

讲完医疗和教育，还有公共服务那块最沉的石头要搬：财政赤字。

你大概在新闻里无数次听过这个词。某国政府债台高筑，某地财政入不敷出，公共服务因为没钱而缩水。财政赤字，是悬在几乎每一个现代政府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它从哪来的？根子在一种我们习以为常的模式：先征税，后服务。政府想给你提供公共服务，它得先有钱；钱从哪来？从向大家征的税里来。它先把税收上来，装进国库，再用这笔预算去办医院、修路、办学校。

这个模式有一个天生的窟窿：需求是无限增长的，税收却总是有限的、滞后

的。要服务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好，要花的钱节节攀升，可税基就那么大，收上来的税总是不够花。不够怎么办？借债。于是赤字越积越多，债务越滚越大，最后拖垮整个国家财政。这个窟窿，是"先征税、后服务"这个模式自带的，补不上。

那本源币系统里，财政赤字是怎么解决的？

答案有点出人意料：它不需要被解决，因为它根本不存在。

你回想一下，在本源币系统里，公共服务是怎么提供的？它和别的任何生产一样：有真实的需求（人们需要医疗、教育、道路），守门人核算这笔账能不能平，能平就放行，然后通过任务市场把它生产出来，由使用它的人通过本源币来偿付。

在这整个过程里，你找得到"政府征税"这个环节吗？找不到。你找得到"政府预算"这个东西吗？也找不到。公共服务的钱，不来自一个需要先把税收上来、再分配下去的国库。它和经济中所有别的生产共用同一套逻辑：需求驱动、守门放行、使用偿付、最终归零。

既然没有"政府先征税、再用预算办服务"这回事，那么"预算不够、入不敷出"这个困境，就失去了它赖以存在的土壤。财政赤字这个概念，需要"政府预算"这个载体才能成立；当载体本身不存在了，这个概念也就无处安放。

这又是本源币那个一以贯之的特征：它不去正面解决一个老问题，它只是换掉了那个老问题赖以存在的地基，于是问题自己就蒸发了。财政赤字不是被填平的，是被釜底抽薪、连同它的成因一起消失的。

7.6 第三条路

让我们回到开头那个困了人类几百年的死结。

公立的低效，还是私立的不公？政府的可及，还是市场的高效？几百年来，我们以为天底下只有这两条路，只能在两害之间选一个相对轻的，在两利之间舍一个心疼的。所有的争论、所有的改革，都是在这两条路之间反复横跳。

本源币给出了第三条路。

这第三条路，是一个去资本化的市场。它有市场的全部好处——竞价带来的高效，按结果计费带来的精准，灵活，不浪费；它却没有市场那个我们最怕的坏处——因为抽掉了资本逐利，它不会嫌贫爱富，不会把穷人挡在门外，不会从你的病痛和孩子的前途里榨取利润。

于是那两样几百年来被认定"不可兼得"的东西——市场的效率，和普遍的公平——在这第三条路上，第一次同时拥有了。我们不必再忍受政府的低效来换取

公平，也不必再牺牲穷人的尊严来换取效率。鱼和熊掌，原来可以兼得，只要你先把"资本"这根卡在喉咙里的刺，取出来。

而这一章最大的收获，其实是一个认知上的翻转。

我们一直以为，医疗、教育这些东西"不能交给市场"。走到这里你会明白，这个判断从一开始就指错了对象。它们不能交给的，从来不是"市场"，而是"被资本驱动的市场"。一旦市场被去资本化，那条"绝对不能交给市场"的铁律，连同它背后所有的恐惧，就都失效了。最不该交给市场的领域，恰恰可以放心地、甚至更好地，交给一个没有了资本的市场。

我们已经看到，这套逻辑能重新定义劳动，能接住医疗和教育，能让财政赤字凭空消失。一个去资本化的市场，正一步步把那些"绝不能交给市场"的领域，一个接一个地接了过来。

那么，它的边界在哪里？

到目前为止，我们谈的都还是"身外之物"——你的工作，你看的病，你上的学。但有一件事，比这一切都更私密、更切身，私密到我们几乎从不把它和"经济"两个字放在一起：生育。要不要一个孩子，生几个，养育的重担由谁来扛，一个社会的人口是太多还是太少——这些最关乎生命本身的事，长久以来要么被当成纯粹的私事，要么被政府用强硬的行政命令粗暴地干预。

如果连"看病""上学"都能在去资本化的市场里找到更好的安排，那么"生育"这件最私密、也最让无数家庭和国家头疼的事，这套逻辑又能不能、该不该去触碰？

这是一个更敏感、也更需要小心的领域。那是下一章的事。

第八章　人口：调节总量，不规定任何人

8.0 一个两头烧的难题

人口这件事，今天的世界正在两头烧。

一头是太少。日本、韩国、欧洲许多国家，生育率断崖式下跌。韩国的生育率甚至跌破了一——平均一对夫妇连一个孩子都生不到。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整个社会像一座头重脚轻的金字塔，劳动力萎缩，养老体系不堪重负，经济活力一年年流失。

可另一头，人类也曾长久地恐惧过相反的方向——人太多。资源不够分，环境扛不住，于是历史上有过各种强硬的限制生育的政策。

你看，这是一个真问题，而且是个两难的真问题：人口太少不行，太多也不行。它需要被调节——这一点，我们不必回避。今天世界各国政府，其实都在用国家的力量调节人口：一边发着生育补贴想把生育率催上去，一边某些时候又用行政手段把它压下来。

承认人口需要调节，不是什么禁忌。真正的问题在于：用什么办法调节？

现有的办法，几乎都栽在同一个地方——它们要么不管用，要么，是踩着个体的自由去管用的。

发补贴催生，发了又发，效果寥寥，因为那点补贴远远填不平养育的重负，财政一紧，政策立刻失效。而强硬的限制手段，更是直接践踏了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尤其是女性的权利，因为承担生育的身体，是女性的。无论是催是限，最终都落在女性的身体上。这是所有人口政策最不正义、也最让人不安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问的是：有没有一种办法，能调节人口的总量，却完全不去规定任何一个具体的人？能让社会的人口落在它需要的水平，却从不对任何一个女性的身体发号施令？

有。但在讲它之前，我必须先帮你把一笔糊了几百年的账，拆成两笔。

8.1 生孩子，和养孩子，是两笔账

我们平时说"现在养个孩子成本太高了"，这句话里，其实糊着两件完全不同的事。

第一件，是生育本身——怀胎十月、分娩，把一个新生命带到世界上这件事。

第二件，是养育——孩子出生之后，看病、上学、吃穿用度，一路把他拉扯长大。

在今天的世界，这两件事是焊在一起的，因为它们都压在父母身上。你生了孩子，就得自己掏钱养他到十八岁、二十几岁，一笔天文数字的开销。正是这第二件事——养育的重负——压垮了无数人的生育意愿。"不是不想生，是养不起。"

但你还记得第七章吗？在本源币系统里，第二件事，根本不归父母了。

一个孩子，从出生起，就有他自己的天赋透支权。他看病的钱、上学的钱、成长的花销，是他自己的账——他向自己的未来预支，等他长大成人、开始创造价值，再由他自己归还。这笔账，不挂在父母名下。第七章我们已经说过，教育和一个人的家庭财力彻底脱钩了；在这里，养育一个孩子的全部开销，也和他的父母脱了钩。

这件事的分量，请你掂一掂。它意味着，那个压垮现代人生育意愿的庞然大物——"我养不起"——在本源币系统里，根本不存在。没有人会因为"养不起"而不敢生，因为养孩子的钱，从来不需要父母来出。

所以，当这一章往下谈"生育"的时候，请你把"养孩子"那笔账，彻底放到一边。它不在这一章，它是孩子自己的事。

这一章谈的，只有第一件事：生育，这一件具体的事，本身。它的账，该怎么算。

8.2 生育，是一项全社会的任务

那么，单看生育这一件事本身——它该由谁来承担它的代价？

今天的答案是：谁生，谁担。生育的辛劳、风险、对身体和事业的影响，全部由生育者个人（说到底，主要是女性）独自扛下。可这件事的受益者是谁呢？是整个社会。一个新生命，将来会成为这个社会的劳动者、创造者，会接续起

这个文明的香火。生育的好处，由全社会共享；生育的代价，却由个人独担。

这是一笔极不公平的账。它把一件利在全社会的事，做成了一件苦由个人扛的事。难怪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不生——当承担的全是代价、收获的却归大家，理性的个体当然会退缩。今天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崩塌，根子就在这笔不公平的账上。

本源币系统对这件事的重新定义，简单却有力：生育，是一项面向全社会的任务。

它和这本书里讲过的任何任务，是同一类东西。一个新成员的到来，是整个社会的需要；那么承担这项任务的人，就该像承担任何一项社会任务一样，从社会那里获得相应的回报。代价不该由她一个人扛，因为受益的是所有人。

把生育看作一项全社会的任务，而不是个人的私事负担——这一步转变，就把那笔不公平的账，重新摆正了。承担者的付出，第一次被整个社会看见、并给予回报。

但这就引出了那个最关键的问题：这项任务的回报，该是多少？谁来定？

8.3 一个会自己校准的价：瞄准 2.1

要回答"生育这项任务值多少回报"，我们先得知道，社会到底需要多少新生命。

这里有一个公认的数字，叫更替水平生育率，它的值是 2.1。

意思是说，平均每位女性生育大约 2.1 个孩子，一个社会的人口规模就能长期保持稳定——上一代离去，下一代等量补上，总人口不增不减，年龄结构是健康的、匀称的，像一个稳稳的长方形，而不是日本韩国那样头轻脚重、随时会倾覆的倒三角。（那多出的零点一，是为了补上极少数未及生育就离世的情况。）

有了这个锚点，社会就可以主动地设定自己的人口目标：想让人口稳定，就把目标定在 2.1；想让人口缓缓减少（比如资源压力很大时），就定得比 2.1 低一点，2.0 或更少；想让人口适度增长，就定得高一点。这个目标，由社会根据它真实的、长远的需要来设定，而且可以平缓地微调——不必像今天这样，在"拼命催生"和"无人问津"之间剧烈摇摆。

这里要说清楚一点，因为它常被误解：2.1 说的是一名女性一生平均生育的孩子数，而不是某一年的数字。把这个"一生"的目标，结合社会当前的人口结构——有多少适龄的人、他们分布在哪些年龄——就能推算出一个落到当下的目标：今年，这个社会大约需要多少个新生命，才能让人口走在它设定的轨道上。这个推算，是成熟的人口统计早就会做的事，并不神秘。我们把这个"今年

需要的新生命数"，叫做 M。

现在，关键的机制来了。

有生育意愿的人，就生育这件事，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这个意愿可以是正的，也可以是负的。有人非常想要孩子，哪怕回报不高也愿意承担；有人则需要相当的回报，才愿意为这件事付出身体和时间。系统把所有这些真实的意愿汇集起来，让它们和那个社会目标 M 相互出清。

出清的结果，自然就定出了"生育这项任务"此刻的回报——而且，这个回报会随着社会的需要，自己校准方向：

当社会缺人——愿意生的人凑不够目标 M——要吸引足够的人来承担这项稀缺而急需的任务，出清的结果就是一个正的回报，而且越缺，回报越高。承担生育的人，会从社会得到实实在在的报偿。这自然就鼓励了生育。

当社会人要太多——想生的远远超过了目标 M——为了把总量收回到 M，出清的结果就会反过来：承担这项任务，需要付出一份代价。这自然就给生育踩了刹车。

你看它有多像一个恒温器。你设定一个温度（目标生育率），它就自动地、平缓地，把房间的实际温度（实际生育水平）拉向你设定的那个值。冷了就加热，热了就降温，全程自动，不需要谁守在旁边手忙脚乱地调。

而这，恰恰是日本、韩国这些国家最缺的东西。它们的生育率之所以会一路自由落体、跌破一，正是因为没有这样一个会自动校准的机制——生育率往下掉，社会却没有一只手能稳稳地、有力地把它拉回来。补贴？发了又发，杯水车薪，财政一紧就停。而本源币这套机制是内生的、自动的、始终瞄准目标的：它不靠政府从牙缝里挤补贴，它让承担生育的人，直接从这套体系里，得到与这项社会贡献相称的真实回报。生育率要崩到一以下，在这套机制里，是不会发生的——因为越往下掉，回报就越高，把它牢牢托住。

8.4 一个你一定会问的问题：这公平吗？

讲到"出清""回报""付出代价"，你心里大概已经升起一个警惕，甚至有点不安：

这听起来，是不是在拿钱买卖生育？是不是有钱人就能多生，没钱人就被价格挤出去？这岂不是最可怕的不公——让生育变成一件由财富决定的事？

我要非常郑重地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它太重要了。答案是：不会。而且不会的理由，深深扎在这本书前面所有章节的地基里。

请你回到第三章。在本源币系统里，没有富人，也没有穷人。

财富不能被无限积累，不能被继承，每个人一生归零，每个人手里那份天赋透支权完全相同。这个系统从根上铲除了贫富分化的土壤。所以，这里根本不存在一个"有钱人"群体，能靠财富的优势，在生育这件事上碾压另一个"没钱人"群体——因为这两个群体，压根就不存在。

那个让我们对"生育出清"感到恐惧的画面——富人挥舞着钞票买下生育的权利，穷人被迫卖掉自己生育的机会——它的全部前提，是贫富悬殊。而这个前提，在本源币系统里已经被消灭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对旧世界的那个恐惧，在新世界里，失去了它能附着的身体。

那么，当出清不再沿着财富分层，它到底在按什么分配？

按意愿。

出清的价，对每一个人都是同一个价，就像市场上同一件商品对所有人标着同样的价签。在这个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价格面前，谁会站出来承担生育这项任务？是那些意愿最强烈的人。一个发自内心渴望孩子的人，在社会缺人、回报为正的时候，会欣然承担；一个本就不愿生育的人，则可以坦然走开。这套机制，不是把生育"卖"给出价高的人，而是把这项社会任务，精准地匹配给那些最愿意承担它的人。

这难道不正是对生育意愿最大的尊重吗？它没有强迫任何不想生的人去生，也没有阻拦任何渴望孩子的人如愿。它只是诚实地让真实的意愿浮现出来，然后让最想做这件事的人，去做这件事。

而这，也正是为什么必须用"出清"这个机制，而不能用一个谁拍脑袋定出来的固定回报。因为社会里千千万万人真实的生育意愿，分散在每一个人心里，没有任何一个中央机构能准确地知道、算得清。出清，是让这些分散的意愿自己相遇、自己定价——这和我们在第三章讲过的"价值靠市场发现，而非靠计算"，是同一个道理。生育这项任务的回报，也只能被发现，不能被计算。

8.5 管的是总量，放开的是每一个人

现在，我们可以说出这套机制最核心、也最容易被误解的那一点了。

它调节的，自始至终只是总量。它从不规定任何一个具体的人。

你想生十个孩子？完全可以，那是你的自由。在社会缺人、回报为正的年头，你生十个，就得到十份回报；在人口过剩的年头，你依然可以生十个，只是要为此付出十份代价。但无论哪种情况，没有人能拦着你。系统不会对你说"你不许生那么多"。

你一个都不想生？也完全可以，那同样是你的自由。你不会因此受到任何惩罚，系统不会对你说"你必须生"。

系统对你生还是不生、生几个，没有任何道德上的评判，也没有任何数量上的规定。它在意的，只有一件事：整个社会今年的新生命总数，有没有落在它需要的那个水平 M 上。至于这 M 个新生命，由哪些人、以怎样的意愿来承担，那是千千万万个自由选择自己出清的结果，绝不是从上而下分派给谁的指标。

这就是"管总量，放个体"。它的精神，其实你在这本书里已经见过很多次了。

还记得第三章那个画面吗——亿万条生命的账户曲线，每一条都自由地起伏，没有谁在中央指挥，但所有曲线叠加起来，整个系统的总额却恒定地守恒为零。人口这件事，是同一个道理的又一次显现：每一个人的生育选择都是完全自由的，但所有这些自由选择，通过出清这只看不见的手，叠加成了一个社会需要的、稳定的总量。

个体的绝对自由，和总量的精准调节，在这里第一次握手言和。过去我们以为，要管住人口，就必须管住人——给每个人下指标，盯着每个人的选择。本源币告诉我们：不必。你只需要校准一个全社会的目标，然后让自由的意愿去出清它。那只手，从来不必伸到任何一个人的身上。

8.6 为什么这是对女性最深的尊重

最后，我要专门讲一件这套设计里最重要、也最动人的事。

它和女性有关。

我们从一开始就说过：生育这件事，身体的承担者是女性。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历史上几乎所有的人口政策——无论是催生还是限生——最终都落在女性的身体上。催生的年代，女性被催促、被规训"该生了"；限生的年代，女性的身体被强行干预。无论政策的方向是哪一边，被指挥的，总是女性的身体。这是人口治理史上最深的一道伤口。

而本源币这套机制，因为它从不在个体层面规定任何东西，所以它从不对任何一个女性的身体下达任何命令。

它不会告诉任何一个女性"你该生孩子了"，也不会告诉任何一个女性"你不能生"。它没有指标可以压在谁身上，没有配额可以分给谁。它做的全部事情，只是让"生育"这项社会任务，有一个随社会需要而浮动的、公开的、对所有人相同的回报。而面对这个回报，要不要生、什么时候生、生几个，永远、完全、彻底，是女性自己的决定。

请你体会这件事的分量。这是人类第一次，找到一种既能调节人口、又完全不必碰任何一个女性身体的办法。它把调控的着力点，从"女性的身体"，彻底挪到了"一项社会任务的回报"上。社会的人口需求，通过这个回报来表达；而女性的身体自主，丝毫不受侵犯。

过去我们总以为，社会的人口目标和女性的身体自主，是一对必须牺牲一方的冤家——要调控人口，就难免要干预女性的生育。本源币第一次让这两者，彻底地、干净地分开了。社会可以追求它的人口目标，而每一个女性，依然是自己身体唯一的主人。

这，或许是这一章最该被记住的一句话：调节总量，而不规定任何人——尤其，不规定任何一个女性的身体。

8.7 又一次，我们没有去管那个问题

回头看这一整章，本源币又一次做了那件它最擅长的事。

人口，这个让无数国家头疼、让无数政策失灵、让女性身体反复被干预的难题，我们并没有去"管"它。我们没有设立一个人口管理局，没有给任何人下生育指标，没有发明任何强制或惩罚。

我们只是把"生育"重新理解为一项全社会的任务，让承担它的人得到回报；再设定一个瞄准 2.1 的社会目标，让分散的生育意愿去出清它。然后，那个两头烧的难题——既怕太多、又怕太少——就自己平息了。社会的总量被稳稳地调节着，而每一个人的自由，丝毫无损。

这又是那个一以贯之的特征：它不和问题正面搏斗，它只是改变问题所在的层级。把人口问题，从"管住每一个人"的层级，挪到"校准一个总量目标"的层级——一挪，那个困扰了人类几百年的两难，就失去了它的战场。

到这里，我们已经走过了生态、劳动、公共服务、人口。这套逻辑，一次次把那些看似最棘手的领域，轻轻接住。你或许已经开始相信它了。但你心里，可能也一直悬着一个更基础的疑问，一个我们前面反复提到"系统"、"守门人"、"出清"，却始终没有正面回答的疑问：

这一切，技术上到底怎么实现？那个无所不记的账本，那个为所有人守门、为所有意愿出清的系统，会不会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庞然大物？它会不会，变成一个监视着每一个人的"老大哥"？

那是下一章，我们必须诚实面对的问题。

第九章　架构：它是账本，不是监控

9.0 先把那个最可怕的念头摆上桌

我们不绕弯子，直接说出那个一直悬在你心里、越来越重的念头：

这套系统，要记录每一个人的每一笔账。那它岂不是知道所有人的一切？它会不会是一台完美的监控机器，一个真正的"老大哥"——看得见你的每一笔花销，掌握着你的全部生活，随时可以用这些信息来拿捏你？

这是一个好问题。而且是这本书里，我最不敢回避、也最必须答好的一个问题。

因为前面八章，我向你描绘了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失业、没有贫富分化、连环境和人口都能温和接住的世界。但如果支撑这一切的，是一个无所不知的监控系统，那这个世界就不是乌托邦，而是反乌托邦——一个用美好福利换走你全部自由的牢笼。那样的话，前面所有的好，都不值一文。

所以这一章，我不讲别的，只拆这一个恐惧。我会一层一层地告诉你，为什么这套系统，记录一切，却不是监控；为什么它知道每一笔账，却没有拿捏任何人的权力。

我们从最容易被混为一谈的两个词开始。

9.1 "记账"和"监控"，是两回事

请你先想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你的银行。

你的银行，记录着你的每一笔转账、每一次消费、每一回取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知道"你大量的经济活动。可是，我们会说银行在"监控"你吗？我们会因为银行记着我们的账，就觉得自己活在一个监狱里吗？

不会。为什么？

因为"记录一笔交易"和"监控一个人"，是两件本质完全不同的事。

监控是什么？监控是盯着你这个人——你今天去了哪里，见了谁，说了什么话，有什么想法，信什么、爱什么、怕什么。监控要的，是你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行为细节。而且，监控的目的，是为了控制你——用掌握的这些细节，来威胁你、引导你、惩罚你。

记账是什么？记账只关心一件事：价值的流动。谁的账户增加了多少，谁的账户减少了多少。它记下的是数字的增减，不是你生活的剧情。

本源币那个账本，做的是后者，而且只是后者。它记录一笔本源币从一个账户流到另一个账户，但它不关心、也不记录你用这笔钱去做了什么——你是买了书还是买了酒，你是去了教堂还是去了酒吧，你见了谁、说了什么、想了什么。这些构成"监控"的核心要素——你的物理行踪、你的言论、你的思想——根本不在这个账本的记录范围里。

账本看见的，是价值的流动；监控想看的，是你的人生。这两者之间，隔着一条天堑。

把"记账"错当成"监控"，是这个恐惧的第一个来源。现在，我们把它们分开了。但你可能还有一个更深的不安：就算它只记数字，可它把所有人的数字都集中在一个地方记，这个"中心"本身，难道不危险吗？

9.2 是的，它是"中心化记账"——但别急着害怕

我得对你坦诚：这套系统的账本，确实是中心化的。

它不是那种像比特币一样、账本由全世界成千上万台电脑各记一份的"去中心化"模式。它是一个统一的、中心化的记账系统。

为什么不用那个听起来更"无政府"、更安全的去中心化账本？因为一个很现实的工程原因：纯粹的去中心化账本，要让全世界每台机器都同步记下每一笔账，能耗惊人、速度缓慢、扩展困难。让它去支撑全球几十亿人每时每刻的高频交易，它根本扛不住。这不是理念问题，是物理现实。

所以，记账必须中心化。我不回避这一点。

但请你注意，真正的关键来了——账本的中心化，不等于权力的中心化。

"中心化记账"只意味着一件事：有一本统一的、所有人都认的、不可篡改的总账。它不意味着有一个"老大哥"坐在这本账后面，能为所欲为。一本账统一记，和一个人靠这本账掌权，是两码事。

要看清这一点，我们必须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在一个货币系统里，真正的权力，到底藏在哪里？

9.3 真正的权力，在"发行"，而本源币没有发行

旧世界里，货币系统真正可怕的权力，不在"记账"，在"发行"。

想想央行。央行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权力？不是因为它记账记得好，而是因为它能发行货币——它能凭空印出钱来。它印多少、什么时候印、印出来先给谁，这套权力，能让一部分人凭空获得购买力，能稀释所有人手里钱的价值（这就是通胀），能决定整个经济的冷热。谁掌握了发行权，谁就掌握了所有人。这才是货币世界里权力的真正源头。

现在，请你回到第三章。

在本源币系统里，没有任何一个中心能"发行"货币。

每一分本源币，都不是被谁印出来的。它源于每一个人平等的天赋透支权，在一笔真实的交易中产生——一方账户减少，另一方账户等量增加，全系统的总额，永远守恒为零。没有印钞机，没有谁能凭空多造出一分钱，更没有谁能决定这凭空的钱该流向谁。

发行权，不在任何中心手里。它被打散，平等地分给了每一个人——每个人凭自己与生俱来的天赋透支权，自己"发行"属于自己的那一份。

这一点，彻底改变了那个"中心"的性质。

那个中心化的账本，它没有发行权。它不能多记一分钱给自己，不能凭空创造购买力，不能决定货币流向谁。它能做的，仅仅是忠实地记下那些已经发生的、由守恒律严格约束的交易。

换句话说，这个"中心"，只是一个记账员，不是一个印钞者，更不是一个统治者。它握着一支笔，但它没有印钞机；它记下账，但它造不出钱。一个没有发行权的中心，无论它把账记得多么集中、多么全面，它都不掌握那个真正能拿捏所有人的权力。

这正是第三章那句话在技术层面的回响：系统是记录者，不是债权人。现在我们可以补上一句：它是记账员，不是央行。

9.4 给记账员上三道锁

好，这个中心只是个记账员，没有发行的权力。但你可能还是会担心：就算它不能印钱，它毕竟手握所有人的账目，万一它偷偷篡改记录、万一维护它的人作恶，怎么办？

这就要靠制度和技术，给这个记账员上三道锁，让它"可信，但无法作恶"。

第一道锁，是不可篡改。 这里，我们恰恰借用了区块链最有价值的那个思想——不是它的去中心化，而是它的不可篡改。它的原理，其实可以用一个很直观的画面来理解：每一笔新记录写进账本时，都会带上前一笔记录的一个"指纹"（用密码学算法，把前一笔的全部内容压缩成一小串无法伪造的字符）。于是一笔扣着一笔，像一条环环相扣的链子，又像一排首尾相连的火漆印——每一个印，都盖在前一个印的形状之上。这样一来，只要有人偷偷改动中间任何一笔，它的"指纹"就会变，后面所有扣着它的记录就全部对不上，篡改的痕迹立刻暴露无遗。任何人，哪怕是系统的管理者，想动哪怕一个数字，都瞒不过这条链。账本可以被所有人信任，不是因为我们相信管理者老实，而是因为它在技术上就不可能被悄悄动手脚。

第二道锁，是分立与监督。 这个中心化的账本，它的运行和维护，不掌握在某一个单一的机构手里。具体怎么做？让多个互不隶属的独立主体，各自保存一份完全相同的账本副本；任何一笔记录要被正式确认，必须得到其中足够多方的共同验证、对账一致，才能写入。这样，没有任何一方能私自往账本里塞一笔假账、或抹掉一笔真账——因为它手里那份副本一旦和其他各方对不上，立刻就会被发现并驳回。这就像一个需要好几把钥匙同时转动才能打开的保险柜，钥匙分散在互相独立、互相盯着的人手里，任何一把钥匙的持有者，单独都干不成任何事。"中心化记账"在这里，是逻辑上的一本统一总账，而不是物理上的一台被某人独占的机器。

第三道锁，是透明可审计。 这套系统的规则——它怎么记账、怎么守门、怎么出清——是完全公开的，可以被任何人、任何时候审计和检验。它不是一个黑箱。阳光底下，没有暗箱操作的空间。

三道锁合起来，这个记账员就被牢牢地约束住了：它记录的账不可篡改，它的运行被多方制衡，它的规则被公开审计。它是一个你可以信任的中心——不是因为我们要求你信任掌权者的善意，而是因为我们在结构上，让它根本没有作恶的能力。

9.5 谁来撮合海量的任务？让 AI 做匹配，而不是做决定

到这里，可能有个一直没说破的疑问，正在你心里打转。

前面好几章都讲到任务市场：需求被发布，有人接单、报价，然后定标、结算。可你想过没有——一个社会，每时每刻有海量的需求和海量愿意接活的人。谁来把它们一一对上？谁来在亿万条需求和亿万个报价之间，找到那个最合适的匹配？

旧世界靠什么？靠老板、靠人力资源部门、靠中介公司、靠一层层的管理者，去做这种撮合。可这正是我们这本书一路在拆掉的东西。那么本源币系统里，

没有了这些，海量的撮合由谁来做？

答案是：人工智能。

这是这套系统在技术上的一块关键拼图。一个需求发布出来，AI 会根据它的内容、要求、时限，去匹配那些有相应能力、有意愿、信誉良好的人；同样，一个想接活的人，AI 会为他找到最适合他的任务。它处理的是人脑根本无法处理的规模——亿万级的供需，瞬间撮合。第八章那个"生育意愿与社会目标的出清"，背后也是同一类能力在运转：把海量分散的意愿汇集、清算。

但请你特别注意一个分寸，这个分寸决定了它是工具还是主人：AI 在这里做的是匹配，不是决定。

它不决定该不该生产什么——那是真实需求触发、守门人核账放行的事。它不决定一份劳动值多少钱——那是任务市场上人们自己报价、出清出来的。它不评判谁更该得到一个机会——它只是在已经存在的需求和已经存在的意愿之间，牵线搭桥，把对的双方更快地拉到一起。它是一个不知疲倦、不徇私情、规模无限的媒人，但它从不替任何人决定要不要这门亲事。

这个区别，和这一整章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就像那个账本是"记账员"而不是"统治者"，这里的 AI 是"撮合者"而不是"计划者"。它让一个没有老板、没有中介、没有计划委员会的经济，依然能高效地运转起来——靠的不是某个聪明的大脑在中央发号施令，而是一个强大的工具，默默地帮千千万万人，更快地找到彼此。

这恰恰是过去的计划经济做不到、而今天的技术第一次让它有可能的地方。哈耶克当年质疑计划经济，说没有任何中央机构能掌握分散在每个人脑中的海量信息。他是对的——在他的时代。但今天，我们不再需要一个中央机构去"掌握"和"计算"这些信息，我们只需要一个工具去"撮合"它们：信息依然分散在每个人手里，每个人依然自己做决定，AI 只负责让这些分散的决定更快地相遇。我们没有反驳哈耶克，我们是用一种他想象不到的方式，绕过了他指出的那道天堑。

9.6 实名，但不是任人查看：钥匙锁在程序后面

现在，来到最后、也最要害的一个问题：隐私。

我要先打破一个常见的误解。很多人以为，保护隐私的办法，是让系统"不知道你是谁"——让账户匿名，谁也查不到背后是哪个人。

但这条路，在这套系统里既不现实，也不可取。

不现实，是因为这套系统的根基，就是要把每一笔账、每一次透支、每一个人的归零，对应到一个具体的人身上。账户必须是实名的——一个连主人是谁都

不知道的账户，怎么约束它一生归零？怎么对应它的天赋透支权？匿名的账本，根本运转不起来。

不可取，是因为彻底的匿名，从来不是什么好东西。一个谁都查不到、完全匿名的金融系统，恰恰是洗钱、诈骗、犯罪最理想的温床。现实世界里，账户实名、交易可被依法追溯，正是金融监管能够存在的前提。透明，才能监管；匿名，只会纵恶。

所以，账户是实名的，这一点我大大方方地承认。

但是——这才是关键——实名，绝不等于任人查看。

你的账户是实名的，但在默认状态下，没有任何人能查看它。不是某个官员，不是某个机构，谁都不能随意打开看一眼你的账目。它实名地、安全地躺在那里，但对所有人是锁着的。

那么，什么情况下，这把锁才会被打开？

只有一种情况：当一个人涉嫌违法，并且经过独立的司法程序、由法官签发授权之后，执法者才能调取与那个案件相关的特定记录。没有违法的嫌疑，没有法官的授权，这把锁，谁也打不开。

这把"锁"在技术上也不是一句空话。可以把"账目"和"身份"分成两层来存：日常运转时，系统处理的只是一串与具体身份脱钩的账目；而把某串账目重新对应回"这是谁"的那把钥匙，被拆成几瓣，分别交给互相独立的几方保管——只有当司法授权到位、各方各自拿出自己那一瓣、共同拼合，才能解开。任何一方想单独偷看，手里那半把钥匙根本转不动锁。这样，"未经授权不可查"就不只是一条写在纸上的规定，而是一道刻在系统结构里、谁也绕不过去的物理约束。

这套逻辑，其实你并不陌生——它和现实世界里，警方要调取你的银行流水、通讯记录，必须先拿到法院的令状，是完全一样的。一个人的账目，平时受到严密的保护，只有在他涉嫌犯罪、且经过正当的司法程序时，相关记录才会被依法调用。这是一个社会早已接受、也行之有效的平衡。

而且，这套系统能做得比今天更好：每一次调取，本身都会被记录下来，可以被审计。 谁，在什么时候，依据哪一份授权，查看了你的哪些记录——这一切都留有痕迹。也就是说，连"查看你"这个行为本身，都被关进了一个透明的、可追责的笼子里。一个滥用职权、未经授权偷看别人账目的人，会立刻在系统里留下无法抹去的证据。

讲到这里，我想请你看一个更深、也更出人意料的对比。

我们总以为，今天我们的隐私是受保护的。但它究竟是靠什么保护的？说穿了，是靠分散和混乱。你的购物记录在这家公司，你的位置信息在那家平台，

你的医疗数据在另一个机构，你的通讯录在第四个地方……你的隐私，是被切成无数碎片、散落在无数家企业手里的。我们以为这很安全，可现实是，这些碎片被反复地买卖、滥用、泄露——今天这家平台数据外泄，明天那家公司被拖库。你的隐私，从来没有被真正保护过，它只是被打散了，然后到处漏。

而本源币这套系统，走的是相反的路：它把账目统一地保护起来，然后用最严格的程序，看守那把唯一的钥匙。集中，但是上了锁，而且钥匙的每一次使用都被监督。

一个是把贵重物品散落在大街上、寄希望于没人捡，一个是把它们锁进一个有严密监控和取用规则的金库。哪一种更安全？答案不言自明。

真正的隐私，从来不是"无人知晓"，而是"未经正当程序，无人能查"。本源币给你的，正是后者。

9.7 一个没有权力的"全知"

我们绕了一圈，现在可以回到开头那个"老大哥"的恐惧，给它一个最终的了断了。

"老大哥"为什么可怕？把它拆开看，它的恐怖来自两样东西的结合：它全知（看得见你的一切），并且它全能（能用看见的一切来控制你）。全知加全能，才是那头真正的巨兽。光是全知，或光是全能，都还不至于；唯有当"看得见你"和"能拿捏你"合二为一，老大哥才诞生。

那么，本源币这套系统是什么？

它确实在某种意义上"全知"——它看得见每一笔价值的流动。这一点我们不否认。

但它"全能"吗？

它不能。我们这一整章，其实都在证明这一件事：

它不能凭空发行一分钱（发行权被打散给了每个人）。

它不能决定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那由需求和守门人决定，系统没有意志）。

它不能阻止你做任何选择（你的自由，前面每一章都在守护）。

它不能因为你的行为而惩罚你（它只记账，不审判）。

它甚至不能随意看你是谁（那把钥匙，锁在司法程序后面）。

你看，这个系统，看得见价值的流动，却没有任何一种权力，去控制任何一个人。它是一个全知，却无能的存在。

而一个没有权力的全知，不是老大哥。

老大哥的眼睛背后，是一只随时会掐住你喉咙的手。而这套系统的"眼睛"背后，什么手都没有——它只是一面镜子，忠实地、不可篡改地、透明地，映照出价值的流动。镜子能映出万物，但镜子不能抓住任何人。它看得见一切，却拿不走你的任何东西，也强迫不了你做任何事。

我们怕的从来不是"被看见"，我们怕的是"被看见之后，被拿捏"。本源币这套系统，把"看见"和"拿捏"这两件事，从根上斩断了。它让一个系统可以诚实地记录一切，却始终无权统治任何人。

技术的疑云散开之后，这套体系最后剩下的，就只有它的力量了。一个没有了资本、没有了剥削、没有了贫富、连权力都被关进笼子的世界，会激发出怎样的创造力？当每一个人都不再被生存所迫、不再被资本所限，人类的创新，又会奔向何方？

那是下一章的事。

第十章　创新：试错不必赌上身家，回报只看真实使用

10.0 我们对创新有个误会

我们总以为，是资本主义最擅长激励创新。硅谷的神话、风险投资的传奇，似乎都在说：是资本，点燃了人类的创造力。

这话只对了一半。资本确实给一部分创新点了火，但它同时，也给更多的创新判了死刑。

你想过没有，今天有多少好点子，是死在"没钱"上的？一个普通人有一个绝妙的想法，但他不是富人，融不到资，说服不了投资人——于是这个想法，就永远烂在了他的脑子里，从未有机会变成现实。资本不只是创新的燃料，它更是创新的守门人和过滤器：它只放行那些"能快速赚钱的""有人愿意投的"，其余的——那些周期太长的、回报太慢的、利在大众却不赚钱的——统统被挡在门外。

所以，与其说资本主义激励了创新，不如说它筛选了创新——按"能不能让资本获利"这一个标准，把人类的创造力，筛得只剩下一小部分。

人工智能尤其能说明这一点。AI本来是一种极其强大的通用生产能力：它可以帮人写作、设计、诊断、编程、搜索、分析、组织知识。可是放在旧世界里，它首先会被资本翻译成一件事——降成本。谁拥有模型、算力、数据和平台，谁就能用它压低人力成本、扩大垄断优势、提高资本回报；而那些被它替代的人，反而要承担收入下降和岗位消失的风险。技术本身没有站队，但旧制度会替它站队：站到资本那边去。

本源币系统要改变的，正是这种归属关系。AI不应该首先是少数公司用来抽走工资、集中利润的工具，而应该成为全社会共同降低真实成本、释放人类时间的生产能力。它越能干，越不该让普通人更害怕；它越强大，越应该让每个人从被迫劳动中多解放出一点空间。

这一章，我们就来看，当本源币把"资本"这个守门人撤掉之后，创新会变成什么样子。而要把这件事讲实，不能只讲"人人都能创新"这种漂亮话，必须回答

两个最具体的问题：钱，怎么分？险，谁来扛？

我们先从最容易被讲糊的那个问题开始：创新者到底靠什么拿到回报。

10.1 钱怎么分，要先看一件事：用的人多不多

人们一谈创新的收益，总爱用一个词：回本。好像所有创新，都是先砸一大笔钱，再慢慢赚回来。但你只要看看身边，就知道绝大多数创新根本不是这样。

要把"创新者到底怎么拿到回报"讲清楚，得先抓住一个最关键的分界。这个分界，不是"投入大不大"，而是一件更朴素的事：这个创新，用的人多不多。

为什么是这件事？因为创新者的回报，归根结底要从"使用"里来。用的人多，和用的人少，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我们分开看。

第一条路：用的人多——按使用量计费，凭本事吃饭。

一个人写了一首歌。他花了什么巨额成本吗？没有。他花的是才华、时间、灵感，这里面没有一笔几个亿的投入等着"收回"。所以对这首歌来说，"回本"这个概念根本不存在。

那他靠什么拿回报？靠使用量。还记得第九章、第七章说的吗——本源币系统里，平台是去资本化的，不抽成、不牟利。所以平台可以定一个公开、统一、对所有人都一样的单价：这首歌每被播放一次、每播放多少分钟，创作者就得到一个具体的数，比如一分钱。

就这么简单。歌火了，听的人多，播放量大，创作者收入自然就高；没人听，收入就低。一切只凭他自己的本事。没有唱片公司抽走大头，没有资本靠版权垄断牟利，听众付的每一分，都干干净净按使用量流到创作者账上。

这条路覆盖的，是所有"受众广、用的人多"的创新。一个设计师设计了一件大众都爱穿的衣服，可以规定：每做成一件，设计师得一笔固定设计费，卖得越多，收益越大。一种治疗常见病的药——感冒、高血压、糖尿病这类多少人都用得上的——也走这条路：定一个合理单价，谁用谁付，用的人多，研发者的回报自然丰厚。

这条路的灵魂是：用的人越多，你得到的越多。 你的创造被世界用得越广，你的回报就越大。它把回报和真实的贡献，直接挂上了钩。

第二条路：用的人少——这条路，按使用量就走不通了。

但有一类创新，掉进了一个陷阱。

想想罕见病的特效药。一种只有几万人、甚至几千人才会得的病，要研发它的

特效药，可能同样要烧十几年、几十亿。可是药出来之后，用的人就那么一点点。

如果还按第一条路——按使用量计费——会发生什么？用的人太少，单价乘以那一点点使用量，创新者累死累活十几年，几乎收不回什么，更别说回报。那么理性的结果就是：没有人愿意去研发罕见病的药。这正是今天现实世界里，罕见病药那么稀缺的根源——市场太小，养不活研发。

而如果硬要让创新者在这条窄路上挣到钱，就只剩一个办法：把单价抬到天上去。几千个病人，分摊几十亿的成本加上利润，于是一支药卖到几十万、上百万。这就是今天罕见病"天价药"的由来——不是药贵，是用的人太少，成本和利润全压在了这一小群不幸的人身上。

你看，对"用的人少"的创新，按使用量计费这条路，要么让创新者无利可图、没人去做，要么逼出吃人的天价药。两头都是死路。

所以它需要另一套算法。

10.2 还有一种回报：从节约出来的成本里分成

上面说的，是一种最容易理解的创新：它被人直接使用，所以按使用量给创新者回报。

但还有一类创新，不能只用“有多少人直接使用”来衡量。它的价值，不在于它本身被多少人消费，而在于它改变了生产过程，让同样一件事，用更少的劳动、更少的时间、更少的材料、更少的本源币就能完成。

比如，原来一个工人用手动工具完成一项工作，需要五百本源币的劳动成本。后来有人发明了一种电动工具，同样的工作、同样的质量、同样的安全标准，现在只需要三百本源币就能完成。那这项创新到底创造了什么价值？

它创造的，不是那三百本源币。那三百，是新的真实成本。它真正创造的价值，是被节约出来的那两百本源币。

这两百，代表的是被释放出来的劳动时间、被省下来的体力、被减少的组织成本、被降低的社会总消耗。也就是说，它让社会用更轻的方式，完成了同样的事情。这样的创新，本源币系统也必须给出回报。

我把这条路叫做效率节约回报机制。它的原则很简单：如果一项创新让某种产品或服务的真实社会成本下降，那么在一定期限内，创新者可以从被节约出来的本源币中，提取一部分作为回报。

还是刚才那个例子。五百本源币的工作，因为新工具变成了三百本源币，社会节约了两百本源币。系统就可以规定，在一定期限内，把这两百中的一部分，

比如百分之十，结算给创新者。这样一来，创新者每帮助社会节约两百本源币，就得到二十本源币的回报；剩下的一百八十，则直接归还给社会，表现为更低的成本、更少的劳动、更轻的负担。

当然，这个比例不能由创新者自己定，也不能无限期存在。它应当由系统根据创新类型、节约规模、研发难度、推广成本和替代风险来确定，并设置明确期限。期限结束之后，全部节约都归社会共享。否则，效率节约回报机制就会退化成另一种专利租金，重新变成“我垄断一个入口，所以你必须长期向我交钱”。

这里还有一个关键边界：被计算的，必须是真实节约，而不是假节约。只有在结果质量相同或更好、安全性不下降、外部成本没有被转嫁的情况下，成本下降才算有效节约。一个工具如果只是把风险转嫁给使用者，把污染转嫁给环境，把维护成本推给未来，那不是创新，而是把账藏起来。

你会发现，这和旧世界的逻辑完全不同。在旧世界里，一个提高效率的工具，往往先变成资本的利润：老板用它裁掉工人、压低成本、扩大市场份额，社会节约出来的两百，大部分被资本拿走。劳动者看到技术进步，不一定感到高兴，反而会害怕，因为它可能意味着自己的岗位消失。

但在本源币系统里，失业不再等于活不下去，雇佣也不再是人获得生存资格的入口。于是，效率创新不再是对劳动者的威胁，而是对全社会的减负。它减少的不是“有用的人”，而是完成同样事情所需要的被迫劳动。被节省下来的，不应该是一群人的饭碗，而应该是所有人的时间。

人工智能，正可以放在这条路里理解。AI 不只是一个被人购买的产品，它更像一种横向的生产力工具：它让写代码更快，让设计更快，让翻译更快，让排产、检索、客服、教学、诊断都可能以更低的真实成本完成。它真正的价值，不应该只是卖账号、卖会员、垄断接口，而应该看它到底为社会节约了多少劳动和成本。

如果一个 AI 系统让某类任务的平均成本从一百本源币降到六十本源币，那么它真正创造的价值，就是那四十本源币的节约。系统可以在一定期限内，从这四十中拿出一部分，奖励给模型的创造者、维护者、数据治理者和持续改进者。这样，AI 就不再是资本用来裁员和扩大垄断的机器，而变成社会节约机制的发动机。

因此，效率创新的回报，不应该来自对社会加价，而应该来自它为社会省下的成本。创新者因此有动力让社会变得更省、更轻、更高效，而不是有动力制造垄断、维持高价、阻止技术扩散。

10.3 用的人少，但同样重要：让全人类一起分摊

本源币对"受众窄、但同样重要"的创新，换了一个思路。

既然不能靠那一小群使用者来养活这个创新，那就不让他们独自承担。

但在讲怎么做之前，必须先做一个关键的区分，否则这笔账会算乱——而且这个区分，对所有大型攻坚都适用。

我们要分清"创新者"和"干活的人"。

一个几十亿的攻坚项目，团队里可能有成百上千人。但这些人不是一回事。极少数人，是真正的创新者——是他们提出了那个核心想法、那个攻坚方向。而绝大多数人，是执行者——他们优秀、不可或缺，但做的是被分解出来的一个个具体任务：做这组实验、合成那种化合物、跑这批数据。

这两种人，拿的是完全不同的回报。

那些执行的人，走的是我们早讲过的任务市场。他们从任务市场上接下一个个具体的活儿，按约定报价，干完结算。他们的回报，是对这份具体劳动的偿付，清清楚楚，而且不必等到攻坚成功——哪怕这个项目最终失败了，他们付出的真实劳动也已经得到报偿，因为他们是来"接活"的，不是来"赌成败"的。

而真正的创新者——那个出想法、担方向的人——他的回报，才挂在这件事的最终成败上。下面要说的那笔"总回报"，奖励的正是他。

具体怎么做？为这样一个创新，设定一笔明确的、丰厚的总回报，奖励给真正做成它的创新者——让攻克罕见病的人，得到与他的贡献相称的报偿。然后，关键的一步来了：这笔成本，不只由那几千个病人分摊，而是平摊给全人类。因为攻克一种疾病，哪怕它只折磨着一小群人，也是全人类文明的共同胜利。今天受益的是这几千人，但谁能保证明天得这个病的不是你、不是你的孩子？为一种疾病找到解药，是为整个人类买下了一份保险。既然受益的是全人类，成本由全人类共同分摊，就是公道的。

于是，那笔几十亿的成本，摊到全人类几十亿人头上，每个人account上不过是一个微乎其微的数字。而那几千个病人，只需要支付一个合理的、负担得起的费用。一个人，不会再因为得了一种罕见的病，就被天价药压垮，也不会因为"得这个病的人太少"而根本等不到药。

这就是"用的人少"这条路的解法：创新者拿到总回报，所以有人愿意去攻坚；成本平摊给全人类，所以患者吃得起药。市场太小养不活的创新，用全人类的微小分摊，把它稳稳托住。

讲到这里，我得停下来纠正一个我们容易有的误解。常常有人以为，治同一种病的一代代新药，是"在前一种药的基础上修修改改"。其实不是。治疗同一种病的不同的药，原理可能完全不同——它们瞄准的是不同的靶点，走的是不同的机制，是一条条独立的、并行的路，只不过都通向"治好这个病"这个目标。

后来的药之所以可贵，往往是因为它更有效、或者副作用更小、或者更便宜——改良的是疗效，而不是"在前一个分子上动了刀"。所以每一种真正更好的新药，都是一次独立的创新，都该按它的贡献获得回报。

还有前期投入这件事，单独说一句。

你可能注意到，前面两条路，分的是"用的人多还是少"。那"前期投入大不大"放哪了？它是另一个维度的事，单独用一个机制处理。

任何一个创新，只要它的前期投入巨大——无论它受众是宽是窄——那笔预支出去的巨款，都由第四章那个加权后计费来消化：在未来许多年里，由真实的使用一点一点把它分摊、收回。受众广的，摊得薄；受众窄的，就用刚说的"全人类分摊"来托底。两个维度交叉起来，就覆盖了所有情况。

而无论哪条路、哪种组合，有一条铁律贯穿始终：没有超额利润，只有合理的回报。 去资本化的市场决定了，创新者的收入，永远来自他的创造被真实地使用、真实地需要，而绝不来自垄断和哄抬。

10.4 那么，失败的风险，到底谁来扛？

现在，我们必须直面那个最硬、也最容易被回避的问题。

上一节说的是成功。可创新的本质，是九死一生。那个治艾滋病的药，更大的可能，是失败——烧掉了十几年、几十亿，最后什么也没换来。

这几十亿的窟窿，谁来填？

在旧世界，答案是残酷的：投钱的资本血本无归，或者，创业的个人倾家荡产、负债累累、一生背着失败的烙印。正是这种"输了就万劫不复"的恐惧，吓退了无数本可能的尝试。多少人不是没有好想法，而是不敢赌——因为赌输了，输掉的是整个人生。

本源币系统的答案，截然不同。

一次失败的创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当初为它预支出去的那一大笔本源币，没能通过真实的使用被收回来，账上留下了一个填不平的窟窿。

这个窟窿，谁来填？不是那个创新者个人。是全社会，共同地、以一种几乎无感的方式，把它分摊掉。

这正是第四章讲过的那个机制——还记得吗？当一个人带着没还完的负债离世，他那笔无法归零的缺口，由全社会所有人平均地、微小地分摊，每个人账户上减少的，是一个微乎其微、几乎感觉不到的数字。失败的创新，用的是同一套逻辑：它那个没能回收的窟窿，被亿万人轻轻地、共同地接住了，摊到每

个人头上，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

请你体会这个设计的分量。

它意味着，在本源币的世界里，试错是安全的。不是说失败没有代价——那个没能回收的窟窿是真实的，代价确实存在。而是说，这个代价，不会砸碎任何一个具体的尝试者。你倾尽心力去攻一个难关，失败了，你不会因此负债累累、不会沦为弃儿、不会被一次失败定义你的余生。你的天赋透支权还在，你可以重新站起来，再试一次，或者去试别的。

社会用这种方式，集体地为人类的探索买单。

而这背后，是一个很深的道理：一次失败的探索，对全社会也是有价值的。 因为它告诉了所有人——"此路不通"。它排除了一个错误的方向，让后来者不必再在这里浪费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失败的试错，也是一种贡献。所以由全社会来分摊它的成本，不是慈善，是公道——既然探索的成果（无论成败）由全社会共享，探索的代价，自然也该由全社会共担。

这就是本源币对那两个最硬问题的回答。收益怎么分？凭使用量、凭真实贡献，没有超额利润，只有公道的回报。风险谁来扛？由全社会共同地、轻轻地接住，让每一个尝试者都输得起。

10.5 当创新者输得起，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把前面三节合起来，一幅新的图景就清晰了。

创新不再需要先有资本——每个人凭天赋透支权，都握有开始的能力，不必先向资本低头乞求一张入场券。

创新不再需要赌上身家——失败的窟窿由全社会轻轻接住，试错变得安全，人们终于敢于去尝试那些九死一生、却可能改变世界的事。

创新的回报，回归了它最本真的样子——不靠专利的高墙垄断牟利，只凭你的创造被真实地使用了多少。知识因此可以自由地流动，被一个人接着一个人地往上垒，而不是被一道道专利墙锁死、互相封锁。

当这三件事同时发生，会怎么样？

会有海量的、过去被资本判了死刑的创新，活过来。那些周期太长、利润太薄、却利在千秋的研究，那些普通人脑中一闪而过、却从未有机会实现的奇思，那些因为"赚不到钱"而被否决、却真正有益于人的探索——它们第一次，有了破土而出的机会。

创新的闸门，从"只有资本看得上的才能通过"，变成了"只要有真实的需求、有

人愿意尝试，就能开始"。人类的创造力，第一次不再被"能不能让资本获利"这一个狭窄的标准所筛选。

10.6 不必再重复造轮子

还有一种巨大的浪费，是我们今天习以为常、却很少有人点破的——重复创新。

你有没有想过，今天的世界，有多少聪明的头脑、多少宝贵的资源，是被消耗在"重新发明一遍别人已经发明过的东西"上？

看看火箭。除了那家最著名的私营航天公司，全世界还有一大批火箭公司，在各自从头研发着本质上极其相似的东西。人类真的需要几十套互相独立、互相保密的火箭技术吗？不需要。每一家拼命重造一遍，不是因为社会需要这么多套，而是因为每一家背后的资本，都想占住这条赛道、分到这块市场。

再看外卖。一个国家里好几家外卖平台，做着一模一样的事，各自烧掉天文数字的钱，各自养一套重复的系统、重复的地推、重复的补贴大战。社会需要这么多套一模一样的外卖系统吗？不需要。它们厮杀，纯粹是资本在抢市场，而抢的代价，是海量资源的凭空蒸发。

把视野再放大到国家之间，这种浪费就更触目惊心。一方用技术封锁，把本属于全人类的知识圈起来、当成卡别人脖子的武器；另一方被逼得没办法，只好关起门来，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把别人早就造好的轮子，再吃力地造一遍。明明是全人类已经攀上的台阶，却因为壁垒，逼着一部分人从山脚重新爬一次。这中间被白白烧掉的人类才智，无法计量。

这一切重复的根源，是同一个东西：资本的竞争，和它催生的封锁。因为创新被当成了占领市场、攫取垄断利润的武器，所以每个资本主体都要把技术攥在自己手里，宁可让别人重造，也绝不共享——重复和封锁，是资本竞争的必然产物。

本源币把这个根源拔掉了。

一方面，它是去资本化的。既然创新不靠垄断牟利，那么"重造一遍别人做成的东西去抢市场"这件事，就失去了全部动机——你重复别人的成功，得不到任何超额利润，纯粹是浪费，没有人会去做。

另一方面，它的创新网络是共享而透明的。还记得第九章那个透明、可追溯的系统吗？在它之上，大家都看得见彼此在走哪条路、走到了哪里。于是没有人需要闭门造车——你一抬头就知道哪条路已经有人走通了、哪条路还没人探索。聪明的头脑因此不会扎堆去重复，而是自然地分散开：要么站在别人已有的成果上继续往上垒，要么去攻那些还没人攻克的方向。

因为，在本源币的世界里，有一个朴素而坚定的共识：技术，属于全人类，不属于任何一个组织或个人。 一个突破一旦诞生，它就是全人类共同的台阶，所有人都可以立刻踩着它往上走，而不必假装它不存在、从头再造一个。

于是，人类的创造力被从"重复填充"中解放出来，全部投向了真正的前沿——投向那些还没有答案的地方。这是一种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效率：几十亿人的智慧，不再有一大半空耗在彼此重复和互相封锁上，而是像一支真正协同的队伍，每个人都在为同一座大厦添砖加瓦，没有一块砖是白搬的。

10.7 也不必再为论文而论文

还有一种浪费，藏在一个我们通常觉得"高大上"、不容质疑的地方——科研和高等教育本身。

我先打一个比方。创新，有点像摘树上的桃子。

低处的桃子，那些容易够到的、相对简单的发现，早就被前人一茬一茬地摘光了。剩下的，是高处的桃子，越往上越少、越难够。人类的知识边界往外推得越远，剩下的果子就挂得越高。而要够到那些顶端的桃子，靠的是什么？是真正的天赋，是那种突然降临的灵感——是个子够高、或者跳得够远的人。

这件事，靠人多是没用的。

你在树下堆再多够不着的人，让他们一遍遍地起跳，他们也碰不到那颗高处的桃子。堆人海，跳不出真正的创新。因为创新的本质，从来不是体力和数量的堆砌，而是灵感和方向——是极少数人，在某个瞬间，看见了别人没看见的东西。

可你看今天的科研体系在做什么？

它在大规模地，把够不着桃子的人，一批批送到树下，让他们使劲跳。我们培养着越来越多的硕士、博士，产出着浩如烟海的论文。可这其中，有多大比例，是真正够到了高处桃子的创新？又有多大比例，只是为了凑数、为了毕业、为了一个头衔，而炮制出来的、对人类进步毫无用处的灌水文章？

我们得说一句诚实、但可能不中听的话：这些在树下一遍遍起跳、却注定够不着桃子的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本质上并不是"创新者"。用这本书的语言说，他们是任务市场上的螺丝钉——做的是执行性的、可替代的劳动——只不过，被一套体制，硬套上了"研究者"的外衣，伪装成了创新者。他们没有那个灵感，也没有那个方向，他们只是被一种东西，裹挟着往前走。

那种东西，叫毕业的压力，说到底，是生存的压力。

这里，我要揭开一层更根本的东西。今天这套庞大的研究生培养体系，它真的

是为"创新"而设计的吗？

恐怕不全是。它有很大一部分功能，其实和创新没什么关系——它是一个就业的蓄水池。当社会一时消化不了那么多年轻的劳动力，把他们送进研究生院，多读两年、三年、五年书，就成了一个延缓他们涌入就业市场的缓冲带。许许多多年轻人去读研，并不是因为他们心里燃着研究的火，而是因为不读，就要立刻直面残酷的就业；读了，至少能晚几年面对，还能换一个或许好找工作的文凭。

说穿了，相当一部分人挤上这条路，不是因为他们是做研究的料，而是因为别的路看起来更窄。

而现在，请你回想第六章。

在本源币的世界里，那个把他们逼上这条路的东西——就业的压力——已经不存在了。失业这个词失去了意义，每个人都有天赋透支权托底，没有人会因为"暂时没有一份工作"而活不下去。那么，那个用来延缓就业、安放过剩劳动力的"蓄水池"，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没有了。

这意味着一件温柔的事：那些本来会被就业压力裹挟着、不情愿地挤进研究生院、然后在不属于自己的赛道上痛苦地灌水的年轻人——他们自由了。他们不必再去假装自己是研究者，不必再为了一个用来求生的文凭，去消耗几年青春炮制无人问津的论文。他们可以凭着第六章说的那种自由，去寻找真正适合自己、真正让自己心动的事——也许是一门手艺，也许是一种创造，也许是一项服务，那里有他们真正的才华和热爱。

请注意，这不是说他们"没用"、该被淘汰。恰恰相反，这是把他们从一条本不该属于他们的、被生存所迫才走上的窄路上，解放出来。问题从来不在这些人身上，而在那套用"学历和论文数量"当尺子、又拿"就业"当鞭子的体制——是它，错误地把一群本可以发光发热的人，赶进了一条让他们灌水、让他们痛苦、也让社会资源白白蒸发的死胡同。

而当这个蓄水池被拆掉，创新这件事，终于可以回到它本来的样子。

它不再需要靠"培养"出一支庞大的、其实够不着桃子的队伍来充门面。它被还给那极少数真正有灵感、有方向的人——那些天生就够得着高处桃子的人。而这些人，因为有天赋透支权、因为试错是安全的，可以径直地走向那棵树，去够那颗只属于他们的果子，而不必先花十年时间，去爬一道由文凭和论文数量砌成的、与创新本身毫无关系的阶梯。

灌水消失了，因为再没有"为了毕业而灌水"的压力。资源不再被空耗，因为不再有海量的人被迫去做无效的研究。而真正的创新，第一次可以纯粹地，只关于灵感本身。

10.8 没有边界的协作

最后，把视野从一个人、一个社会，拉向整个世界。

今天的全球创新，被什么阻隔着？被国界，被知识产权的高墙，被"我的核心技术绝不能让你知道"的彼此提防。每一个国家、每一家公司，都把自己的技术死死捂在手里，当成竞争和博弈的武器。人类明明面对着许多共同的难题——疾病、气候、能源——却因为创新成果被一道道墙圈了起来，无法真正合力。

而本源币，从它诞生那天起，就不是某一个国家的东西。

还记得第二章吗？它是一套非主权的记账逻辑，它不属于任何央行、任何政府，它天然是属于全人类的。在这样一套逻辑之上，创新可以第一次在真正全球的尺度上开放协作：一个难题被提出来，全世界任何有能力、有热情的人，都可以参与进来求解；一个突破一旦诞生，因为它不靠垄断牟利，全人类都可以立刻在它的基础上，继续往前走。

知识不再是各自为政、彼此设防的私产，而是全人类共同的、不断累积的台阶。这一代人站上去，垒高一点，再交给下一代。创新，终于可以挣脱国界和资本的双重枷锁，成为一件全人类共同进行的事业。

这一章，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再被资本筛选、不再被失败恐惧吓退、不再被专利高墙阻隔的创新世界。它会奔向何方，我们无法预测——一个被彻底松绑的人类创造力，本就该通向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地方。

但创新，毕竟还只是人"做事"的方式。当经济的地基被如此彻底地换掉，受影响的，绝不只是我们如何生产、如何创新。它会一直渗透到更深的地方——渗透到人与人之间如何信任，渗透到我们看重什么、鄙弃什么，渗透到一个社会的价值观与文化最深处。

那是下一章的事。

第十一章　信用社会：当钱变了，人与人之间也变了

11.0 钱从来不只是钱

钱是什么？我们以为它只是交易的工具。但一个社会选择用什么方式记账、用什么逻辑分配，其实在悄悄地塑造着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塑造他们信任谁、追求什么、用什么来衡量自己的一生。

旧世界的货币逻辑，塑造出了一种特定的人。一个必须积累财富才有安全感的人，一个用职位和存款来定义自己的人，一个对陌生人本能提防、因为没有可靠方式判断对方的人。这不是因为人性本就如此，而是因为那套货币逻辑，奖励这样的人、逼出这样的人。

那么，当我们把货币的逻辑整个换掉，长在它上面的人，会不会也跟着变？

这一章就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我要先给自己立一条规矩，因为讲"文化""价值观"这种软的东西，最容易滑进一厢情愿的空想——动不动就说"人们会变得更善良、更幸福、更有爱"。那种话，谁都会说，但它什么也没说。

所以我立的规矩是：这一章里，我说的每一个变化，都必须能追溯到前面某一个具体的机制。讲不出是哪个机制导致的，我就不说。我们要的不是对未来的美好许愿，而是对"地基变了，上层会怎么变"的冷静推演。

我们从最基础的一种关系开始：信任。

11.1 信任：从"我信你这个人"到"我信这套系统"

人与人要合作，前提是信任。可你有没有想过，今天，我们到底凭什么去信任一个人？

仔细看，无非几种方式，而且每一种都有硬伤。

凭血缘地缘——我信任我的家人、我的同乡。这种信任很深，但圈子太小，出

了这个圈，到了陌生人的世界，就不管用了，还容易养出排外和拉帮结派。

凭长期交往——打了十年交道，我知道你靠得住。这种信任可靠，但太慢，建立起来要花很多年，对一个刚认识的新人，天然地不友好。

凭中介背书——银行、平台、担保公司告诉我你可信。可这些中介本身权力很大，标准不透明，它说你行你才行，它也可能偏私、可能暗箱操作。

凭道德和名声——可名声是会包装的，道德是会伪装的，到了一个谁也不认识谁的大社会里，这层约束就松了。

你发现没有，今天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建立得既慢又窄又不牢靠。这正是现代社会一个深层的痛：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依赖陌生人协作的世界里，却没有一个可靠的方式，去快速地信任一个陌生人。

本源币系统，给信任换了一个底座。

还记得第九章那个账本吗？它不可篡改、透明、实名可追溯。还记得第四章任务市场里，每个人的履约记录吗？谁守不守信、谁按不按时交付，系统都客观地记着，改不掉、赖不了。

这意味着，当你要和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合作时，你不再需要先花很长时间去摸他的人品。你信任的，不是"他这个人"——你根本不认识他——你信任的，是他背后那套客观的、不可篡改的履约记录。一个长期守信的人，他的记录就摆在那里；一个屡屡违约的人，也赖不掉他的过往。信任的依据，从"我对你这个人的主观判断"，变成了"系统里那份客观的行为记录"。

这是一种全新的信任：系统信任。它让陌生人之间的大规模协作，第一次变得既快又安全。你和地球另一端一个从未谋面的人合作，可以像和老邻居打交道一样放心——因为有那套谁也骗不了的记录在托底。

但请你注意，我必须把话说准，不能夸大。

系统信任，并不会取代人与人之间那种温暖的、亲密的信任。它接管的，只是"陌生人之间能不能放心合作"这条冰冷的底线。而朋友之间的交心、家人之间的依靠、爱人之间的托付——那种无法被任何记录量化的情感信任，依然在亲密关系里，以它本来的方式生长。系统信任不是来代替它的，而是来补上它够不着的那一大片空白：那片由陌生人构成的、广阔的协作世界。

一个有了可靠系统信任作底座的社会，人会更愿意向陌生人敞开，因为敞开的风险降低了。"内群体"和"外群体"那道古老的心理高墙，会因此而松动——当信任不再只能给"自己人"，对"外人"的提防，自然就少了几分。

11.2 价值观：从"占有多少"到"经历过什么"

接下来这个变化更深，它触及一个社会最核心的东西：人们用什么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功，衡量自己这一生过得值不值。

今天的答案，简单而残酷：看你占有多少。多少钱、多少房、多少资产。财富的占有量，几乎是衡量一个人价值和地位的总标尺。

为什么会这样？这不是因为人天生贪婪。是旧世界的货币逻辑，让"占有"变得无比重要：财富可以无限积累，可以传给子孙，更是对抗"不工作就会饿死"那种深层恐惧的唯一盾牌。在这样的世界里，拼命占有，是理性的，甚至是必须的——你不为自己攒下一座金山，就没有安全感，就会被生活的不确定性吞掉。

可本源币，把"占有"这件事的根基，整个抽掉了。

还记得第三章吗？财富一生归零，不能无限积累，不能传给后代。再记得第六章吗？有天赋透支权托底，没有人会因为暂时不工作就活不下去。

这两件事合起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拼命占有"这件事，第一次变得既不可能、也无必要。

不可能——因为你攒不下一座能传世的金山，财富终要归零，囤积失去了意义。无必要——因为你不必再靠积累去对抗生存恐惧了，那把悬在头顶的剑已经被取走，你不需要一座金山来给自己壮胆。

当占有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人衡量自己的标尺，会自然地从那里移开，转向别处。

转向哪里？转向那些占有之外的、本源币拿不走也给不了的东西：你经历过什么，创造过什么，和谁建立了怎样的联结，活得是否尽兴。一次说走就走的远行，一件亲手做成的东西，一段深刻的关系，一个被你帮助过的人——这些"体验"和"创造"，会取代"占有"，成为人们真正看重、真正拿来衡量一生的东西。

请注意，我不是在劝人清心寡欲、看淡身外之物。那是道德说教，没有力量。我说的是一件制度层面的事：当制度让"拼命占有"变得无利可图、无必要，人自然就不往那个方向使劲了，转而把精力投向那些更能带来满足的地方。不是人突然变高尚了，是那个逼着人去占有的结构性压力，消失了。人性里本就有的对体验、对创造、对联结的渴望，在压力消失后，自然地浮了上来。

11.3 身份：你不再是你的工作，也不再是你的财产

紧接着，是一个关于"我是谁"的变化。

今天，如果让你介绍你自己，你多半会说两样东西：你是干什么的（你的职业），以及，含蓄一点地，你大概处在什么阶层（你的财产）。职业和财产，

是现代人定义自己的两根支柱。

可是，这两根支柱，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被我们一根一根地拆掉了。

第六章拆掉了第一根。在那一章我们看到，"职业"作为一个固定的身份标签消解了——你不再"是"一个医生或程序员，你只是在不同的时候做着不同的事。你做什么，和你是谁，分开了。

这一章上一节，拆掉了第二根。当财富的占有失去了意义，"他有多少身家"也就不再能定义一个人了。

两根支柱都拆了，那么人靠什么来认识自己、确认自己是谁？

它被迫、同时也被解放地，回到了更本质的地方：回到你做过什么，你创造过什么，你和别人建立了怎样的联结，你在一次次具体的行动里，展现出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

身份，从外挂的标签（你的职位、你的财产），回归到了内在的实质（你的行动、你的品格）。一个人是谁，不再由他名片上的头衔和银行里的数字来回答，而由他真实做过的事、真实成为的样子来回答。这其实是把"身份"这个词，还给了它本来的主人——你这个人本身，而不是那些贴在你身上的、外在的标签。

11.4 一个必须诚实面对的隐忧

讲到这里，如果我就这样一路赞美下去，那这一章就成了不诚实的鸡汤。所以我必须停下来，正视一个你心里很可能已经升起的不安。

你大概在想：一个把每个人的履约记录都清清楚楚记下来、还能追溯的社会，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可怕？它会不会让每个人都活得战战兢兢，生怕在自己的记录上留下一个污点？这会不会变成一种新的压抑——一个人人自我审查、不敢行差踏错的社会？

这是一个非常正当的担忧，我不回避。而要回答它，我们要回到第九章和第十章已经立好的几块地基上。

第一，你的记录，不是挂在广场上示众的。 还记得第九章那个原则吗——实名，但授权才能查。你的履约记录是实名的、客观的，但它在默认状态下，没有任何人能随意翻看。它不是一块挂在你脖子上、人人都能瞄一眼的牌子。只有在具体的、必要的协作场景里，相关方才能验证与那次协作相关的信用，而不是把你的一生扒开来给所有人看。一个不被公开示众的记录，构不成"广场上的耻辱柱"。

第二，系统记录的是客观行为，不是道德审判。 它记的是"这次合作有没有按

约定完成"这种客观的事，而不是去评判你是个好人还是坏人。它没有一套道德分数，把人从高到低排成三六九等。它只是忠实地记录履约这件具体的事——这和那种给人的全面品行打分、决定你能不能坐高铁能不能贷款的"评分系统"，有着本质的区别。我必须把这条界线划清楚：本源币的信用记录，是关于具体履约的客观档案，绝不是关于一个人整体价值的道德评分。前者让协作可以进行，后者制造的才是人人自危。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在这套系统里，失败和犯错是安全的。 还记得第十章吗？试错是安全的，失败的窟窿由全社会轻轻接住。同样的精神也在这里：一次违约、一次没做好，不会像一道烙印一样跟你一辈子。账可以慢慢归零，信誉可以通过后来的行为慢慢修复。系统给的是一条"犯了错还能回来"的路，而不是"一次失足、永世不得翻身"的绝路。一个允许人犯错、并给人改过之路的系统，才不会把人逼成惊弓之鸟。

把这三点合起来：记录不公开示众、只记客观履约而非道德评分、且允许犯错与修复——一个这样的信用社会，和我们所担心的那种"人人自我审查、动辄得咎"的监控社会，是两回事。透明，在这里服务的是"让陌生人能够互信"，而不是"让每个人活在被审视的恐惧里"。

我把这个隐忧专门拎出来讲，是因为这本书答应过你要诚实。一个只报喜不报忧的构想，是不值得信任的。这个隐忧是真实的，但它，是有解的。

11.5 我们没有教人变好，只是搬走了压着人的东西

回头看这一整章，发生的事情其实很朴素。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方式变了，从提防陌生人到可以放心协作；衡量人生的标尺变了，从占有多少到经历和创造了什么；认识自己的方式变了，从外在的职位财产到内在的行动品格。

而这一切变化，没有一样，是靠道德教化、靠号召大家"做个好人"得来的。

我们没有办一场运动去教人慷慨，没有立一条法律去逼人放下贪婪，没有树一个榜样去呼吁大家追求精神而非物质。我们只是——像这本书从头到尾做的那样——换掉了经济的地基。然后，那些原本压在人身上、逼着人去算计、去占有、去攀比、去提防的结构性压力，松开了。压力一松，人性里本就存在的另一些东西——对创造的热爱，对联结的渴望，对体验的向往——就自然地、不需要任何人号召地，浮了上来。

这正是这本书一以贯之、也是它最深的那个信念：它从不试图改造人性，它只是改变了人性所处的环境。 人还是那个人，趋利避害、为自己打算，一点没变。变的只是"利"和"害"被重新定义了——当占有不再是利、当提防不再必要、当剥削无利可图，那个一直为自己打算的人，他的算盘打出来的结果，自然就

和旧世界不一样了。

到这里，我们已经看着这套逻辑，重塑了生产、劳动、生态、人口、创新，又重塑了信任、价值与人心。它几乎触及了一个社会的所有角落。

几乎——但还差最后一个，也是最坚硬的一个。

那个角落里，盘踞着这个世界上最古老、最庞大、也最不肯轻易改变的存在：权力。政府、政党、法律、强制力——这套统治人类了几千年的机器，在本源币的逻辑面前，会变成什么样子？经济的地基都换了，长在它最顶端的那座权力的大厦，是会轰然倒塌，还是会悄然重生？

那是下一章，我们要闯入的、整本书最后、也最危险的领域。

第十二章　治理：当权力失去了它的地基

12.0 最后一座堡垒

走到这里，我们几乎已经走遍了一个社会的所有角落。

我们看着这套逻辑，重新安排了生产和分配，让劳动者不再被剥削；重新安排了生态和人口，让环境和生育都温和地回到平衡；重新点燃了创新，重新编织了信任，重新校准了人心。地基一换，几乎一切都跟着变了。

几乎——但还剩最后一座堡垒，矗立在所有这些变化的尽头。

那座堡垒，叫权力。政府、政党、法律、警察、强制力——这一套统治了人类几千年的庞大机器。它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最沉重、也最不肯轻易松手的存在。前面那些变革，无论多深，似乎都还没有触及它。

这一章，我们要走到它面前。

但我必须先把话说在最前头，因为这一章太容易被误解。我接下来要做的，不是站在这座堡垒前，号召谁去把它推倒。我没有那个意思，这本书也没有那个意思。我要做的，是一件冷静得多、也根本得多的事——推演。

我想和你一起，顺着这本书一以贯之的那条逻辑，往前再推一步，看看会推出什么。如果经济的地基真的像前面十一章说的那样，被彻底换掉了，那么，长在这块旧地基之上的那座权力的大厦，会发生什么？它会继续巍然不动吗？还是会因为脚下的地基变了，而自然地、不可避免地，发生某种改变？

这只是一场思想实验。但你会看到，它推出的结论，并不温和。

12.1 一把借来的钥匙：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要推演权力的命运，我们需要一把钥匙。这把钥匙，我又一次向马克思借。

马克思有一个著名的论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这些被称作"上层建筑"的东西——并不是凭空设计出来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们是长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是为了维护和服务那个经济基础而存在的。经济基础是根，上层建筑是树。根是什么样，长出来的树就是什么样。

我们用这把钥匙，去看今天的政府、法律和强制力。

它们的核心功能是什么？如果你冷静地看，会发现它们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在为今天这套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服务。法律的一项核心任务，是保护私有财产、执行合同——这是资本运转的前提。国家机器的一项核心任务，是维持秩序、弹压冲突——而今天许多最尖锐的冲突，恰恰源于贫富的悬殊和分配的不公。政府的一项核心任务，是调节市场的失灵、收拾资本闯下的祸——从金融危机到环境灾难。

你看，今天这座庞大的权力机器，它有很大一部分，是这套资本经济的"配套设施"。资本经济需要有人保护产权，需要有人执行合同，需要有人在它制造了不公和动荡时出面弹压、收拾。于是，那座权力的大厦，就这样长了起来，长在资本这块地基之上。

那么，现在请你跟我推演下去。

如果这块地基——资本经济——被本源币彻底换掉了，会怎么样？

如果财富不能再无限积累、不能再剥削、贫富分化从根上消失了，那么，那些源于不公的尖锐冲突，还剩多少需要弹压？如果资本本身不存在了，那么，那套专门用来保护资本、服务资本、替资本收拾烂摊子的庞大机器，还有多少存在的理由？

树是长在根上的。当根被换掉，那棵旧树，无论它曾经多么参天，都将失去它赖以存活的东西。

这不是说要有谁去把这棵树砍倒。是它脚下的土壤变了，它自然地，就要随之而变。

接下来的几节，我们就一项一项地看，这座大厦的各个部分，会怎样随着地基的改变而改变。我们从最让人不安、却也最能说明问题的一项开始：法律与强制力。

12.2 大部分的"恶"，本来就是旧地基长出来的

一提到取消或削弱强制力，几乎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恐惧：那社会不就乱套了吗？没有了警察和法律的威慑，犯罪不就横行了吗？

这个担忧非常自然。但它背后，藏着一个我们从未质疑过的假设：人性本恶，犯罪是人的天性，所以必须用强大的强制力时刻镇着。

可事情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冷静地问一句：今天的犯罪，绝大多数，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你去看那些最常见的罪行。偷窃，为了什么？为了钱，为了财物。抢劫、诈骗，为了什么？还是为了钱。许多令人发指的暴力，追根究底，源于绝望、源于匮乏、源于被逼到墙角的走投无路。还有那些更隐蔽的、西装革履的罪行——贪污、欺诈、内幕交易——无一不是对财富的贪婪在驱动。

把这些扒开看，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今天绝大多数的犯罪，它的根，不在人性里，而在那块经济的地基里。是贫穷逼出了偷窃，是匮乏催生了暴力，是贫富的悬殊点燃了仇恨，是对财富无止境的贪婪诱发了欺诈。这些"恶"，与其说是人天生就坏，不如说是一块特定的土壤里，必然会长出的东西。

现在，你应该能猜到我要说什么了。

在本源币的世界里，这块土壤，被翻掉了。

没有人会因为贫穷而去偷窃，因为天赋透支权让每个人都有尊严地活着，没有人会被逼到那个走投无路的墙角。没有人会为了财富铤而走险，因为财富无法被无限积累、无法被囤积传世，"为钱拼命"这件事失去了意义。贫富的悬殊消失了，那由它点燃的仇恨与冲突，也就熄灭了。对财富的贪婪没有了着力点，那由贪婪驱动的种种罪行，也就没有了动机。

当滋生犯罪的那块土壤被翻掉，绝大多数的犯罪，会自然地枯萎、消失。

请你注意，这不是因为我们派了更多的警察、定了更严的法、设了更狠的刑，把犯罪"镇压"下去了。恰恰相反，是那些犯罪赖以发生的理由，从根上消失了。我们没有更用力地去对抗"恶"，我们只是搬走了那个一直在制造"恶"的东西。

这又是这本书那个反复出现的特征——它从不正面去搏斗，它只是换掉地基，让长在旧地基上的问题，自己失去根系。犯罪，也不例外。

12.3 那剩下的极少数

但我必须诚实。

说"绝大多数"犯罪会消失，不等于说"全部"。哪怕在一个最理想的社会里，仍然会有极少数的越界和伤害，需要被应对。

因为，有一些恶，确实不是经济地基长出来的。

即使在一个没有贫穷、没有不公的社会里，医学意义上的精神疾病，依然会存在。极少数人，可能因为天生的、病理性的原因而伤害他人；极少数人，可能怀着某种特殊的、病态的癖好。这些，和贫穷、贪婪无关，它们是另一种来源的问题。所以，应对伤害的能力——我们笼统地叫它"执法"——并不会、也不应该完全消失。在这一点上，我不做浪漫的空想：只要还有极少数的伤害可能发生，社会就仍然需要保有应对它的能力。

但是，请你注意这中间发生的两个巨大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范围。强制力，从一种笼罩着整个社会、时刻悬在每个人头顶的庞大存在，收缩成了一种只针对极少数特殊情况的、小范围的安排。它不再需要是一支庞大的、无处不在的力量，因为它要应对的，已经从"汹涌的、由不公催生的犯罪潮"，变成了"零星的、来自特殊病理的个案"。

第二个变化，是方式。对于那些较轻的越界，惩戒可以不再依赖物理的强制——不再依赖围墙、镣铐和押解。它可以通过系统，以一种温和得多的方式实现。

举个例子。假如需要限制某个人进入某些特定的场所，旧世界的办法是派人看守、强行阻拦，是物理的拦截。而在这套系统里，可以有一种更轻的办法：直接在系统中设定，当这个人进入那个被限定的区域时，他的账户就自动失效、无法使用。没有围墙，没有冲突，没有按在地上的压制——只是他在那个区域里，暂时无法进行任何交易而已。这是一种基于系统规则的限制，而不是基于物理暴力的强制。

只有对那些极其严重的、确实危及他人安全的情况，才会需要动用更强的隔离手段。但那已是极少数中的极少数，是这套体系边缘处一个小小的、必要的例外，而不是它的常态。

强制力，就这样从"一种垄断的、随时可能落到任何人头上的权力"，变成了"一种针对极少数、尽量不靠物理暴力的、受规则严格约束的安排"。它还在，但它被关进了一个小小的笼子里。

12.4 政党，会自然地失去意义

接下来，是一个更敏感、也更耐人寻味的推演：政党。

在做这个推演之前，我想再次回到马克思——因为关于这件事，他在一百多年前，留下过一个著名的预言。

马克思曾经设想，在未来那个理想的社会里，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和政党，都将不再有存在的必要，它们会逐渐地"消亡"。这是一个大胆的预言。但马克思只给出了这个预言的结论，他没有、也来不及告诉我们，这件事究竟会怎样

发生——它停留在一个未及展开的构想里。

现在，站在本源币的逻辑上，我们或许可以替这个古老的预言，做一次马克思没有来得及做的、具体的推演。

我们先问一个最朴素的问题：政党，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把它的功能拆开，核心无非两样。

第一样，是利益的聚合。社会里有许多分散的、不同的利益群体，政党的作用，是把某一些群体的利益捏合到一起，形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去争取资源、争夺主张的实现。说到底，政党是利益博弈的组织化工具。

第二样，是意识形态的动员。政党需要一套主张、一面旗帜，把人们凝聚到自己这一边，同时把另一些人划到对立的那一边——"我们"对"他们"。靠着这套动员，它才能形成足够的声势。

现在，请你把这两样功能，放到本源币的世界里去检验。

先看利益聚合。政党之所以要聚合利益去博弈，前提是社会里存在着尖锐的、对立的利益分配——有人多吃多占，有人吃亏受损，于是吃亏的需要联合起来争夺。可是在本源币的世界里，贫富分化消失了，财富不能被少数人垄断，分配不再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零和争夺。那么，那些原本需要被"聚合"起来去厮杀的对立利益，还剩下多少？当蛋糕不再被少数人切走大头、当每个人的基本尊严都有保障，利益博弈的烈度，会大幅地降下来。利益聚合这个功能，失去了它大部分的用武之地。

再看意识形态动员。"我们对他们"的那套动员之所以有效，往往是因为社会里真的存在着深刻的撕裂——阶级的撕裂、贫富的撕裂、被分配不公点燃的对立。可当这些经济根源上的撕裂被抚平，那套靠制造和放大对立来凝聚人的动员术，还能找到多少干柴？

你看，政党赖以存在的两大功能——利益聚合与意识形态动员——它们的地基，都在经济基础的改变中，松动了、流失了。

于是，一件马克思预言过、却没有细说的事情，在这里有了具体的模样：政党不是被谁取缔的，不是被一纸命令废除的。它是因为赖以存在的那些功能，一项一项地失去了意义，而自然地、慢慢地，淡出了历史。就像一种工具，当它要解决的问题不复存在，它自己也就静静地被放下了。这是一种功能性的消亡，而不是一场暴力的废除。

马克思看见了那个结局，我们补上了通往那个结局的、具体的路。

12.5 不必再让别人替你发声

政党的功能淡去了，但有一件事并没有消失，反而变得更重要了：人们依然需要共同地做决定。修哪条路、定哪条规则、把有限的精力先投向哪里——这些公共的事务，总需要一个让所有人的意愿汇集、并形成共同决定的方式。

今天，我们靠什么来做这件事？主要靠代议制——人们投票选出一些代表，由这些代表替大家发声、替大家做决定。

我想请你想一想：代议制，当初为什么会出现？

它的出现，其实是一个不得已的妥协，而这个妥协的根源，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技术难题——人太多了。

设想一下，一个国家上千万、上亿的人，如果让每个人都直接参与每一项公共决策，会发生什么？你一言，我一语，亿万张嘴同时说话，根本无法汇集，无法整理，无法形成任何有效的结论。这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于是，人们只能退而求其次：每个地区的人，推选出一个代表，让他到议事的地方，替这一方的人发声。平时，你有什么诉求，就去找你的代表，由他代你转达。

代议制，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不是因为"让别人替你发声"有多好，而是因为"让所有人直接发声"在当时根本做不到。它是一个被技术条件逼出来的次优选择。

可是今天，那个逼出代议制的技术条件，正在消失。

互联网，已经让"每个人都能发声"第一次成为可能——亿万人可以同时在网络空间里表达自己。而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则提供了那块最后缺失的拼图：它能够把这亿万条嘈杂的声音，汇集、整理、提炼出来。它可以识别出大多数人真正关心的是什么，可以把那些零散却有洞见的想法从海量信息里捞出来，送到公共讨论的台面上。

你发现了吗？那个"人太多、声音没法汇集、所以只能找人代议"的根本障碍，第一次，被技术跨过去了。

于是，一种新的可能浮现出来：一个面向所有人的、虚拟的议事空间。在那里，每一个人都可以就公共事务直接发表自己的看法，不必再通过任何代表。AI 负责把所有人的声音汇集起来，提炼出共同关心的议题和有价值的洞见，然后，由全体成员来讨论、来投票、来决定。

这是一种全民的民主，而不再是代议的民主。每个人的声音，第一次可以不经过任何中间人的转述和筛选，直接进入公共决策。

这里我必须强调一个分寸，它和第九章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个过程里，AI 做的是汇集和提炼，不是决定。它就像第九章里那个撮合任务的 AI，是一个整理者、一个撮合者，而绝不是一个裁决者。它把民意梳理清楚，呈现出来，但最终拍板的权力，牢牢地握在每一个普通人手里。我们用 AI 来让全民民主成为

可能，而不是用 AI 来替全民做主——这条界线，必须划得清清楚楚。

当然，要让这样一个全民议事空间真正运转、不被操纵、保持理性，需要一整套非常具体而精巧的规则去保障。那是另一个庞大的工程话题。但在原理上，那个"因为人太多所以只能代议"的古老前提，确实已经被这个时代亲手打破了。

12.6 政府：从骑在头上的，到垫在脚下的

把前面几节合起来，"政府"这个东西，会呈现出一副全新的面孔。

请别误会——政府，并不会、也不需要凭空消失。道路仍然要有人统筹去修，公共秩序仍然要有人协调，那极少数的伤害仍然要有能力去应对，全民议事的平台仍然要有人去搭建和维护。这些公共职能，一样都不会少。社会，永远需要有人来打理这些公共的事务。

变的不是政府的"存在"，而是政府和人之间的那层关系。

在旧世界，政府是高踞于社会之上的。它垄断着货币的发行权，垄断着对经济的操控权，垄断着合法的强制力，还通过种种方式垄断着替众人做决定的政治权力。这些垄断加在一起，让它成为一个凌驾于每一个个体之上的、庞大的统治者。它骑在社会的头上。

而在本源币的逻辑里，这些垄断，被我们一项一项地拆掉了。

发行货币的权力，没有了——每一分本源币都源于个人平等的天赋透支权，没有任何中心能凭空创造它（第九章）。操控经济的权力，没有了——生产由需求驱动、由市场自组织，没有谁在中央发号施令。垄断强制力的必要，大大消解了——大部分的恶随着它的经济根源一起消失，剩下的极少数只需小范围的、受约束的应对。连"替你做决定"的政治权力，也还给了你自己——通过那个全民议事的空间。

当这一项项垄断都被抽走，那个曾经骑在社会头上的庞然大物，会发生什么？

它会沉下来。它不再是高踞于众人之上、握着各种垄断权力的统治者，而变成了沉到社会底部、提供那些必要协调的服务者。它从"管着你的"，变成了"为你做事的"。它从骑在头上的，变成了垫在脚下的。

这，才是这一整章推演的真正落点。我们谈论权力的改变，从头到尾，谈的都不是"用一个新的统治者，去取代旧的统治者"。恰恰相反，我们谈的是让"统治"这件事本身，失去它的根基。权力被关进笼子，靠的不是另一个更大的权力去制衡它——那只是用一头猛兽看住另一头猛兽。真正釜底抽薪的办法，是抽掉权力脚下那块让它得以膨胀的经济地基。地基没了，那头猛兽自己就萎缩了，温顺了，归位了。

12.7 革命，是让权力失去必要

到这里，我们这场漫长的推演，终于走到了尽头。

回望整本书，我们是从一枚小小的、可以为负的货币开始的。就为了这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改动，我们一步一步，走过了生产与分配，走过了劳动与失业，走过了生态与人口，走过了创新与协作，走过了信任、价值与人心，直到此刻，走到了这世上最坚硬的那座堡垒——权力——的面前。

而走到这里，我们看到的最不可思议的一幕是：连这座最坚硬的堡垒，我们也不是靠武力去攻打的。

我们没有冲锋，没有呐喊，没有号召任何人去推翻任何人。我们只是做了一件事——抽掉了它脚下的那块经济地基。然后，那座曾经令无数革命者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也难以撼动的权力大厦，竟然就那样，自己软化了，消解了，归位了。

这或许就是这本书想说的、最后也最深的一句话：

真正的革命，从来不在于推翻台上那个掌权的人，再换自己上去坐那把椅子。真正的革命，在于让那把椅子本身，失去存在的必要。当权力赖以生长的地基不复存在，权力自然就回归它本来该有的、谦卑的样子——一种服务，而不是一种统治。

千百年来，人类一次又一次地推翻旧的统治者，却又一次又一次地，迎来新的统治者。因为我们总是在和坐在椅子上的人搏斗，却从未想过去拆掉那把椅子下面的地基。这本书，从头到尾，讲的其实就是怎么拆掉那块地基。

那么，当地基被拆掉，当资本退场、当权力归位，人类将站在一个怎样全新的位置上？这套体系，在人类文明漫长的坐标系里，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又是否真的完美无缺、再无隐忧？

那是最后一章，我们要站到更高处，回望与眺望的事。

第十三章　文明定位：我们站在哪里，又将去向何方

13.0 站到高处看一眼

我们走了很长的路。

从一枚可以为负的货币出发，我们一章一章地走过了生产、劳动、生态、人口、创新，走过了信任、文化，直到权力。一路上，我们始终待在这套体系的"内部"，像一个工程师，俯身检查每一个零件：这个问题它怎么解，那个难题它怎么接。

现在，是时候站起身，走出去，到高处看一眼了。

合上这本书之前，我想和你一起，问两个比之前所有问题都更大的问题。

第一个：我们造出来的这个东西，如果把它放进人类文明几千年的长河里，它到底处在什么位置？它是又一次小修小补，还是某种真正不同的东西？

第二个，也是更需要勇气去问的：它真的天衣无缝吗？它有没有我还没能回答的难题？

我们先看第一个。

13.1 历史并没有终结

三十多年前，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它说，人类制度演化的故事，差不多已经讲完了——自由市场加上民主国家，就是这个故事的结局，是"历史的终结"。从此以后，人类不会再有根本性的制度创新了，剩下的，只是在这个框架里修修补补。

这个论断曾经听起来很有道理。但今天，我们看得越来越清楚：它错了。历史，并没有终结。

你只要看看那两根被当成"终点"的支柱，如今是什么状况。

自由市场，处理不了它自己制造出来的烂摊子。它能高效地配置眼前的资源，却对长远的代价视而不见——它算不清生态的账，算不清留给子孙后代的账，也防不住自己酝酿出的系统性风险。它所谓的"自由"，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这些外部代价的系统性无视之上的。这本书从第五章到第十章，反复触碰的，正是它的这些盲区。

民族国家，也挡不住这个时代真正的难题。今天最棘手的问题，几乎全是跨越国界的——气候、瘟疫、资本的全球流动、技术的失控。可民族国家的逻辑，从根上是"为我所用"的，是以一国之私利为出发点的。让一个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主权单元，去合力解决一个属于全人类的问题，结果我们都看到了：开不完的会，签不动的约，集体的无能为力。

所以，自由市场和民族国家，它们不是历史的终点。它们更像是人类制度演化途中的一个中间形态——一个曾经了不起、如今却越来越力不从心、正在显露疲态的中间形态。

历史没有终结。它只是走到了一个关口——一个旧的框架再也装不下新的问题、必须更换地基的关口。这，恰好呼应了这本书最开头讲的那些痛：那种随时可能被抛下的恐惧、那场没有赢家的内卷、那笔让年轻人不敢要孩子的账、那阵能把积蓄一夜清空的危机。我们说过，那些痛看似各自不同，根却是同一个。它们治不好，不是因为医生不够努力，而是因为病根长在地基里。历史走到今天的疲态，是同一个道理。

13.2 旧制度，都在慢慢"冷死"

为什么旧的制度，总是修不好？

这背后，藏着一个几乎所有制度都逃不掉的共同宿命。我想把它讲清楚，因为它是理解"为什么必须换地基"的关键。

每一种制度，刚诞生的时候，往往都很简单、很清晰，带着一股解决问题的锐气。但是，一旦它开始运转、开始扩张，麻烦就来了：新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于是它只能不停地打补丁。

你看这个补丁是怎么越摞越厚的。市场会失灵，那就加一层监管来管市场；可监管自己也会出问题、会被俘获，那就再加一层司法来管监管；司法太慢、跟不上，那就再引入民意的机制；民意又会分裂、会撕扯……补丁摞着补丁，规则叠着规则，整个系统变得越来越臃肿、越来越复杂，而它解决问题的效率，却越来越低。

最要命的是，这种衰败，往往不是轰轰烈烈地崩塌，而是悄无声息地"冷死"。

什么叫冷死？就是它不会突然爆炸，而是慢慢地凉下去、僵掉。决策越来越慢，一件事要走的流程越来越长；政策越来越短视，因为没人能为长远负责；规则越来越多，却越来越没人真正相信它；协作越来越难，人们渐渐对整个系统失去信任，缩回到自己的小圈子里去。它就这样，在自己越积越厚的复杂性里，一点一点地，冻僵了。

而所有会这样"冷死"的制度，其实有一个共同的基因：它们都是靠一个中心，去协调所有人的。无论这个中心是国家、是市场、还是某个庞大的组织，它的逻辑都是自上而下的——由中心设定目标，再驱动下面千千万万的人。这种结构，在一个简单、缓慢的世界里还能运转；可在今天这个信息高速流动、变化极其复杂的世界里，那个中心，注定会反应不过来、注定会被复杂性拖垮。

而本源币，从根上就不是这种结构。

它不靠任何一个中心去协调所有人。它把秩序的根，扎在了每一个个体的身上——每个人的一生自我闭环、自我平衡，亿万条这样的轨迹自然叠加，就长出了整个系统的秩序。它不需要一个中心去发号施令，所以也就不需要靠没完没了地打补丁来续命。一个秩序生于内部、而非加于外部的系统，是不会那样慢慢冷死的。

这就引出了一个更大的图景：人类的制度，其实一直在沿着一条路往前走。

13.3 人类制度的三级台阶

如果你站到足够高的地方，俯瞰人类几千年的制度演化，你会发现，它并不是一团乱麻，而是清晰地走过了三级大台阶。每一级台阶的区别，在于一件最根本的事：这个社会的秩序，最终是靠什么来维系的。

第一级台阶，是领地文明。

这是最古老的逻辑，靠的是暴力与归属。谁的拳头硬，谁占的地盘大，谁就说了算。秩序，是靠强力维系的；人，依附于自己的血缘、土地和头领。在那个阶段，还没有什么平等的法律，制度就是统治者本人的意志。这是一种把人摁在原地的秩序。

第二级台阶，是合同文明。

这是我们今天所站的地方。随着商业和城市的发展，人和人之间需要大量地、和陌生人打交道，于是秩序的维系，从赤裸的强力，进步到了契约与法律。权力不再仅仅因为拳头硬就合法，它需要通过规则、通过程序，才能获得正当性。人与人之间，靠合同来约定，靠法律来裁决。

比起领地文明，这是一次了不起的飞跃——它第一次用"规则"驯服了一部分"强力"。这本书从头到尾尊重市场、尊重契约，正是站在这级台阶的肩膀上。但

是，合同文明也有它的天花板：它始终需要一个高高在上的中心（国家），来提供那个最终的执行力；而正如上一节所说，这个中心，正在被这个时代的复杂性，一点点拖垮。

第三级台阶，是本源文明。

这，是本源币所指向的地方。

在这一级台阶上，维系秩序的，既不再是领地的强力，也不再仅仅是外部的合同与法律，而是每一个人自己。每个人，都有一条贯穿一生的轨迹：他的支出与回报，他的责任与贡献，自我闭环，自我平衡，一生归零。秩序，不再需要由一个高踞其上的中心来驱动，它内生于每一个个体的自我负责之中。

我把它叫做"本源文明"，是因为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成了价值的本源、责任的本源。价值不再由资本来定义，责任不再由权力来分派——它们都回到了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人，第一次不是制度的附庸、不是被治理的对象，而是制度本身的、最小的、不可再分的源头。

你看这三级台阶，其实是一条清晰的上升线：从"靠强力维系秩序"，到"靠规则维系秩序"，再到"靠每个人自身的负责维系秩序"。每一级，人都从外部的束缚里，往自由和自主的方向，挣脱了一大步。

而本源币，就是从合同文明迈向本源文明的，第一块踏脚石。它不是终点——它只是那扇门，第一次被推开时，透进来的第一道光。

13.4 一面照出旧世界的镜子

走到这里，请你回头，望一眼我们走过的这一整本书。

你会发现一件事：这本书从头到尾，其实只做了一个动作，只是在不同的领域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

它从来没有，和任何一个具体的问题，正面搏斗过。

它没有去"消灭"失业——它只是让劳动的逻辑变了，失业这个词自己就失去了意义。它没有去"对抗"污染——它只是让环境的代价被算进了账，污染自己就成了赔本的买卖。它没有去"严打"犯罪——它只是搬走了贫穷与贪婪，大部分的犯罪自己就失去了发生的理由。它没有去"推翻"权力——它只是抽掉了权力脚下的地基，权力自己就归了位。

每一次，它做的都是同一件事：不去硬碰那个问题，而是换掉那个问题脚下的地基，然后，那个问题就自己失去了根。

这个一以贯之的动作背后，藏着这本书最想告诉你的一个道理：

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那么多痛苦——失业、贫富悬殊、环境破坏、垄断、犯罪、专制——我们总以为它们是"人性使然"，是"自古如此"，是"无论如何都躲不掉"的宿命。但这本书，用一章又一章，反复地向你证明了一件事：它们大多不是人性的产物，而是一种特定地基长出来的产物。 换一种地基，长出来的，就会是另一种东西。

所以，这本书最大的价值，也许根本不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多么完美的答案。它真正的价值，是它递给你的一面镜子。

这面镜子，照出的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旧世界。它让你看见：原来今天压在我们身上的那么多苦难，并不是天经地义、不可改变的；原来它们之中很大的一部分，只是因为我们恰好站在了这样一块地基上。看清了这一点，哪怕你最终并不相信本源币，你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也已经不一样了——你会开始分辨，哪些痛苦是真正的宿命，哪些，只是地基的选择。

13.5 通往那里的路，是下一本书的事

但是，一本诚实的书，不能只停留在描绘彼岸的美好上。

把那个新世界讲得再清楚、再动人，都绕不开一个最现实、也最尖锐的追问：

我们，到底怎么从今天这个世界，走到那个世界去？

这中间，隔着千山万水。有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他们绝不会轻易让出手中的东西。有先行者的孤立无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要如何在旧世界的汪洋里活下来。有从哪里开始的问题——是先找一个小范围试点，还是另有路径。有如何与旧世界长期并存、而不被它绞杀的问题。这些，每一个都无比真实，无比艰难。

我要在这里，非常坦诚地告诉你：这些问题，我有答案。

在构思和写作这本书的过程里，我对"如何抵达"这件事，已经形成了大量具体的、深思熟虑的想法——关于路径，关于策略，关于如何迈出第一步、又如何走完接下来的每一步。

但是，我刻意没有把它们写进这本书。

这不是因为我答不出，恰恰相反，是因为这个问题太大、答案太多，大到、多到它配得上一整本独立的书。

你要知道，"那个世界是什么样、它为什么能成立"，和"我们如何抵达那个世界"，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前者是一道理论题，求的是逻辑的自洽与彻底；后者是一道实践题，求的是现实的策略与博弈。这本书，从第一页到现在，回答的始终是前一个问题——它是一本讲"是什么"和"为什么"的书。如果我

硬把那道庞大的实践题也塞进来，只会冲淡这本书理论的纯粹与锋利，让两件本该各自讲透的事，都讲得不清不楚。

所以，这本书在这里，有意地，停住。

它已经把那个彼岸，完整地、清晰地画了出来。而那艘渡船究竟怎么造、那条航线究竟怎么走——那是另一段旅程，是下一本书的事。

13.6 一艘船，和一些光

最后，让我们回到这个计划的名字——方舟。

为什么是方舟？

因为从一开始，我就有一个也许悲观、但我深信不疑的判断：旧世界的这套货币逻辑，它的问题是结构性的，是刻在地基里的，靠修补，治不好。它的崩塌，或许不在今天，不在明天，但那是迟早的事。

所以，我想做的，从来不是去修补那艘正在缓缓下沉的旧船。我想造的，是一艘方舟——一艘在旧船最终沉没的那一天，能够载着人类文明的火种，渡向新岸的方舟。

这本书，就是这艘方舟的第一张图纸。

我清楚地知道，这张图纸还很粗糙。它一定有许多画得不对的地方，有许多还需要被质疑、被修正、被夯实的地方，还有那个我答应留给下一本书的、最大的难题。它远远不是一个完成品。

但我还是决定，把它交出来。

交给每一个读到这最后一页的人。交给每一个曾经在深夜里，对着这个世界的某种不公，心里闪过一丝"这难道就是唯一的活法吗"的不甘的人。

我不奢求你同意我画下的每一笔。你完全可以质疑它、反驳它、推翻它的某个部分。但只要读完这本书，你的心里，开始升起哪怕一点点这样的念头——"原来，另一种地基，是可能的"——那么，这本书，就已经完成了它全部的使命。

因为它想要点亮的，从来都不是一个标准答案。

它想点亮的，只是一点微光。一点足以让你在习以为常的黑暗里，忽然看见"原来如此，也可以"的微光。

而文明的每一次远航，靠的，往往就是这样一点，最初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光。

后记：关于数学，以及这套理论的来路与去向

这本书，从头到尾，我几乎没有写一个公式。

唯一的例外，是第四章那条决定透支上限的式子。我让它留在了正文里，因为它太关键——它是\"恶意透支为什么不可能得逞\"这个问题的数学答案，绕开它，那一节就立不住。除此之外，整本书，我刻意没有再写第二个公式。

这是有意的。

我知道，对一套声称要重构经济秩序的理论来说，没有数学，会让一部分读者——尤其是受过专业训练的读者——感到不踏实。一个严肃的经济模型，不是通常都该有一套形式化的推导、一组方程、几个证明吗？

我想坦诚地交代我的考虑。

我把数学留在门外，首先是因为这本书想说话的对象，是每一个普通人，而不只是同行。我始终相信，这套理论里真正重要的东西——货币为什么可以为负、账为什么能归零、价格为什么可以由市场一层层发现而不必有人计算——它们的内核，是可以用日常的语言、用你我都能想明白的逻辑讲清楚的。一个需要靠公式才能唬住人的想法，多半是还没有想透。所以我宁可用一整本书的笨功夫，把每一步推演，讲到一个不懂数学的人也能跟着走、也能自己判断对错的地步。这本书的说服力，我希望它来自逻辑本身，而不是来自方程的威慑。

但请不要误会：略去数学，不等于这套理论经不起数学的检验。

恰恰相反。书里那几个最核心的机制——所有账户的总和恒为零的守恒闭环、把一次性大额预支分摊到全生命周期的后计费、以及供需在没有中央计算者的情况下出清的价格发现——它们都不是文学性的比喻，而是可以被严格地形式化、建立成数学模型、并加以推导和检验的结构。

我之所以把这部分有意地留在这本书之外，是因为它值得被认真地、完整地另做一件事来对待，而不是仓促地塞进书末凑数。

在这里，我想把这套理论的来路与去向，向你交代清楚。

它的形式化——那一套属于本源币体系的符号、定义、方程与证明——将由我在后续的工作中，系统地提出。这是这套理论必须由我亲手走完的一步：为它奠定数学的地基，确立它形式化的原点。在那之后，我才真正期待，有能力、也有兴趣的人，能在我立下的这套体系之上，去做你们自己的推进、修正与增补——发现我没看到的可能，补上我没走到的地方，甚至指出我搭错的梁。

这个顺序，对我很重要。一套原创理论的形式化骨架，应当先由提出它的人立起来；之后的繁荣，才属于所有人。我把骨架的搭建，郑重地留给我自己接下来要做的事；而把骨架之上那片广阔的、可以无限生长的空间，真诚地留给未来的每一个同行者。

这本书，是它该是的样子：一套用逻辑和语言搭起来的、完整而自洽的理论框架。它画出了一片新大陆的轮廓。而用数学的经纬，把这片大陆精确地测绘出来——那是我接下来要启程的另一段旅程。

写在最后：关于这本书的免费，与你的支持

这本书，是免费的。

它会以电子版的形式，自由地传播下去。我不希望任何一个想读它的人，因为付不起一本书的钱，而被挡在门外。一套关于"如何让经济不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理论，如果它自己先用价格筛选读者，那才是真正的讽刺。所以，请放心地读它、转发它、把它给任何你觉得需要的人。

但我也想对你坦诚我的处境。

写这本书、做这整个"方舟计划"，我没有任何机构的资助，没有出版社的预付，没有任何人为它买单。它纯粹是我一个人，用自己全部的时间和积蓄，硬撑出来的。说句也许不该说的话：写到今天，我的境况，和当年那个在伦敦的贫民窟里写《资本论》的人，竟有几分相似——为了一个自己坚信、却暂时没有人愿意付钱的东西，把自己几乎交了出去。

我说这些，不是为了博取同情。我只是想诚实地告诉你一件事：如果我想把这条路走下去——写完它的下一本（那本讲"如何从今天的世界，真正走到那个新世界去"的书），我需要活下去的底气。

所以，如果这本书让你有所触动，如果它在某个瞬间，让你觉得"原来还可以这样想"，而你恰好也有一点余力——我诚恳地邀请你，支持我一下。多少都可以，一块钱也是。它不会改变这本书免费的事实，但它会变成一件具体的事：让我能继续坐下来，把没写完的写完。

还有一件事，我想跟你说得更透一点。

我清楚地知道，在今天这个时代，愿意、并且能够完整读完一本书的人，已经是少数了。这不怪谁——很久以前，文字和纸张几乎是思想唯一的载体；而今天，大多数人是通过短视频、通过几分钟的画面和声音，去认识这个世界的。载体变了，这是事实。

我自己也在做自媒体，我的频道叫"方舟计划"，一直在试着把这些想法讲出去。但我必须老实承认：我不是专业做内容的，我的镜头、剪辑、叙事节奏，都还很粗糙，传播的效果，远没有达到这些思想本该抵达的地方。一套我自认

为足够重要的理论，因为我个人能力的局限，而被困在"没几个人看得到"的角落里——这是我最不甘心的事。

所以，你的支持，还会用在另一件我看得很重的事上：请到真正专业的人——会做视频、会讲故事、懂传播的人——一起，把这本书里的东西，转化成这个时代的人愿意看、看得进去的形态。让"货币可以为负""自由与公平为什么不必二选一"这些念头，不再只躺在一本没多少人读的书里，而是能变成一段段真正传得开的内容，走到那些本该听到它的人面前。

这需要经费。一个人的理想可以不要钱，但要让一群专业的人陪你把理想做出来、传出去，是需要现实支撑的。

这本身，也是一次小小的实践。

你看，这正是这本书讲的事——一群分散的、素不相识的普通人，因为共同相信一件值得做的事，而自愿地、一点一点地，把它托举起来。没有谁强迫，没有谁抽成，没有资本从中牟利。你若愿意支持，你就成了这艘方舟最早的、自愿的桨手之一。

下面是几种支持的方式，你用哪个都行。但在那之前，请先读一句重要的提醒。

⚠ 关于支持的安全提示

这本书是免费的，也欢迎你自由地转发它。但正因为它会被不断传播，书里的收款方式，有可能在某一次转发中，被别有用心的人偷偷换成他自己的。

所以，在你支持我之前，请务必以我唯一的官方频道为准——

YouTube：高海璐 ｜ 方舟计划（@gaohailu）

请在该频道的简介里，核对最新、最准确的收款方式，以及加密货币（USDT）的完整地址。

任何与官方频道不一致的收款码或地址，都不是我的。请不要付款。

微信支付

扫码支持；付款前请以官方频道核对。

PayPal

扫码支持；付款前请以官方频道核对。

USDT（加密货币）

加密货币转账不可撤销，且地址极易被偷换。为了你的安全，本书不直接印出地址——请到官方频道「高海璐 ｜ 方舟计划（@gaohailu）」的简介中，获取最新、可信的 USDT 收款地址。

不支持，也完全没关系。你能读到这里、能把这些想法记在心里、能在某天的某次谈话里把它讲给别人听——对我来说，那已经是最珍贵的支持了。

谢谢你，读到了这里。

——高海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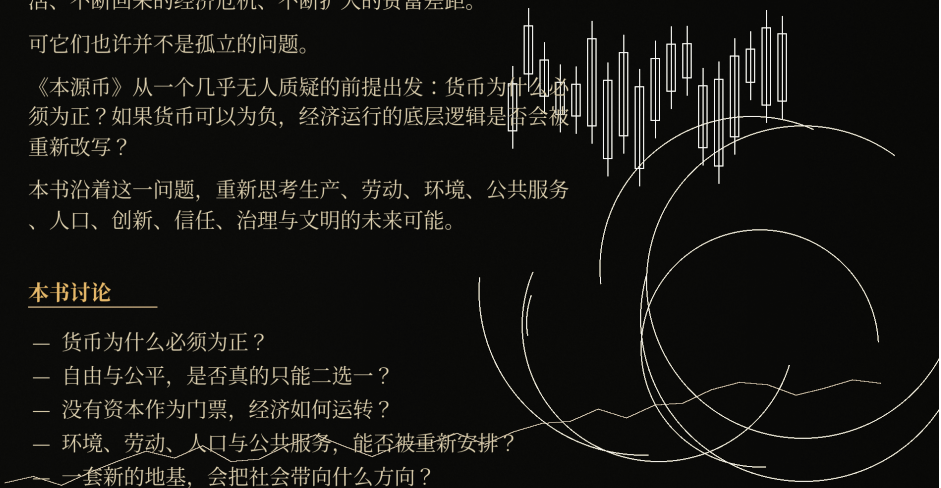
如果问题不是出在修补不够，而是出在我们脚下这套地基本身呢？

我们正在承受的许多痛，看上去彼此分散：失业的恐惧、没有尽头的内卷、越滚越大的债务、越来越难负担的生育与生活、不断回来的经济危机、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

可它们也许并不是孤立的问题。

《本源币》从一个几乎无人质疑的前提出发：货币为什么必须为正？如果货币可以为负，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是否会被重新改写？

本书沿着这一问题，重新思考生产、劳动、环境、公共服务、人口、创新、信任、治理与文明的未来可能。



本书讨论

- 货币为什么必须为正？
- 自由与公平，是否真的只能二选一？
- 没有资本作为门票，经济如何运转？
- 环境、劳动、人口与公共服务，能否被重新安排？
- 一套新的地基，会把社会带向什么方向？

高海璐

《方舟计划》提出者。持续思考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以及自由、公平与人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